诗与思文丛

# 基督徒的激情

*Die Leidenschaft des Religiösen*

[丹]克尔凯郭尔/著
Sören Kierkegaard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基督徒的激情

*Die Leidenschaft des Religiö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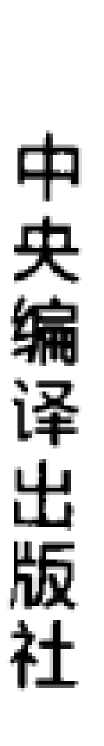



ISBN 7-80109-017-9/B・15 定价：11.00元

# 基督徒的激情

[丹]克尔凯郭尔／著

Sören Kierkegaar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徒的激情/(丹)克尔凯郭尔著;鲁路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
ISBN 7－80109－017－9
Ⅰ.基…
Ⅱ.①克…　②鲁…
Ⅲ.克尔凯郭尔,S.(1813～1855)－哲学－选集
Ⅳ.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4210 号

Die Leidenschaft des Religiösen
Sören Kierkegaard
根据德国 Reclam 出版社 1953 年版译出

| | |
|---|---|
| 出版发行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
| 电　　话 | 66171396　66163377－618、617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照　　排 |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
| 印　　刷 | 北京星月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字　　数 | 115 千字 |
| 印　　张 | 6.375 |
| 版　　次 |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
| 印　　数 | 12001－15000 册 |
| 定　　价 | 11.00 元 |

# 总　　序

阿诺德说:“诗歌拯救世界。”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诗”与“思”,也许原本就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精神存在方式。前者是一种本能的、审美的方式,后者是一种经验的、判断的方式;前者诉诸情感,后者诉诸理性。而海德格尔的“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则仿佛在设计此两者的融合。一个大脑基本健全的人,是不可能不思考的,一个意识有了初步发展的人,也不可能不审美,而一个将“诗”与“思”统一于一体的人,就有可能是一个意识活动最为活跃、精神生活最为丰富、情感世界最为多彩的人。

然而,在外部世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彩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人类的“诗”与“思”都似乎越来越少了。在这样一个日益技术化、甚至数字化的时代,人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面对生活的诗意呢?换句话说,在科学的时

代还需要诗歌吗？在有用性、精确性、合理性，还有所谓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等等方面，诗歌无一不显示出了她的尴尬。但是，诗歌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仍永远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她与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她诉诸的是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情感。

与此同时，如果不将科学思维和商业智慧等包括在内，人类的非功利思考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对存在及其意义的穷究，正在成为少数哲学家、思想家的“专业”，而整个人类却似乎有了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挣钱)要做，换句话说，在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当代，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状况的关注反而有所降低。将本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一个平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在这一世纪中所取得的进步据说数百倍于先前所有世纪之进步的总和，而后者的进展却很难说是革命性的，至少不能说有成倍的增长。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是需要维持某种平衡的，对地球之外宇宙空间的探索与对人类自身基因密码的破译基本同步，但在精神存在研究与物质存在研究这两个方面暂时还是不协调的。因此，人类无疑需要更多地思考。

无论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还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保持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的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诗”与“思”的平衡发展也同样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思”的庄重，也需要“诗”的空灵，我们需要“思”的结果，也需要“诗”的过程，两者都是我们精神生活最基本的立面。这大小两种平衡的谋得和维持，便是我们最正常的精神存在状态。

要维持这种状态，阅读也许是一种最佳方式，或曰一个捷径。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感受诗意，在阅读中加深思考。当然，人类的文明史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诗"的读物和"思"的文本，也许，我们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类。如今，我们又从那无数的读本中挑出几册，我们选择的着眼点主要放在"诗"与"思"两种因素的相互渗透上。

这里的几本译作，或偏重于哲学如尼采的《快乐的知识》、克尔凯郭尔的《基督徒的激情》和阿兰的《幸福散论》，或偏重于诗歌如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三诗人书简》、纪伯伦的《先知园》和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但它们的特色却都在于"诗"与"思"的融合上，或者说，它们是思想的诗，或诗意的哲学。它们的作者早我们许久完成了精神和情感的长征，他们在前方呼唤我们：过有思想的生活，过有诗意的生活。

刘文飞

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

# 追求完美性(代序)

人的完美性是千古话题,是人类良知追求的永恒目标。政治家试图从社会的、制度的变革中实现这一目标;自然科学家在宏观、中观、微观的世界跋涉,为提供实现人的完美性的手段而献出自己的智慧乃至生命;哲学家们则在纯思维领域深思着人的存在的意义以及如何实现人的生存的意义,努力为实现人的完美性提供哲学的解答;神学家们面对上帝和各种神灵,怀着一颗虔诚的心为人们祈求完美性的降临。克尔凯郭尔的这本小册子《基督徒的激情》既是哲学著作,又是神学著作。它的核心内容是思考完美性是什么以及如何达到完美性。

完美性是一种幸福的境界。完美性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幸福的获得也是一个过程;完美性是在对立矛盾中实现的,幸福也是在对立矛盾中获得的。本书作者以基督教和上帝为中介,表明了这方面的观点并向人们指出达

到幸福境界的各种途径。有关的论述和概念在这本小册子中很分散,而且具有德国古典哲学和神学的表述特征,因此有必要概括地向读者作一些介绍。

信仰。作者指的是对上帝是否存在的信仰。如果没有信仰,当然也就谈不上幸福。作者认为,信仰与学说无关,与这种学说是否真实也无关。

受难。基督的受难指受到嘲笑、鞭挞和受辱,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基督徒被要求应愿意像基督一样受难。而且,这种苦难不应被理解为已经经历完的苦难,而是应理解为正在经历的苦难。有些基督徒只赞美基督、颂扬基督,但对基督的受难却感到不快。与基督的同时性要求基督徒经受巨大的烦恼、灾难和痛苦。

内在性。内在性即真理,即上帝;内在性是与上帝的精神交往;内在性是以圣经为镜的自我观照。一个基督徒除了一般的受难以外,还要内心受难,也就是要出于爱而直接消灭自己的爱,出于爱而在所爱的人面前表现为残酷。

行动。作者在小册子中对当代的基督教界表示不满。他认为,许多基督徒并没有仿效基督,并没有行动起来。关于基督的一切都只是变成了一种知识,因此基督教精神干瘪枯萎了。作者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基督教本质上要通过行动来宣布。他还指出,基督不是慈善家,而是榜样。

不快。对基督受难的不快,对行动的不快,是达到幸福的障碍。相反,谁不感到不快,而是信仰,谁就是幸福的。不快是内心的敌人,克服这个敌人就是克服了世俗。

然而,如何克服不快呢?信仰、内在性和行动应该是前提。没有信仰的人当然是不快的人。失去内在性的人也是不快的,因为他不可能与真理进行精神交往,因而也不可能在尘世的喧闹面前抽身退步。一个没有行动的人也是不快的,因为没有行动就是没有接受信仰。

同时性。同时性指现实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不能把基督教理解为历史性的基督教,基督教也不指望结局的帮助。真正的完美性在于正在经历着苦难,而不在于它已经经历完现实的苦难。强调当前的过程,不强调已经达到的结局。存在主义著作家的这一观点后来发展为只讲过程,不计结果,这似乎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发展,也许可以说是一个误区。

罪责意识。只有在罪责意识中,才能到达基督教的入口处,只有罪责意识才能坚定信仰,才能决心与基督一样受难。罪责意识与受难一样是达到完美性所不可缺少的。真正的完美性只存在于相对的不完美性之中,只存在于罪责意识和现实的受难之中。一般来说,人只有通过矛盾才能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而这是一切人性中的不完美性。

悖论。基督教是一种悖论。它对生活的目的和使命的回答表明了这一点,它的回答是死亡、垂死。在这里明显表现出了基督教的消极面,因为这一悖论是说人在现世要受难,这样才能死后进入天堂。因此作者说,基督教的本质恰恰在于有罪的人在寻求达到悖论。

比较。作者说,在颂扬他人时与他人相比较是不对的。他认为这种比较是一种世俗性。作者叙述了一只小

鸟和一株百合花的故事。一株百合花长在偏僻的河谷边，与几株荨麻和别的花为邻，小鸟对它说，有一个地方有许多百合花，它们都十分华丽，那里充满生机和欢乐。这株百合花听多了这样的话，也开始不满意自己的处境。于是小鸟与百合花商量好，由小鸟把百合花带到那个理想的地方去。结果怎样呢？百合花在中途死去了。这只小鸟是诱惑的鸟，是不安定的攀比思想。这个故事所说的内容与我们的知足常乐的思想是一致的。

相对性。作者说："要求人的绝对性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人的智慧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有节制地"、"既此亦彼"等金科玉律。基督教追求的完美性也是相对的。完美性存在于现实的受难之中，而这种受难过程是陪伴人的一生的。基督教对人的要求充满了相对性，因而具有某种辩证的性质。要想消除不快，就要以宁静的心面对受难，而受难又会引起人的不快，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出于爱而在所爱的人面前变得残酷，这也是一种具有辩证性质的要求。基督教不要求人绝对的柔，也不要求绝对的刚，而是"成就了外柔内刚的人"。外柔内刚和外圆内方，在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中也是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目的。

基督教要求人善良、受难、不反抗，这些要求在历史上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起到了麻痹被压迫者斗志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说宗教是鸦片是正确的。但是，事情总是有其另一个方面。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也不可否定。基督教要求人追求完

美性，追求真善美和幸福，这是它对人类进步起积极作用的根本原因。当然，基督教的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仅仅靠这些要求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的幸福。天国的幸福并不等于尘世的幸福。靠受难、克服不快、不攀比是不可能得到尘世的真正幸福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现，才是实现幸福的客观条件；只有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才是实现幸福的主观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的完美性的实现条件。

基督教追求的完美性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完美性在内容上是极其不同的，前者要在天国实现完美性，后者则要在尘世实现完美性；此外，在实现完美性的方法、手段、途径方面，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也是极其不同的。尽管如此，追求完美性这一目的是相同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可以包容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完美性要求。

冯文光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 目　录



# 与上帝的交往

# 1. 救主的诞生

今天，你们的一位救主诞生了，——而当他诞生之时，正值深夜。

这是一个永恒的象征：这必定是一个深夜，——当救世主诞生时，在子夜中出现了白昼。

今天——正如上帝说"今天"一样，也正如书籍出版时注明了"本年印刷"一样——是个永恒的日子。每当有一个人真正成为基督徒时，都代代相传，吟诵这一日子，这就是说：今天，你的一位救主诞生了。

# 2. 内在性及与上帝的直接交往

……只有当一个人返回自身时，——即只有在自我活动的内在性中，他才会聚精会神，才能瞥见上帝。与上帝直接交往简直就是异教——只有通过断裂，才谈得上真正的与上帝交往。而这种断裂正是内在性迈向自身即真理这一命题的第一步。诚然，自然界是上帝的创造物；但直接出现的，是创造物而不是上帝。难道这不就像一个虚情假意的作者在与每个人交往时不用大写字母标明自己研究成果，不在前言中就开门见山地启发读者一样

吗？为何上帝是虚假的？这恰恰是因为上帝就是真理，因为他要使人们免除虚妄。旁观者不能直接看到结论，而要自己深思熟虑，要打断与上帝的直接交往。但这种断裂正是内在性的突破，是自我活动的行为，是真理即内在性这一最初规定。或许上帝并非如此不易察觉，如此隐匿地存在于他的创造物中，以至于一个人会作为男人、父亲、射击冠军舒舒服服地得过且过、成家立业、赢得尊敬、博得名望，而没有在上帝的创造物中发现上帝，并且从未认识到道德的永恒性，因为他借助于自己生活的城市中的风俗习惯，借助于一种类比在思想中混淆道德与世界历史？正如一位母亲在自己的孩子要走向社会时训导的一样："要守规矩、讲礼貌，看别的乖孩子怎样做，你就怎样做"。这样，他可以得过且过，看别人怎样做，自己也就怎样做。他永远不会率先行动，永远不会在事先不知道他人有某种看法时就持某种看法；因为这个"他人"就是他的表率。在特殊的场合，他的举止如同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社交聚会时，当菜肴端上来时却不知道怎样吃，于是就四下张望，直到学会了像他人怎样吃为止。这样一个人可能会熟悉许多规矩，也可能熟悉全部的规矩，或许能够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中生活，会知道在说出上帝的名字时，怎样表示敬意，——在同那些据说瞥见过上帝的人们交往时，也会瞥见上帝的真身——简而言之，他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社交成员，尽管如此，他也会受到与真理、道德和上帝直接交往的欺骗。要想试着描绘这样一个人，就会作出一种对人的讽刺。

人之为人，就在于与上帝的交往，而这正是社交成员

所缺乏的，虽然每个人都会不加思索地把这个社交成员看作是一个现实的人（因为缺乏内在性是不会被直接看出来的）；但他不如说是一个木偶，极为虚假地模仿着人性的一切外表——甚至与他的妻子生孩子。但在他生命终结时，人们不得不说他忽略了一点：他没有注意到上帝。

如果上帝会允诺一种直接的交往，那么社交成员必定会注意到上帝。如果上帝现形为一只奇异而巨大的鸟，扇动着红色翅膀，栖息在城堡的一棵大树上，或许还发出怪叫，那么社交成员一定会瞪大眼睛；他会平生第一次率先行动。这完全是异教的见解：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直接，就如引人注意的事情引起人的惊讶一样。但与上帝真正的精神交往，即内在性，首先是由内在化的突破所决定的，这符合上帝的狡猾，即他没有、丝毫没有引人注意之处，——是的，上帝最不引人注意，直至不可察见，以至于人根本意识不到上帝的存在，而上帝的不可察见同时又是他的无所不在。

但是，一个无所不在者应该是随处可见的，就像一个警察。因此，令人十分迷惑的是：一个无所不在者恰恰只是由于它不可察见而可以识别出来；因为，如果他可以察见，那么这恰恰取消了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与不可察见的这种关系可以比作神秘与启示的关系：神秘表明了启示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启示，正是由于有神秘，启示才可认识，否则启示就会变成同警察的无所不在相类似的东西。

如果上帝显现为人，例如显现为一个有六尺高的人

并进行直接交往，那么那个——为了试验而引证的——社交成员和射击冠军就会注意到。但如果上帝不愿作假，真正的精神交往恰恰要求上帝显现的形象毫无引人注意之处，以至于社交成员要说："这里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如果上帝毫无引人注意之处，那么社交成员就会以根本没有留意来自我欺骗。但上帝对此没有责任，欺骗的可能性同时就是，并且始终就是真理的可能性。

如果上帝具有某些引人注意之处的话，那么他会借人们注意于虚妄之事来进行欺骗，而这种注意同时就是真理的不可能性。在异教中，与上帝的直接交往是偶像崇拜；但在基督教中，每个人都知道，上帝不会直接显现出来。但这种知道决不是内在性，在基督教中，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可能会完全脱离上帝而活在世上，而在异教中则不是这样；因为这里有偶像崇拜这种不真实的交往。当然偶像崇拜是一种可悲的替代；但"上帝"的教义完全消失则更加荒诞。

# 3. 人的生活与上帝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要不像一个从未昂起过头的动物那样毫无尊严，——如果要不虚掷光阴，空虚地忙碌于当时只是虚荣，过后只是虚无的事情，——如果同样要不忙忙碌碌于暂时听起来内容丰富，但在永恒中并无反响的东西，——我说，如果人的生活要不无所事事、昏昏噩噩，

或浪费到忙忙碌碌中去,那么就要具备些更高尚的东西,从而使生活积极向上。这个更高尚的东西会是极其不同的;但如果它是真理,在任何时候都能积极向上,它就不会为变化与更替所左右;它会胜利地经历任何变化,它必定是神圣的,就像一位故去的人的神圣生活一样。

## 4. 人在自然的和平中

谁要想学习真正的谦卑,他从尘世的喧扰中抽身退步就做对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抽身退步了,无论是当他准备走上荆棘丛生的道路时,还是后来当群众要欢呼他为王时,他都抽身退步了。

在生活中,要么就是谦卑的迹象过于强大,要么就是高傲的迹象过于强大,以至于无法有真正的平衡。这在极大程度上自然是由个性所决定的;因为,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自认为寻找到了真理,差不多每位诗人都认为自己达到了诗坛的顶峰,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许多人把自身的存在完全与他人联系起来,——正如寄生物把自身与植物联系起来,——他们在这个他人中生死,就像法国人与拿破仑的关系那样。

但在自然中,人从生活中常常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解放出来,自由地呼吸,心灵自如地展示出一切高贵的迹象。在这里,人作为自然的主人脱颖而出;但同时,他感觉到,自然中有某种更高贵的东西展示出来了,——这是

他不得不服从的东西;他感到一种内心的要求,要投身到这种驾驭一切的力量中去。当然,我在这里谈的不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自然中看不到更高贵的东西,只看到物质,——这些人实际上把天穹看成乳酪盘,把人看成乳酪盘中的蛆虫。不,——谁真正听任自然影响着自己,谁就会感到自己既伟大又渺小。

## 5. 与上帝的交往作为人的尺度

一个人的伟大与渺小完完全全取决于他自身与上帝交往的程度。

## 6. 在《圣经》之镜中自我观照

首先要做到的是,你不能看镜子,不能观察镜子,而是要在镜子中自己观照自己。

这显得是如此之清晰易懂,以至于人们要想,根本不需要说这些。尽管如此,说这些还是必要的,而增强我这种观点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这种意见并非出自我自己,也不是出自今天被称为虔诚者的人,——即具有如此一些虔诚心境的人,——不,提出这意见的是一位真理的见证人,一位殉道者,这些伟大的人当然清楚。

他告诫我们不要看错，不要观察镜子，而要在镜中观照自己。亲爱的听众，我仅仅是用这条意见来问你：这难道不是针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状况和基督教界较晚的时期说的吗？

镜子就是“上帝的言词”，——但是，但是……噢，这是怎样的无边无际啊！在严格的意义上，上帝的言词有多少？哪些书籍是真实的？它们真是出自众使徒之手吗？它们同样可信吗？是使徒们亲眼看到了一切，还是他们可能只是听到众说纷纭？还有各种解释，——有三千多种不同的解释！还有众学者、众观点，关于如何理解一段文字的各种博学的、无知的意见，林林总总……这看起来确实是无边无际，——不是吗?!

上帝的言词就是镜子，——我应该在阅读或倾听时在镜子中观照自己。可是看啊，——这样使用镜子的结果是如此之乱七八糟，以至于我永远不会达到在镜子中自我观照，——至少在我采用这种办法的情况下不会达到。人们几乎可以感到自己不由自主地要假定：在这里，在镜子里一起出现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的狡诈。的确，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人类在与上帝、与神性、与敬畏上帝的真理的交往中是如此狡诈，以至与我们想彼此愚弄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当我们把上帝变成经验存在时，我们才如此乐于履行上帝的意志……人们几乎不得不猜测，狡诈就在于我们人类不愿在这面镜子中观照自己，并为了使这面镜子不能使用而提到了我们借博学、彻底、严肃认真的研究与沉思的美名来崇尚的一切。

亲爱的听众，——你们对上帝的言词的评价有多高？

你不要现在就说它在你的眼中如此珍贵，以至于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因为人们同样会如此高谈阔论，以至于根本什么也没说。为了弄清这件事情的所以然，我们就举出一种简单的人际交往，如果上帝的言词在你心中有很高的地位，——那么好吧，这种地位愈高愈好。

你来想像一个正在恋爱的人，他接到了自己恋人的一封信。我假定，这封信对于这个恋爱的人有多珍贵，上帝的言词对于你就有多珍贵，我同样假定，这个恋爱的人如何阅读这封信，你就如何阅读上帝的言词，而且你同样会认为应该这样阅读上帝的言词。

你也许会对自己说："是的，可圣经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写的呀。"首先，原始语言的圣经本来当然只是需要由学者们来阅读；但如果你不愿阅读其他的文本，坚持要阅读原始语言的圣经——那么好吧，我们仍用这封信作比喻，只是附加了一点小小的规定。

我假定恋人的信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写的，恋爱的人并不懂这种语言，也没有人能给他翻译这封信，可能他根本就不希望有这种帮助，以免向无关的人泄露自己的秘密。他怎么办？他拿起一本字典，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这封信，查阅每一个单词，这样来进行翻译。我们假定，他正做这件事情时来了位熟人。来访者知道来了这封信。他朝桌上望去，看见信放在桌上，就说道："你坐在这儿读你恋人的信吗？"你认为另一个人会说什么？他回答说："你疯啦？你认为这叫作读恋人的信吗？不，我的朋友，——我费力地用字典来翻译信。有时我烦得要死，血往头上涌，真想把字典扔到地下，——你把这叫作读

吗?! 你是想开我的玩笑吧! 不,——谢天谢地,我马上要翻译完了,然后,——是的,然后我就读这封信。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我是在对谁说这些呢? ……笨蛋,走开,我不想看见你,你竟想到把这叫作读恋人的信来伤害我和我的恋人! ……等等,等等! 你确实知道,我只是开个玩笑;我兴许会很高兴看到你留在这儿。可是——说实在的——我现在没有时间,我还有一段要翻译,我简直不能再等到我最终能读这封信了。不要生我的气,走吧,好让我干完。"

就这样,这个恋爱的人区分开拼读恋人的信与读恋人的信,——区分开用字典拼读信与读信本身。他坐在那里用字典拼读时,急不可耐,血往上涌,他火冒三丈,因为他的朋友竟敢把这种做学问般的拼读称为读恋人的信。现在,他翻译完了,现在,他读着恋人的信。他把这所谓的学究式的准备工作当作使自己能够读恋人的信所必不可少的麻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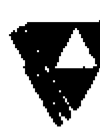
我们不要过早地抛开这个比喻。我们假定,像这类信件通常的情况一样,这封信不仅包含感情的表达而且也包含一个愿望,恋人盼望从恋爱的人那里得到这一希望的满足。我们假定对他提出了许多许多的要求,因此他——大概所有局外人都会说——有理由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但恋爱的人当即决定,立刻满足恋人的愿望。我们假定,过了一段时间,两个相爱的人见面了,恋人会说:"可是亲爱的,我根本没有向你要求这个! 你把我的话理解成了相反的意思,或者说你翻译成了相反的意见……"你认为这个恋爱的人现在会懊悔自己当时就匆匆

忙忙地去实现这一愿望，而没有先考虑一下，而在先考虑一下的情况下他也许会再多找几本字典，由此他会更没有把握，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会正确翻译出这封信并因而变得轻松，——你认为他懊悔自己这次失误了吗？你认为他现在不那么讨恋人喜欢了吗？

你来想像一个孩子，一个被称为聪明好学的孩子。一天，教师把第二天的功课交给他，说："我想看看，你们是否能很好地掌握明天的东西"。这给我们聪明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学校回到家中，马上开始学习。但他没有完全听清他们要学习多少。他怎么办？教师的敦促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学的会比规定的多出一倍：你认为教师会因为他很好地掌握了多出一倍的功课而不那么看重他了吗？你现在想像另外一个学生：他也听到了教师的敦促，而他也未注意到要学习多少。当他回家后，就说道："我得先弄清，我们要学多少"。于是，他从一个同学走到另一个同学那里，他们都不在家；他没有找到同学，却同他们的兄长聊了起来，最后他回到家，时间过去了，他什么也没有学。

我们现在回到恋人们上来吧：正如所说，他区分开拼读恋人的信与读恋人的信；此外，他对读的理解是：只要信中有一个愿望，就要马上满足这愿望，——一分钟也不耽搁。

想想上帝的言词。如果你以做学问的方式读上帝的言词（我们丝毫不贬低学问），——如果你以做学问的方式读上帝的言词，就是说，借助字典在拼读，那么你就不是在读上帝的言词。回忆一下恋爱的人，他说："我不把

这叫作读恋人的信。”如果你是个满腹经纶的人，那就注意不要忘记，超越一切做学问的阅读方式，去读上帝的言词；因为以做学问的方式来阅读，并不是在读上帝的言词。如果你并非饱学之士，——噢，不要嫉妒饱学之士，而要庆幸自己立即就能读上帝的言词！

如果这里有一个愿望、一个要求、或一个命令，就想想恋爱的人，马上着手满足期待者吧。

但你或许会说：“圣经中有这么多不明之处，整部书简直就像是个谜。”对此，我回答说：要我同意这条意见，除非提出这意见的人的生活表明，他准确地理解了所有易于理解的地方。你是这种情况吗？

恋爱的人对于这封信会这样做：如果里面有不明之处，也有明确表达出来的愿望，他就说：“我要马上满足愿望，然后看看，不明之处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干坐着思考不明之处，而不去满足如此明白易懂的愿望呢？”

这就是说：在你读上帝的言词时，赋予你责任的，不是不明之处，而是你所理解的地方，而你要马上满足这点。如果在圣经中只有一处是你所理解的，——行动吧，你要首先按照这一处去做；而不是要先坐下来，思考不明之处。上帝说出言词，是为了让你照此行动，而不是为了让你练习思考不明之处。阅读上帝的言词，而未意识到你所理解了的细微之处当下赋予你的照此行动的责任，你就不是在读上帝的言词。

恋爱的人还说道：“如果我不立即忙于满足我所理解了的愿望，而是坐下来思考未理解的地方，那我就不是在读我的恋人的信。我会心安理得地走到我的恋人面前，

对她说;'你的信里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我对自己说:时候到了,办法就有了。但这里有一个愿望,我理解这个愿望,所以我马上就把它实现了!'相反,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走到她面前说:'你的信里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不理解;我坐在那儿思考,至于我所理解了的你的愿望,我对自己说:时候到了,办法就有了'……"

可能你担心,你对待上帝的言词,会像恋爱的人对待信一样(虽然面对上帝的要求,这样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因而可能你会担心,你会做得太多,多查一些字典后你就会明白,并没有提出如此之多的要求。噢,我的朋友,——恋爱的人做得太多会引起恋人的反感吗?当恋爱的人对做得太多怀有类似的担心时,你认为他会说什么?他会说:"谁担心会做得太多,就不是在读恋人的信",我要说:他也不是在读上帝的言词。

我们还不想放弃恋人的信这个比喻。恋爱的人坐在那里用字典翻译信时,受到熟人来访的打扰。他不耐烦了,"但是",他肯定会说:"这只是因为我的工作被中断了,这同由于其他原因而中断工作一样是无所谓的,——这一次我根本没有读信。如果在我真正读信时他来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真是打扰了。因此我要把自己关起来:在读信前,先锁上门!不理任何人;因为我不想被打扰,——不受打扰地、单独地读信。如果我被打扰了,我也就不是在读恋人的信了。"

他想一个人呆着,他想一个人不受打扰地读信,——他说:"否则我就不是在读恋人的信了"。

上帝的言词也是这样:谁不单独阅读上帝的言词,就

不是在读上帝的言词。

单独地阅读上帝的言词,——亲爱的听众,让我在这里作一番自白:我还并不怎么敢如此单独地阅读上帝的言词,以免产生幻觉。让我再说一点: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个人,可以相信他充满正直与勇气,如此单独地读上帝的言词,而不产生、根本不产生幻觉……

单独读圣经,——这我可不敢!我打开圣经,马上就为第一段精采段落吸引住了;它问我,——是的,仿佛是上帝本身在问:你照你读的做了吗?……然后……然后……是的,我被吸引住了。然后是,要么赶快行动,要么就谦卑地坦白。

噢,单独读圣经……如果不这样,你就不是在读圣经……

必须单独地读上帝的言词,就像恋爱的人要单独地读信一样;因为否则他就不是在读恋人的信了,——否则人们也就不是在读上帝的言词了,否则就不是在镜子中观照自己了。如果我们要在言词之镜中自我观照并得到上帝的赐福,那么我们应该做的,甚至是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应该观察镜子,而应在镜子中自我观照。如果你博学多才,就记住这一点:你不换个样子阅读上帝的言词,就会终生每天几小时地拼读上帝的言词,最终却根本不是在读上帝的言词。作个区别吧,除了像做学问一样拼读外,也来阅读上帝的言词,或者至少承认——尽管每天以做学问的方式阅读圣经——你不是在读上帝的言词,你根本不想把上帝的言词变成行动。如果你并非做学问式的阅读,那么你就少有缘由看错。来吧,尽快接近本

质！不要停留于观察镜子，尽快去镜子中观照自己！

可是：在基督教界，人们怎样读上帝的言词呢？如果把我们分成两组（因为没有例外情况可考虑），人们大概要说：大部分人根本不是在读上帝的言词，小部分人是在这样那样地以做学问的方式拼读上帝的言词，——这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在读上帝的言词，而是在观察镜子。或者，换种说法表达这同一内容：大部分人把上帝的言词看作是人们弃之不顾、过时的古老文字，小部分人把上帝的言词看作是人们付出了千辛万苦并用深邃的智慧写出的极为奇特的古老文字！——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观察镜子……现在来谈上帝的言词！——"我的房舍是一所教堂，可你们把它变成了杀人的陷阱。"上帝的这一言词本意是什么，我们把它变成了什么呢？

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解释、所有这些知识及其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最为庄严、最为严肃的外表下进行的；据说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正确理解上帝的言词。但你仔细一看，就会看出，这些都是为了反抗上帝的言词。理解圣经中的要求是最最容易的："把你的所有财产分给穷人"，——"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给他"，——"有人拿走你的外衣，就把斗篷也给他"，——"要永远快乐"，——"当你陷入诱惑时，把这看作是虚假的快乐"。这些都容易理解，就像"今天天气好"的说法一样，——这些说法只有当对它的解释汗牛充栋时，才会在某些方面难于理解。

即使少有的笨伯也要照实情承认，自己能理解圣经中的要求；但我们的亲人却很难愿意理解它并必须照它

而行动。我认为,如果有人拒绝受这一言词的左右,这是合乎人性的,——如果没有其他人愿意承认这一点,那么我承认,我就是这样。如果有人在不能马上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同时许诺要为此努力时,请求上帝对自己抱有耐心,这是符合人性的。请求上帝同情自己,因为这个要求对于自己来说太高了,这是合乎人性的:别人如不愿承认这点,那么我承认,我就是这样。但把这事情变成另外一副样子,则是不合人性的。当我费尽心思,在圣经与自己之间设置了一层又一层的解释与知识时,这是不合人性的,这就像一个男孩子要挨揍时就把一块或许多块布塞在衣服下面一样,——如果我在言词与自己之间插入这一切,赋予这些解释与知识以严肃认真、热爱真理的名义,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如此夸张,结果是我对上帝的言词不能留下丝毫印象,丝毫不能在镜中自我观照,这是不合人性的。这些研究、冥想、沉思、论证表面上使我相当接近上帝的言词;实际上却狡猾地远远抛开了上帝的言词,——比那些面对上帝的言词恐惧不安,因而将其远远抛开的人抛得还要远。

年复一年,在漫长的日子中平静地坐在那里并观察镜子,——与人在镜子中自我观照这一要求相比,这与在镜子面前完全闭上眼睛十分相近。

# 7. 论 祈 祷

祈祷是最为单纯的。人们会觉得,这就像扣上裤扣一样简单,如果没有其他什么妨碍的话,可以马上出门了。可是,——祈祷是多么困难!我要在精神上绝对清晰地想像上帝、我自己、我与上帝的交往;我还要了解这种交往的辩证之处,而这也是祈祷的辩证之处,以免我把上帝误解为别的什么,因而不是在向上帝祈祷;我也不能把自己误解为别的什么,以至于根本不去祈祷。我要在祈祷者的活动中保持与上帝的区别与交往。

看吧,理智的夫妇们承认,需要年年月月的日常共同生活,才能彼此了解,而上帝则更加难于了解;因为上帝并不像妇人一样是外露的,我可以问她,她对我是否也满意。如果我觉得我在与上帝的交往中我的行为是良好的,并不怀疑永恒,那么上帝表面上似乎对我也是满意的;因为上帝是不外露的,它是永恒本身;他不是在我做了错事时就责骂我的外露者,而是永恒本身,而永恒无需责骂,但它的报复却是可怕的,——这就是,即使我祈祷,上帝也根本不与我同在。

祈祷同样是一种行动。噢,在这方面,路德是个行家,他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如此在内心祈祷过,以至于在祈祷中没有被这种或那种想法搅扰过。这样,人们又要认为,祈祷会像扮演哈姆雷特一样困难,有一位最

伟大的演员说过，尽管他用尽全部力量与毕生精力在不停地研究，他也只有一次接近于很好地扮演了他……

祈祷不几乎也同样是重要和意义丰富的吗?

## 8. 人是上帝的助手吗?

为了服务于上帝的事业而做这做那，牺牲这牺牲那，勇于这勇于那，——这一想法从未打动过我；因为我始终都清楚，一位令尘世的百万人显得微不足道的全能者会拥有这样一项事业，对这项事业来说彼得或保罗无论做什么都十分重要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

不，——我不会这样做。我倒不如把上帝想像为一位检察官，他对我说："我要你做这做那。"这里，我不是说，要有些无用的本事，——不，要有所造诣。但是，认为上帝拥有一项要由人直接协助完成的事业的想法，在我看来曾经是一种可以原谅的幼稚；但现在我都认为是胡言乱语；因为它的结论是上帝拥有一项事业，而他只是参与者之一——可他是一切!

不，并非上帝拥有一项事业，这只是每个个人的事情。无限崇高的上帝以神圣的目光注视着人们，为了整体的无限完整性，他不得不让人受难；但他以无限的爱拥抱着人，同样期待着人做这做那，忍受这忍受那，因为这是合乎整体的。但上帝本身从未拥有过一项事业。这充其量可以比喻为岁数大的人陪小孩玩，是为了逗小孩乐。

但上帝决不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拥有一项事业，即他进行较量时，有时是未以胜利告终的，或者说上帝的事业能否胜利是可疑的，——他，全能者，永远永远地源自永恒，不战自胜。

无可否认，上帝无疑拥有一项事业而对于他来说你我为他的事业而奋斗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思想，我要说，不可否认地在那个时代激励了许多人，轻而易举地使他们牺牲了一切。但这无济于事，——如果说那时的人能像今天的人那样充分地想像到上帝无限崇高，那么这仍属幻觉，它会变成可怕的狂妄。另外，可以肯定，我们在无限幸福的宁静中必然会把上帝想像成无限崇高的世界统治者，这种无限幸福的宁静很容易对我们人起到麻痹精神的作用，使得我们不成其为行动者，而成为旁观者；但这并没有用，——尽管如此，我们必须重新行动，焕发以往时代的人在错误的想像中拥有的无限激情，以往的时代的人在为上帝的事业而奋斗时，简直就像是上帝的助手。

这里还要克服一个困难重重的双重性问题，——在存在激情的另一面或错误想像下的激情的一切地方都有这种双重性问题。人们一方面仿佛要把人类的一切努力看成是极大的幼稚，甚至看成是世界上最无所谓的事情（因为全能者有百万种办法，他总是无限地取得胜利），然后人们又要能够把自己的努力发挥到极至，就像任何一个由于认为上帝的成败要取决于他的坚韧与勇气而受到真正激励的人一样。

我可以试着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们这些幸运者！如

果人坚信自己的努力如此地无比重要，事关上帝，那么他有什么不能忍受呢。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我并不称赞他们幸运，而是认为自己才是幸运的；因为我自己具有无限高的想像，这是何等巨大的幸运！

“他在成长，而我在萎缩。”这句话可用于人与上帝的交往。随着人的每一次进步，上帝变得更为无限地崇高了，而人却由此变得更为渺小了，即使这是进步带来的。

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危险，即上帝的这种无限崇高的地位起着使人麻木不仁的作用，使得人丧失了冒险与忍受的乐趣与勇气、信心与欢欣，因为它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丝毫。

对于我们人类正如上帝来说变得如此无限崇高，以致谈不上有幼稚时期的直接信仰，上帝拥有一项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同样，甚至连最高的财富，即永恒的幸福，对于我们而言也变得过于崇高，对于我们的努力而言也变得过于不可比拟了。因此，它只是“恩惠”。过去，人们曾幼稚而认真地认为，自己能够实现要求，获得永恒幸福。的确，如果人能够深信不疑，自己确实有力量获得永恒幸福，而且自己的力量配得上这一使命，那么他何所不能呢！我可以试着说：你们这些幸运者！可是，——当人对于最高财富具有更为无限崇高的想像时，这是怎样一种幸运！

不，——人决不能借努力获得永恒幸福。因此，它是“恩惠”。这时又出现了这种危险，即获得永恒幸福是一种恩惠这种情况正起到了麻木、瘫痪和昏昏欲睡的影响，——因为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它是恩惠。

此刻我们又遇到双重性问题：一方面，如果说应该尝试获得幸福，那么人极其紧张地去努力是一种愚蠢，白费力气和可笑的行为，——另一方面，人不顾前一个方面，仍在做着努力，他极其认真地认为，凭自己的努力就可获得幸福！……

## 9. 永 恒 者

永恒者不是人们随便以什么方式得到的某种东西；不，——永恒者根本就不是某种东西，而是人们如何获取的方式方法。永恒者只能借某种唯一的方式才可得到，正是在仅能以某种唯一的方式才可得到这一点上，永恒者区别于其他的一切。仅能以某种唯一的方式才可得到的，是永恒者，——仅能以某种唯一的方式，仅能以永恒的艰苦方式，基督把这种方式表述为："道路狭长，通向生活的小径狭窄，你们是找到它的少数几个人。"

## 10. 宁可诚实地否定，不要半心半意

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有些人要公开承认，他们觉得世上最好没有基督教，要么说他们最好不是基督徒，这无疑比无所谓地保留着基督徒的名义要好，同时，这也是真正

的生活的标志。但这种坦白不能带有讽刺、嘲笑与恼怒。这些有什么益处呢？面对自己不能勉为其难地接受的事情，人们会肃然起敬。基督本人说，他喜欢一个不能马上下决心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不会是基督徒，尽管如此，基督喜欢他。所以，宁可诚实，不要半心半意。

基督教是一种可以令人们安然死去的美好观念；它是唯一的真正的慰藉，死亡的瞬间是最适合于基督教的境况。可能连无所谓的人也因此而不愿放弃基督教。相反，正如人们为了此后可以不再付钱而交纳死亡保险金一样，人们保留基督教直至最后：基督徒是人，尽管如此，人在死亡的瞬间才成为基督徒。

## 11. 人的宗教苦恼

每当人们在深刻的认识中超脱瞬间、攫取永恒时，就意识到自己处于与世界的现实交往之中，这种交往不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单纯知识，也不是关于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自身的知识；因为这样一种知识不是一种交往，在这种知识中，人们无所谓地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身也无所谓地面对人们关于它的知识。只有当人在内心提出一个苦恼的问题，即这个世界对于他意义何在，他对于世界意义何在，他自身之隶属于这个世界对于他意义何在，以及由此他对于这个世界意义何在，——只有

在这时，内在的人才在这些苦恼中降临了。这种苦恼并不因更详尽的知识或者说更广博的知识而平息了，——不，苦恼渴求着另一种形式的知识，——这种知识在任何时刻都不停留为单纯的知识，而是在拥有知识的瞬间就转化为行动；否则这就不是拥有知识。这种苦恼同样要求一种解释，一种证明，但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解释与证明。如果一个人的知识能了解一切，但对这种知识与他自己的关系一无所知，那么他就会在努力弄清楚自己的知识与客体的关系时寻求一种证明，但他意识不到自己需要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证明；这样，他内心的苦恼似乎尚未被唤醒。只要这种苦恼被唤醒了，他的知识就显得毫无慰藉了，因为人们借以逃避自己的一切知识，以及由这种知识而得出的所有解释，都是模棱两可的：它们一会儿作这样的解释，一会儿作那样的解释，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来，就像这种方式下的任何一种证明一样，作出证明时，就充满了欺骗和迷误，只会造成恐惧。

人怎样才能在拥有这种知识时同样明确，幸福是上帝的恩惠，因而自己敢于感到欢乐，心灵平静地投身于上帝，或者幸福是上天的震怒，上天只是恶意地在人面前掩盖起堕落的深渊，使得人的沉沦更为可怕？一个人怎样以这种知识来确定，幸福是上天的惩罚，而人要遭此打击，或者幸福是上帝之爱，上帝喜欢考验人，因而人可以在探索的困境中充满欢乐与信任地想到上帝之爱？一个人怎样在这种知识中认识到，他在这个世界上被安置得如此崇高，受到如此之多的信任，是因为上帝把他当作精心挑选的工具来爱，或者是因为他对人们起到了众所周

知的影响，是他人的告诫与恐怖？他的知识会使他确信，他一切都幸运，他一切都如意，一切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要求的一切都得到了；他的知识也可能向他指明，他一切都不幸，一切都在欺骗他，一切令人极为不安地预见到的恐怖马上就要向他袭来；他的知识也会使他确信，他任重而道远，超过任何人，——但这种知识不会教他更多的了。这种解释是模棱两可的，这种知识是缺乏慰藉的。

在这种苦恼中，内在的人出现了，他要求一个解释，一种证明，这种证明向他阐明了一切存在物的意义，以及他自己的意义，并且是通过上帝向他阐明这一切的——上帝在他的永恒的智慧中将一切结合起来，通过使人成为上帝的仆人来把人作为创造的主人，通过使人成为上帝的合作者来向人说明自己存在的根据，并且通过每一次向人作出阐明来增强人作为内在的人的力量。在这种苦恼中，一个内在的人栩栩如生了；他并不为整个世界而苦恼，只是为上帝和自己而苦恼，为使他理解到这种交往的解释而苦恼，也为增强他在这种交往中的力量的证明而苦恼。这种苦恼片刻不停止；因为他当作知识的，决不是无所谓的知识。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可以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件事情，然后就没事了，那么他作为内在的人一生下来便死去了，并将再次死去。如果他确实在苦恼，那么通过上帝，一切都来增强他作为内在的人的力量；因为上帝是实事求是的，不会听任缺乏证明。但上帝是精神，因而只能在精神上给予证明，这就是说，在内在的人身上给予证明。如果可以说有上帝的外在的证明的话，那么上

帝的任何一种外在的证明，就同样是一种欺骗。

## 12. 论最高者的代价

一个真正在恋爱的女子肯定从未想到，她为幸福所付出的过于昂贵了；相反，她想的却是，她为幸福所付出的还不够。正如这种无限的激情本身就是真理一样，有关最高者的情况也是这样，即代价就是交易，低代价意味着一桩愚蠢的交易；但在与上帝的交往中，最高的代价并不转变为功劳，因为最高的代价恰恰就是：人们愿意做一切，尽管知道一切都虚无，但却仍然愿意做这一切；因为如果这里面有什么的话，代价就不那么高了。

## 13. 非此即彼

非此即彼这个词使多扇门打开了，使理想显示出来了——这是怎样一幅优美的景象！非此即彼是引导我们走向绝对者的标志——赞美上帝！是的，非此即彼是通向天国的钥匙！

相反，人的不幸是什么，曾是什么，仍然是什么？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出自撒旦，出自卑鄙的行径，出自狡猾的明智，而——应用到基督教中——变成一派胡言！

不——非此即彼!! 无论男女演员在舞台上怎样热烈地拥抱亲热,这也只是一种装腔作势的和睦,戏剧式的联姻——同样,相对于绝对者而言"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装腔作势的,是在追求虚幻。只有非此即彼才是拥抱,才使你拥抱绝对者。

## 14. 论宗教想像

想像是尘世生活对更高尚的事物的憧憬,对过去在天堂生活中的体验的怀念。

## 15. 人与对世界的驾驭

正如一位高明的女厨师在一道菜肴混合了许多配料后说道:"还得稍加点儿肉桂"——我们其他的人可能品尝不出加进的这点儿肉桂的味道;但她肯定知道,在混合在一起的各种配料中,肉桂为什么有味道,味道如何——,正如画家面对由许许多多种颜色组成的整体色彩说道:"这儿,在这一小块上还要稍加些红颜色"——我们其他的人可能发现不了这里的红色"——画家就这样作了修改;但他本人完全清楚,为什么要加上这块红色——驾驭世界同女厨师与画家完全一样。

噢,驾驭世界是一桩繁重的家务,一幅美妙的油画。主——天上的上帝——就同女厨师和画家一样。上帝说:“这里还要稍加一点儿肉桂,那里还要稍加一小块红色”……为什么,我们不理解:我们简直未发觉,——这小小的一点就这样消失在整体之中:但上帝知道为什么。

稍加一点儿肉桂!——这就是说,要牺牲一个人,需要用他来使其他的人得到某种口味。

## 16. 非世俗地与上帝交往

当一个人与上帝交往时,肯定会很容易地就明白,上帝绝对地、无限绝对地拥有要求他做一切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与上帝交往也是一种绝对的、无限绝对的深沉的幸福。但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涉及其他任何一个人并同他比较。这显然就是关于葡萄园中的工人们的寓言的寓意。但如果持这种观点,那么与他人相比较就是非宗教的了。如果有人想说:“出自对上帝的热爱,我愉快地忍受了一切恶意和你们的一切迫害”,然后补充道:“但你们这些迫害我的人要为此在彼岸遭谴”,那么这句话的后面一部分就是世俗的了。与上帝的交往显然是笔巨大的财富,是一种无限的幸福,以至于当我单纯地理解我的幸福时,我的幸福就是最绝对意义上的绝对的幸福,相反,这种幸福会由于尘世的比较即排斥我的宿敌而有所减弱。

## 17. 上帝是主体

正因为上帝是主体而不能是人的客体,——正因如此,把这种位置颠倒过来的做法必然表现为:一个人否定上帝,并不有损于上帝,而是毁灭了自己,一个人讽刺上帝,就是在讽刺自己。

一个人愈纯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也就愈不能是他人的客体。不过这里当然总会留有一个无限的质的区别。

## 18. 论与基督的同时性

在上帝与人之间显示出有一个差别,因此,在同时性的境遇中显示出,就人而言,成为基督徒——这就是说:转变为与上帝相同时——是比人的最巨大的痛苦更为巨大的烦恼、更重大的灾难和更为剧烈的痛苦,——在同时代的人看来,甚至是犯罪。只要成为基督徒获得了与基督同时存在的意义,那么情况就总是这样。如果成为基督徒不具有这种意义,那么所有关于成为基督徒的废话就都是不值钱的东西,是幻想、虚荣、亵渎上帝、违背第二戒的罪孽、违背圣灵的罪孽。

在与绝对者的交往中只有一种唯一的时间：现时。谁不与绝对者相同时，绝对者就根本不与他同在。因为基督是绝对者，所以人们很容易就看出，在与他的交往中只有一种唯一的境况，——同时性。300年、700年、1500年、1700年、1800年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丝毫：它们并不改变他，反而愈加显示出他曾经是谁；因为只有对于信仰来说才会显示出他曾经是谁。

基督——严肃地说——不是骗子，也不仅仅是个历史人物，他作为一个矛盾体是绝对非历史的人物。但诗与现实的区别正是：同时性。诗与历史的区别在于，历史描述现实的事件，而诗是可能的、想像的、虚构的。实际发生的过去，却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实的，即在与虚构相对而言的意义上是现实的。对你来说，所缺乏的是真理、内在性和宗教感的独特规定。过去的事情“对我来说”不是现实，只有同时性对我来说才是现实。你同时地经历的，对你是现实。这样，每个人只能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相同时，——也与一个人相同时——与基督的尘世生活相同时；因为基督的尘世生活是圣史，它仅对你存在，并存在于历史之外。

你可以像倾听和阅读过去的事一样倾听和阅读历史，如果你愿意，可以根据结局下判断。但基督的尘世生活不是过去的事，在1800年前，它就不指望结局的帮助，今天也不指望。一种历史性的基督教是难于理解的，是非基督教的精神错乱；因为每个终生与基督相同时的真正的基督徒都与上一代的基督徒毫无瓜葛，而仅仅并完全与同时的基督相关。基督的尘世生活追随着人类，作

为永恒的历史追随着每个人的一生，他的尘世生活具有永恒的同时性。

## 19. 上帝作为人类之父

其实，我们把上帝想像得过于柔和了，把他想像得就像一位同他聊聊天就能和睦相处的老人。的确，——觉悟吧，只要有无限巨大的幸福，——另一方面就会同样有着严厉。

你来想像一位权威无比的东方统治者，看看他的地位最高的臣仆是怎样接近他的：这是怎样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啊！这只是一个比喻……但我们就这个比喻来说，——进一步的情形是，当一个人以恐惧的心情，或许甚至只是事后想到，自己失去了统治者的宠爱时（啊！甚至这也许只是恐惧的误解，而恰恰由此没有做错事情），对他来说，就像上帝要有七万年之久不再关注他一样。七万年之久！噢，对上帝来说这只是七天；但这个可怜、不幸的人要在恐惧与颤栗中倍受煎熬。

尽管如此，——这个可怕的统治者就是我的主，——真的，是我的主！……当我惊讶地洞察晴朗的夜晚，遥望着群星，我会说：这一切属于我的主！

## 20. 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安宁

正如熟练的射手的箭矢脱离了弓弦，在命中目标以前不得停息，人也是上帝以上帝为目标创造的，只有在上帝那里，他才有安宁。

## 21. 永恒与青春

即使永恒决非青春，它与青春较之与固执也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这种固执常常过多地被冠以“严肃认真”的名义，或被称为老年人的迟钝，固执的人在稍微幸运的环境中会感到某种满足和安宁，但首先与希望无缘，而在不幸的情况下则宁愿委屈地嘟嘟囔囔，而不是寄予希望。在青春中，人有足够的希望与机遇，它们从青年人身上产生出来，就像珍贵的药汁从阿拉伯树木中流淌下来。但当一个人年老了，他的生活常常就保持着已经形成的样子，——昏昏欲睡地重复和唠叨着永远不变的话题；再没有可能惊觉与醒来，没有可能复活过来，唤发青春。希望变得没有安身立命之所，机遇所带来的是如此之稀少，就像冬天里的绿色。人们不靠永恒者，而靠习惯、明智、模仿、经验、风俗和时尚来苟活。

的确——把这一切汇总起来,用熄灭了的或者说只是世俗地燃烧着的激情的火焰烹煮它们,你就会看到,你得到了一切:一块用各种方法煮出的、黏硬的生面团,人们称之为生活的智慧。但还从未有人从中得到过机遇,——这种机遇,这种奇迹,无比之脆,比春天最细的草茎还脆,——这种奇迹如此柔软,比精心制作的绳子还要柔软,可是,——如果它的确是善者的机遇,它就是借永恒者产生与形成的,就比一切更坚强!

## 22. 论中介者的必要性

最终,我需要一位中介者,为的是注意到,我有幸与之交谈的是上帝;否则一个人会轻易地沉溺于懒散的幻觉,似乎他在与上帝交谈,而实际上他是在与自己交谈。

从这方面看,在一定意义上,中介者就是疏离者:他像一位宫廷侍臣,训导我们不能直接与陛下谈话,不能笨拙而心不在焉地去觐见并与陛下谈话,仿佛我们彼此地位相当似的。

上帝是多么永远合乎逻辑!人们总是发现双重性问题;上帝在离开我们的同时又在接近我们。他离开我们,然后又与我们人同在,给我们派来一位中介者,——是的,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中介者表示出距离,即现在不再像那个时代那样单纯质朴了,在那个时代,上帝与人同在,就像朋友与朋友一样,——不,现在有中介者了。

尽管如此，我们接近了上帝。但正如在与理想的交往中那样，任何一次进步也是一次退步，在与上帝的交往中同样是：接近即远离，但又是真正的接近。

## 23. 论信仰的代价

上帝愿自己被绝对地信仰；但他这个无限者除了无限地提高信仰的代价外，不会别的。啊，有信仰真是幸福啊，代价愈高，就愈幸福。不要以为，你为信仰付出的过于昂贵，信仰就会失去：你付出的愈昂贵，你就愈幸福。假使可能的话，以一个低的代价，一个可笑的代价买来最高者，这是令人沮丧与惭愧的；但以最高的代价得到它，却是幸福的。就连一个恋爱的人也这样说：以便宜的代价获得恋人是没有乐趣的，——不，他付出的愈昂贵，他就愈快活：代价即欢乐。但是在恋爱中有可能会出现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使恋爱着的人感兴趣的是代价而不是恋人；但在信仰的交往中，这恰恰是不可能的。

## 24. 上帝与世界

世界没有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一旦上帝遗忘世界，世界就会马上毁灭。

## 25. 上帝的增长着的无限性

与上帝的交往并不像与一个人的交往一样，共同生活得愈长久，彼此了解得愈详细，他们就愈接近。在上帝那里，情况相反：与上帝同在愈久，上帝就愈加无限，人则愈加有限。啊，人们在孩提时觉得，上帝好像可以同人一块儿好好玩玩。啊，人们在年轻时梦想，如果像恋人一样无条件地、急切地一味追求，如果也以崇拜的态度追求，就可以实现交往。啊，人们在成年时发现，上帝是何等无限，人们会意识到这种无限的距离。

## 26. 论对上帝的单纯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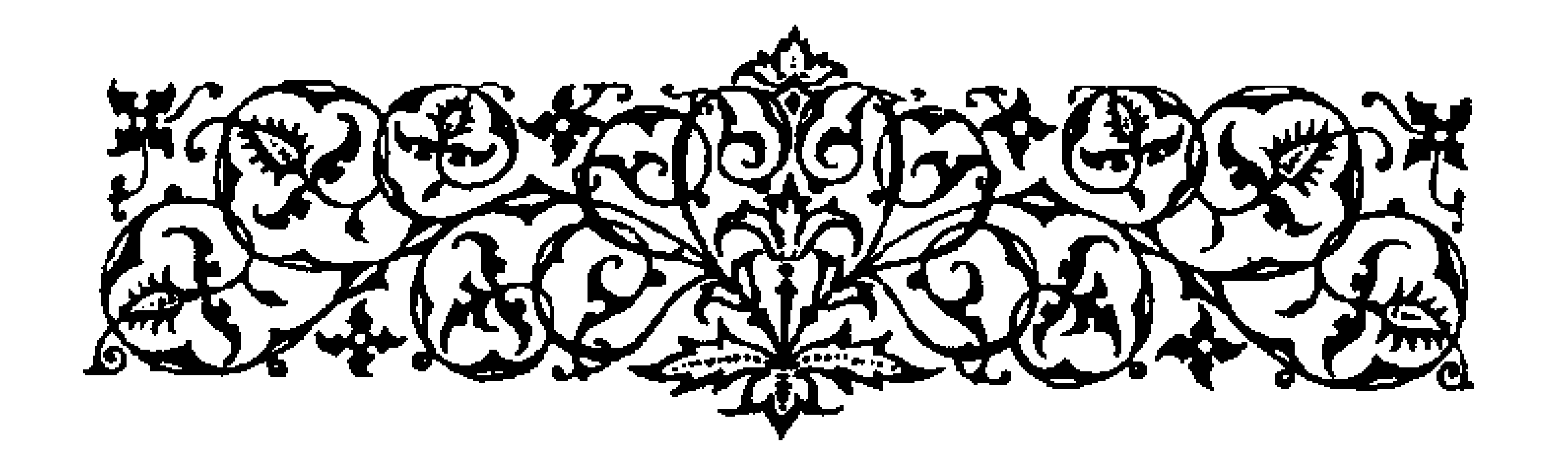
如果你周围的一切都在微笑，你充满了欢乐，或对你的生活感到欢乐，如果你这时想到上帝，那么你的表达也许更为强烈，更为丰富。

如果你垂头丧气、意志消沉，那么你的表达也许更为贫乏，——但此时无疑地更为明显的是你在渴求上帝，而唯一令上帝满意的也正是你确实在渴求他。如果你在欢呼，那么你对上帝的感激会是真实的；但同时也可能，在你心中涌起的，并非对上帝的单纯渴求，——哪怕你的感

激如此之美好和如此之善良。

第二种情况是最令上帝满意的。上帝是精神，他觉得一个人的颂诗不比贡品发出的烟雾更令他满意；但他觉得真正令他满意的是，一个人真正在渴求他，——他真正觉得人在渴求他。

如果你给上帝带来了丰富的馈赠，——大量的幸福颂歌，卓绝的辩才和满怀的诗情，而这一切都是真诚的（因为否则这一切都是内容空洞的）——如果你拥有这一切，那么**对你来说**，接近上帝或许很惬意。但如果你言词贫乏、闭口无言，那么当你接近上帝、想念上帝时，上帝会更加满意；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欢乐：传播福音，因此最受他欢迎的人，是那些最为渴求他的人。



# 信仰

## 27. 论信仰与行动

曾经有一个时代，福音，即“恩惠”，转变为一套新的法律，这套新的法律较之旧的法律更为严格地统治着人。一切都成了尴尬难受的、奴颜婢膝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仿佛——尽管有天使在歌颂基督教的来临——天上人间都不再有欢乐了似的。人们由于心胸狭窄而自我折磨，——这是自食其果！——由此也把上帝变得心胸狭窄了。人们去教堂，呆在那里，这当然是自愿的，但这仍是出自屈从；因为在实际上这并非是自愿的，人们别别扭扭、情绪不佳、失去自由，但仍缺乏足以摆脱这种状况的坦率，缺乏足以走出教堂以获得自由的坦率。从这一切中产生了某种行动。就像树木因为有不健康的赘生物而腐败了一样，这种行动也因为不健康的弊病而半腐朽了，——常常只是虚伪不真、居功自傲和游手好闲。这正是错误所在，错误并不完全在于行动中；因为我们不想言过其实，不想把过去的错误变成新的错误。不，——我们从这些行动中抛开不健康、不真实的东西，只保留行动的真诚、谦逊和创造利益的品格。

这些行动也许会是这样，例如当一个战士面临一次危险的军事行动时自动找到上校，对他说：“噢，我可以不参加吗？”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对上帝说：“噢，我可以不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分给穷人吗？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建

立功劳的事，——不，不；我非常谦卑地承认，如果我某一天会成为幸福的人，那么我只是出于上帝的恩惠才成为幸福的人，就同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但我可否不为在人间拓展天国而尽力？”——谁这样对上帝说，那么——我照路德的样子说——上帝会不顾撒旦、报纸、倍受尊重的公众（因为教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顾聪明的男男女女们理智的、宗教的、世俗的反对意见而对此满意。我们所谈的时代可不是这样。

这时出现了一个人，马丁·路德，他来自上帝身边，坚持信仰；他把信仰当作自己的权利（因为他的确需要信仰），或者说他通过信仰而把信仰当作自己的权利。他的生平表明了他的行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点——，他说：“一个人只有在信仰中才会幸福。”危险是巨大的。至于路德把这种危险看得有多么巨大，我认为最有力的表达是他的决断：为了理顺事情，就要抛开使徒雅各。可以想像，路德对使徒何等敬畏，为了把信仰当作自己的权利而勇于这样做则意味着什么！

但实际怎样？俗世虽拥有基督徒的名义，却总想以最低的代价来获取这名义。这俗世注意到了路德。它在倾听，并再次小心翼翼地倾听，看自己是否听错了，然后说道：“太棒了！这是讲给我们的。路德说：一切取决于信仰；他本人并没有说，他的生平就是行动，他现在死了，所以这就不再是现实。那么我们就接受他的话语和教导，并摆脱一切行动吧。路德万岁！谁不珍爱美酒、女人和歌唱，谁终生就是个傻瓜。这就是路德，这位顺应时代改革了基督教的牧师的生平的意义。”

即使并非所有的人都愿以如此世俗的方式来虚假地接受路德，每个人也都倾向于，要么在行动有意义时准备做出功绩，要么在信仰与恩惠有意义时尽可能地摆脱行动。人，这个上帝的富有理性的创造物，的确不愿自己被愚弄，他不是去赶集的农夫。不，——人是有所准备的。"两者必居其一"，人说道；"如果是**行动**，那好吧；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要求我的行动所带来的、理当归于我的利益，即这些行动是我的功绩。如果是**恩惠**，那好吧，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求摆脱行动，否则这就不是恩惠了。如果说行动与恩惠是同时并存的，这是荒诞不经的。"

是的，的确，——这是荒诞不经的，这也是真正的路德教，这也正是基督教。基督教要求：你的生活要尽可能体现你的行动；而且还要求你委屈自己，承认你成为幸福的人仍然是一种恩惠。人们憎恶中世纪强调的错误建立功劳的错误。如果深入地看一看，会很容易看出，与中世纪相比，人们也许更加相信，行动就是建立功劳；但人们把"恩惠"理解为可以摆脱行动。如果这样取消了行动，那么人们仍然不能试图把未加采取的行动看作是功劳。路德想把"建立功劳"从行动中拿开，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即放到真理的见证那里去；但路德所熟谙的俗世完全取消了建立功劳，——与行动一起取消了。

我们现在立足何处？我不具备权威，远不能规范他人。但我想澄清事情，所以我就反省自身，仅以一个独特的路德式信条检查自己的生活："信仰是一件不安宁的事。"

我假定，路德从死者中复活了；先是在我们中间不被

察觉地活了许多年,关注着我们的生活,注意所有其他的人,也注意了我。现在我假定,有一天他对我说出下述的话:“你是有信仰的人吗?你有信仰吗?”我回答路德说:“是的,我是有信仰的人。”

路德回答道:“怎么会呢?我可没有察觉到你的这一点,我确实在注意你的生活!你知道,信仰是一件不安宁的事情!你声称具有的信仰激励了你什么呢?你在何处是真理的见证呢?你在何处是虚妄的见证呢?你牺牲了什么呢?你为基督教忍受了哪些迫害?在你的家庭生活中,在哪些方面可以看到你的自我克制和节制欲望呢?”

“是的,可是……亲爱的路德,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具有信仰!”

“保证?保证?这是什么话!?如果真有信仰的话,就不需要保证(因为信仰是一件不安宁的事,可以马上觉察出来),如果没有信仰,保证是没有用的!”

“是的,可是……相信我,我可以向你最为庄重地保证……”

“噢,不要说废话了!你的保证有什么用呢!”

“是的,可如果你愿意哪怕只是读一下我的一篇文章,你就会看到,我是怎样表达信仰的,所以我相信,我肯定有信仰。”

“我想,人真了不起!如果你能表达信仰,那么这只证明,你是个诗人,如果你表达得很好,那么你就是个好诗人:但这决不证明,你是个有信仰的人。在表达信仰时,也许你会哭泣,这证明你是个好演员。你记得一个关于古代某演员的故事吗?,他能设身处地地进入感人的角

色，以至于从剧院回家后仍在哭泣，此后几天都还在哭泣；这只证明他是个好演员。不，我的朋友，——信仰是一件不安宁的事。它是健康状态，但比高烧更严重与剧烈。当医生为病人诊脉时，病人说自己不发烧是无济无事的，——这就像健康人说自己没病一样无济于事，医生诊脉时，会发现这并非事实。信仰也一样。在你的生活中，如果感觉不到有信仰的脉搏，那么你也就没有信仰。如果相反，人们在你的生活中感觉到信仰这种脉搏的不安宁，就会说你具有了信仰。这就是说：布道；因为布道既不是在书本上表达信仰，也不是在'宁静的时刻'作为演说者来讲演；应当像我在一次布道中所说的那样，'不是在教堂中，而是在大街上布道'，不应作讲演者，而应作证人，——这就是说：信仰，这件不安宁的事；应当能在人的生活中看出来。"

## 28. 重新成为儿童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具有一种能力，人们称之为想像力，——这种力量是人有所作为的首要条件，第二种，也是决定性的力量，是意志。记忆力在童年时代最强，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而想像力在青年时代最强，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弱。

我们来想像一个青年。他以想像力来理解一个又一个完美的形象（理想），——无论这是源于以往的时代，是

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因而它曾实际存在过，曾具有存在的现实性；还是这是想像力自身构想的，因而它与时间和空间无关，不受二者的限制，只具有思想的现实性。这个形象仅存在于这个青年的想像范围内——即存在于远离现实的幻想中——，这是已经完成的完美形象，而不是正在抗争与受难的完美形象，——因此，这个青年由于他的想像力而被这个形象所吸引，或者说他的想像力吸引了这个形象；他爱恋这个形象，或者说这个形象成为他的爱，他的热忱，他的更完美的、而更理想的自我；他不再离开它，甚至在睡眠中也不离开，——这个形象使他不能人眠，使他彻夜不眠，直至他本人也成为一个伟大的胜利者，与那个以其著名而神奇的形象使他夜夜无眠的伟大的胜利者一样。想像力是与这个完美形象相联系的。即使这是一个完美者的形象，其完美性也恰恰在于，它不仅忍受了可怕的苦难，而且也——与完美性（理想性）完全相反——终生忍受着日常的伤害、虐待、不快——而想像力反映的这个形象，却是如此之简单；人们只看到完美性，甚至把抗争着的完美性仅仅看成完成的。想像力本身比现实的苦难更为完美。它——无时间限制地超越于现实苦难之外，可以出色地描绘完美性，它拥有一切华丽的色彩来描绘完美性。但相反，想像力只能以一种完美化（理想化）的方式，即以一种柔和的、反衬的色彩简略地反映苦难；因为想像的形象，或者说想像力所反映、保持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非现实性：从艰辛与苦难的方面看，它缺乏时代的现实性、俗世的现实性和人间生活的现实性。因为真正的完美性在于它没有经历完这种现实

性的现实苦难(因为这与完美者有关,而与我无关),而是正在一天天地经历。但后者是不能为想像力所反映的,——它根本不能被反映出来,而只能就是这样,——因此,想像力所描绘的完美形象总是显得如此之简单,而又如此之啰嗦。

一般来说,年轻人对于现实、对于现实的苦难、对于现实的无论什么都不甚了了;即使有老年人以自己的经验来帮助他,即使有某位诗人所作出的前无古人的超常努力,即使有人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在反映完美形象的同时表现苦难——实质上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正如所说——想像力是反映完美性的。无论怎样细致地表现苦难,这也只是在想像中表现的,都是已经淡化了的苦难。一位衣衫褴褛的演员——如果他的服装违反舞台的一般要求,的确是破破烂烂的——这一时的伪装也是与现实日常生活中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完全不同的。不,——无论想像力作出多么大的努力,使幻想的形象变成现实,——它都无能为力。如果它能够,——如果一个人凭借想像力就能如像在现实中一样地有所体验,完全像他在现实中已经经历过的那样有所经历,如果他能够像经历过现实那样有丰富的阅历,那么生活就没有意义了,那么生活的天意就乾坤倒转了;因为,如果人们能借助想像力完全真实地预见现实,那么现实还有什么用呢?如果人在22岁时就能经历了一切,那么活70岁还有什么用呢?

事实也并非如此,因此无论想像力唤起怎样的形象,都不是真正完美的形象:它缺少点东西,即缺少现实性的

苦难,或者说苦难的现实性。而这才是真正的完美性之所在:这种完美性存在着,但苦难是现实的,——也就是说,这种完美性存在着,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存在于现实的苦难之中,完美性不是存在于更完美之中,而是——多么骇人的矛盾!——存在于无限的较不完美之中。而幻想的形象的不完美之处,恰恰在于不完美之处得不到反映;啊!真可悲,真正的完美性在现实中,现实是完美性真正存在的唯一处所,真正的完美性是如此之罕见,因为要做到完美是十分艰难、十分费力的,——是的,要达到完美在这里是十分艰难的,而真正的完美恰恰就在于此。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青年身上来。这个完美的形象是他的挚爱,从他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一形象来,他的双眼并不注视身边的东西,——只是寻找着这形象;他像是在梦游,但仍是清醒的,这从他眼中的光泽中可以看出来。他像个陌生人一样地漫游,但仍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因为凭借着想像力,他一直都很熟悉这个形象并希望成为和这个形象一样的人。热恋中的人彼此都变得像对方,就像这一美好情形一样,这个青年也同样变得与这一形象一样,并在自己所有想法中都流露出这一形象,在自己所有的举止中都显示出这一形象,同时,他——正如所说——双目注视着这个形象,而不注意自己立足何处,不了解自己处身何处。他要同这个形象一样;他已经开始与这个形象相似,——突然,他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现实环境,以及这一环境与他自己的关系。

如果左右人的生活的力量是一种诱惑人的力量,这

时它就会讽刺这个青年说："看啊，他着迷啦"，而他的环境则说："看啊，这个年轻人被自己的想像力诱惑得太过分了，他变得太离谱、太可笑了，不适应现实了。"

但是，左右人生活的力量是挚爱，如果可以说它有所偏爱的话，那么它会偏爱这青年，——我们读到，基督喜欢一个富裕的青年，不是因为他处世有术、不遵从基督，而是因为他进步之大，使得基督已开始寄希望于他。——富有真情的天意并不像俗世那样无情地评判这个青年，而是说："祝福你！你开始了严肃认真的生活；你进步之大，使得你会变得严肃认真，使得'生活'就意味着经受考验。"

生活的严肃认真不是指暂时的忙忙碌碌，不是指从事某一行业、谋求生计、奔波工作和生儿育女，而是在于要在日常的现实中成为完美性和表达完美性（理想），——在于确实希望完善，而不是把这一笔勾销了事，从而毁灭自己，也不是自以为是地把它当作梦幻来接受——这两种情况是多么可怜地缺乏严肃认真性！——而是在现实中谦卑地希望完美性。

在一定意义上，想像力欺骗了这个青年；的确，——如果他心甘情愿，那么想像力欺骗他而并未使他受害，而是把他骗入真实，简直可以说，通过欺骗把他交付给了上帝。如果年轻人愿意，——上帝在天国等着他，愿意帮助他，就像帮助一个人考试，这是严肃认真这种最高级别的考试。想像力欺骗了青年，借助完美形象使他忘却了自己是在现实之中。现在，他在那里，回到了现实。可以肯定，——当他看清事态时，一时间也许会毛骨悚然；但抛

弃这个形象，——不，他不会下这决心。另一方面是抛弃苦难，——如果他不能下决心抛弃这个形象，也就不会抛弃苦难；因为他想与之相似的形象是完美的形象，而他置身其中并想借以表现这种相似性的现实，就是完美性。因而他无可避免地要承受起苦难。这样他就——赞美上帝！——（抛弃懦弱的言论吧！诅咒可怜的嘲讽吧！实际上此刻只能谈起庆贺！）这样他就——赞美上帝！——身陷困境。一切取决于天意，而我们永不会忘记，天意就是挚爱，——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天意决定，要在他身上钻多少个孔，要把火炉烧得多热，把他——像炼金子一样——放在火炉中考验。也许他很久也不了解事情的真正关系；因为天意就是挚爱，如果天意的磨难一丝不苟，那么这种一丝不苟就不带有残忍。天意待人宽厚，试验人时从不超过限度。他看到自己苦难将至，——他看到自己要为这种挚爱付出什么；他说，可谁会知道，会有更好的时代来临，会有援助降临，一切都会好起来。他就这样不放弃形象，无拘无束地走入他被导向的苦难中去；因为天意就是挚爱：天意对这激昂的青年无比慈爱，不忍心让他马上明白这是虚幻，不忍心让他马上明白他的估计有所偏颇。理解这一点，他还不能承受，因此——这是多么无限慈爱的关怀！——他也不能理解这一点。他坚持不懈，像人们在苦难中愈加坚强一样，他在坚持不懈中愈加坚强，——他一如既往地挚爱着那个美的形象；因为人们为之受难的，就是人们愈加挚爱的。绝妙无伦！但他也有所失：他盼望的援助迟迟不至。只是在完全不同的一种意义上，他得到了援助，他愈加坚强了。

这样，天意多次关照着他，每次都帮助他愈加深入苦难，因为他不愿放弃他自己欲与之相似的形象。此后的某一时刻，他明白了一切。他懂得了，这种希望只是青年的希望。他懂得了，苦难不可避免，随着每一次进步而愈加深重。生活能够怎样拧紧一个人，就怎样紧紧地拧紧了他。在这种压力下生活，或忍受生活中的这种压力，人们坚定地称之为：作为人来生存。如果生活马上就完全拧紧了他，那么就把他挤扁了。现在，他相当能忍受了，——是的，必定能够忍受了，因为这是天意的安排，——即作为挚爱的天意的安排。但他仍然感到恐怖；诱惑者向他低语说，应该抛弃这个形象。但他不会下此决心，因而脱口而出："我别无选择，上帝助我！"——我们假定，他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这样他就通过了考验。他本人就是自己挚爱的完美形象，想像力同天意一样没有欺骗他。

为了进入天国，就要重新成为儿童。人为了以自己的生平表明，自己进入了天国，就必定要再次成为年轻人。儿童也好，青年也好，——这都相当容易；但**再一次**，——这是决定性的。毫无自私之心地重新成为儿童，重新成为虚无，——重新成为年轻人，尽管聪明，无论是由经验得来的聪明还是天生就聪明，并且不屑玩弄小聪明的举动，——**愿意成为**年轻人，**愿意**自由地保存年轻人的热忱于自己的天性之中，愿意为此奋斗，面对买卖交易、讨价还价，和类似的尘世利益的谋求，就像最羞怯的少女面对猥亵下流一样充满恐惧与畏缩，——是的，这就是使命。

# 29. 返归对基督的信仰

这正是长久、长久以来基督教界的不幸，而今天仍然是这样：即基督既非此，又非彼，——既非在尘世生活过的他这个人，又非人们相信将要归来的他这个人，——相反他是这样一个人，关于这个人，人们从不可靠的途径如从历史上得知，他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伟大的人。

对于基督，人们是通过不可信、不正确的渠道而有所了解的；因为，唯一可信的，是人们成为**有信仰的人**。通过基督生平的成就，通过这1800年——即通过随之而来的一切——，人们了解了最后结局，由此人们相互使对方变得更坚定。由于这些逐渐变成了知识，所以基督教精神干瘪枯萎了。悖论丧失了活动，人们成了基督徒，却丝毫未留意到悖论，丝毫没有什么不快。人们接受了基督的教义，改造了它，把它搞得面目全非，而且人们直截了当地就确保了真理，——作为一个其生平在历史上留下了如此之影响的人。这一切都像脚上穿上袜子一样漂漂亮亮，理所当然，基督教就这样变成了异教。

如今，在基督教中，关于基督教的庄严美好、无比珍贵的真理，关于基督教的宽容的安慰，像过节一般充斥着一派没完没了、华而不实的空谈——但人们发现，自基督以来，1800年过去了；从令人烦恼的标志和从信仰的对象中，产生出最不可思议的虚幻形象，产生出一个上帝般

善良的人。人们不知道，烦恼意味着什么，更少有人知道，崇敬意味着什么。人们尤其颂扬基督的，如果人们作为他的同时代人经历这些事时，正是人们要对之最为动怒的。但如今人们完全确信事情的结局。人们相信，根据历史完全有把握说他是伟人，人们得出结论说：这是正确的。这就是说：他所以是正确的、高贵的、卓越的和真实的，是因为他表现出了这些品质。换句话说：人们并不真正不费心去深入认识他做了什么，更没有人由此而借助上帝的援助，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去效仿他正确、高贵、卓越和真实的行动；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因而会在同时性的境遇中做出恰恰相反的判断。只要赞美他、颂扬他就足够了，正如一位畏畏缩缩地，因而也是毫无意义地翻译著者的翻译家所说的，人们为了要正确理解而过于"认真"了，也许同样过于胆怯、过于懦弱了。

基督教界不知不觉地取消了基督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要做些什么的话，就是要试着把基督教重新引进基督教界来。

## 30. 论不朽

如果一个人客观地研究不朽，而另一个人将无限的激情投入不明确性中去——谁能指望得到最多的真理呢？谁又具有最大的明确性呢？

一个人是想一劳永逸地研究出如何接近不朽的，而这种接近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不朽的明确性恰恰存在于主观性之中。另一个人是不朽的，他正是以反抗不明确性来维护不朽。

我们来看看苏格拉底。今天，每个人都在敷衍草率地作出一些证明，有的人做得多些，有的人少些。但苏格拉底，——他说，如果有不朽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在客观上是成问题的。与擅长三段论证明的现代思想家相比，他是个怀疑论者吗？当然不是。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个"如果"。他勇于为此而献身，他以无限的激情来安排自己整个的一生，以至于如果有不朽的话，他的一生定会被认为是合格的。还有比这更好的灵魂不朽的证明吗？

但是，那些擅长三段论证明的人并不这样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不朽的话，不朽肯定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恶心：还有比这更好的证伪三段论证明的反证吗？——少量的不明确性帮助了苏格拉底，因为他以无限的激情来自助；但这三段论证明对于其他的人则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是怨天尤人的人，并始终是，怨天尤人的人，因为他们由于有了三段论证明就缺了其他什么，这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也许有一位女子朦胧地希望被恋人所爱，尽尝恋爱生活的甘甜，因为她把一切都献给了这种朦胧的希望。相反，有些不止一次强烈地表达过爱情的妇人可能拥有，但奇怪的是她们并不拥有要证明的东西。

苏格拉底的无知以全部的内在激情表明了，只要存在者存在，永恒的真理就与他相关，并因此对他的来说必

然是一个悖论。尽管如此,苏格拉底身上的苏格拉底式的无知可能较之那些卖弄风情地与时代要求眉来眼去,唯编外讲师是从的完整体系的客观真理要具有更多的真理。

## 31. 基督徒在死亡的时刻

如果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在死亡的时刻眼前一片漆黑,那么这只是因为幸福的阳光过于强烈地射入了他的眼帘。

## 32. 论信仰

信仰的对象是另一个人的现实,与他的交往是一种无限的关注。信仰的对象不是**教条**;因为这样一来,交往就是理智性的,这样人们就不应敷衍了事,而应达到理智性交往的最大极限。信仰的对象也不是持有一种教条的**教师**;因为如果一位教师持有一种教条,那么教条就比教师更为重要,而在不能敷衍了事,而要达到理智性交往的最大极限时,理智的交往就比教师更为重要。但是,信仰的对象是教师的现实性,——即教师确实存在。因此,信仰的答案必定为是或否;因为信仰的答案与教条无关,它

与教条真实与否这一问题无关。它与教师也没有瓜葛，不回答他的教条真实与否这一问题。它是对有关这一事实情况的问题的答案：你相信他确存在过吗？

必然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回答，在没有无限的激情的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就某个人而言，没完没了地那么重视他是否存在过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信仰的对象是一个人，那么这一切就是一个从未领会过审美的与理智的东西的蠢人的胡闹。因此，信仰的对象是**上帝的现实性**（在生存意义上的现实性）。但生存首先意味着：做一个单个的人。因此，不考虑个别、只考虑普遍的思想必定忽略生存。信仰的对象是上帝作为一个个别者生存的现实性，即上帝作为个别者生存过。

基督教不是关于神性与人性相统一、关于主体与客体以及我不想在此一一列举的关于基督教的其他逻辑描述的教条。如果基督教是教条，那么与基督教的交往就不是信仰的交往；因为只有理智性的交往才属于教条。因此基督教不是教条，而是上帝存在的事实情况。

信仰不是唯理论范围内的小学生作业，不是弱智者的庇护之所。信仰是个自为的领域，任何一种对基督教的误解都立刻表现为把基督教转变为一种教条，并把这种教条纳入唯理论的循环。凡在唯理论范围内作为最高极限的（即人们对于教师的现实性完全无所谓），在信仰范围内则起到意义相反的作用：信仰的最高极限是尽可能对于教师的现实性寄予无限的关注。

# 33. 论基督徒的睿智

人们因为相信上帝就敢于放弃机遇,人们如要想成为基督徒,单凭屈辱和忍让就能合格,这就是基督教。这应当是确定的——噢,我的上帝!你来确定它吧!——基督教憎恶淫乱、谋杀、盗窃,以及其他能使人堕落的一切,它还了解另外一种堕落:懦弱的睿智和胆怯的聪慧,为机遇而从事可怜的劳役,——按照基督教的观点,这种堕落也许是最为危险的。因此《圣经》一再提到这点,懦弱者、胆怯者总是被拿来与强盗、凶手和淫棍一起相提并论的,关于他们,谈到的是同样的一点:他们不得进入天国。

是的,的确,——基督教把俗世最为推崇的东西即一贯玩弄小聪明,看作是堕落而加以憎恶。基督教憎恶这种堕落,就如同它刚刚降世时憎恶偶像崇拜一样。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对睿智的这种崇拜恰恰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偶像崇拜,构成了基督教的憎恶所在,但是基督教并不因此就要反对睿智这种天赋才能。不,完全不是这样,基督教同样清楚地了解到,一个聪明人要不玩弄小聪明是非常困难的。噢,如果一个人难于放弃和鲜能成功地放弃自己沉湎其中的恶习,——那么,时时刻刻都聪明睿智,以睿智的双眼紧盯着最为睿智的人与事,在睿智中品尝到欢乐——而在此时却又不能玩弄小聪明,这是多么

地愈加困难！

但基督教要求的正是这一点；按照基督教的观点，如果可以这样来谈论一个人，则是对他的赞扬："他是他的时代中最为明智的人，是全国最聪明的人。众所周知，如果有人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去他那里寻求最为明智的建议，是不会白跑一趟的；只有去找别人求教才会白跑一趟。但是，他自己不玩弄小聪明，——不，他从未这样！他以少女的纯洁和少男的羞怯来憎恶玩弄小聪明！他生活在机遇的彼岸：他生活在那里，因相信上帝而坚毅勇敢，——他是所有的人中最为明智的！"

## 34. 论罪恶与幸福

人只有在矛盾中才会获得自己所追求的，这是一切人性中的不完善性。我不想谈足以让心理学家们忙个不停的形形色色的各种表现：悲观主义者大多偏爱奇异，贪图享乐的人大多是田园诗意的极端倾慕者，放荡不羁的人常常是最大的道德家，怀疑论者常常是教徒；——我只想提醒，我们只是由于罪恶才瞻望幸福。

# 35. 论信仰的幸福

谁不对他感到不快，谁就是幸福的，——谁相信耶稣基督在尘世生活过，的的确确是他自称的那样一个人，那是个小人物，但又是神，是天父的儿子，谁就是幸福的。谁不知道他可以向之走去的另一个人，而是在一切清况下都懂得要走向基督，谁就是幸福的。无论一个人的生活境况怎样，他都应该在贫穷和困苦中生活——谁不感到不快，而相信基督用五块面包和两条小鱼让五千人吃饱了饭，谁就是幸福的，——谁不感到不快，而是相信这是真实的，谁就是幸福的，——谁不因这些事情在现在已不再发生而相信过去确有其事而感到不快，谁就是幸福的。

无论人在尘世的命运会怎样，无论他会面临怎样的暴风骤雨——谁不感到不快，而相信基督控制了潮水，平息了风暴，谁就是幸福的，——谁完完全全相信，彼得沉入水中仅仅是因为他曾经未完完全全地深信不疑，谁就是幸福的。

无论一个人的过失会怎样，即使他的罪责如此之骇人，以致不仅他本人，就连人类也为对自身是否有可能获得赦罪而感到绝望——谁仍然不感到不快，而是相信基督曾对痛风病人说："你的罪已免了"，而且相信这些话就像对痛风病人所说的名言一样令他感到轻松："收拾你的

铺盖,起来走人”,谁就是幸福的,——谁不感到不快,而相信赦罪,尽管他相信赦罪并不像痛风病人那样得力于对病愈有把握,谁就是幸福的。

谁在临近自己的最后时刻时并不像自己的同时代人那样感到不快,而是说:“少女没有死,她睡着了”,谁就是幸福的,——谁不感到不快,而是在信仰,并——像一个孩子,在他该睡觉时,人们劝他说些便于入睡的话——说:“我信仰他”,然后睡着了,谁就是幸福的。是的,他是幸福的,他没有死,而是睡着了!

无论基督徒为信仰之故而在尘世遭受什么苦难,——就算是因信仰而受到嘲笑、迫害和谋害——,谁不感到不快,而是相信他是个卑微、渺小、受蔑视的人,——他只是悲哀地经历做人意味着什么,因为人们谈论他说:“看啊,这是怎样一个人!”谁就是幸福的,——谁不感到不快,而是相信他是神、天父的唯一的儿子,相信这些苦难都是基督的苦难,而愿意归属于他的人都要来分担苦难,谁就是幸福的。

是的,谁不感到不快,而是信仰,谁就是幸福的!噢,这是怎样一件幸福的胜利品啊!信仰随时克服了内在的敌人——感到不快的可能性——,因而克服了尘世。

不要惧怕尘世,不要惧怕贫穷、灾难、疾病,不要惧怕困苦和可恶的事情,不要惧怕人的非议,不要惧怕伤害和虐待,——不要惧怕只能毁坏人的外表的东西。不要惧怕能够毁灭你身体的东西。惧怕你自己吧,——惧怕那扼杀信仰,因而扼杀你的基督的东西吧!惧怕不快吧,别人自然会感到不快,但当你自己不感到不快时,它就不能

伤害你。惧怕并颤栗吧；因为信仰是装在易碎的陶器中的，——装在不快的可能性之中的！

谁不对他感到不快，而是信仰，谁就是幸福的！

## 36. 天意与伟人

评判伟人的原则应与评判任何其他的人的原则有所不同吗？

人们常用“是的”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赞成说“不是”。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在上帝手中是精选的工具，但如果他自以为是主动行动者，可以预见未来，并且有鉴于此而通过手段将目的奉若神明，——马上他就变得渺小了。所有的人都负有权利与义务，无论是在伟人身上，还是在各国当中，逾越权利和义务都是不可宽恕的，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认为，政治似乎可以不义。这样一种不义可能常常留下有益的结果，但我们不能把这归咎于伟人或国家，而应归咎于天意。

## 37. 论宗教上的冷漠感

我们的整个时代都深深地陷入了冷漠之中，简直就没有什么宗教，根本就不可能有宗教，这就是麻烦所在。

人们自称是基督徒，而不注意什么是冷漠，或者说冷漠最糟糕的形式有何表现，这就产生了迷惑。

在对宗教事物的冷漠中，人们只想到一点即根本就没有什么宗教。但坚决、果断而明确地脱离宗教，这本身就包含一些激情的因素，因此，这不是冷漠的最可怕的方式。因此，这种方式也很少出现。

不，——宗教冷漠最危险、最普遍的方式在于，人们具有某种宗教，但这种宗教畸形地变成了纯粹的儿戏，被搞得一团糟，以至于人们竟能毫无激情地拥有这种宗教。这是冷漠的最危险方式；因为正是在这种被称之为“宗教”的胡闹中，面对缺乏宗教这样一种谴责，人们认为自己是问心无愧的，认为这种谴责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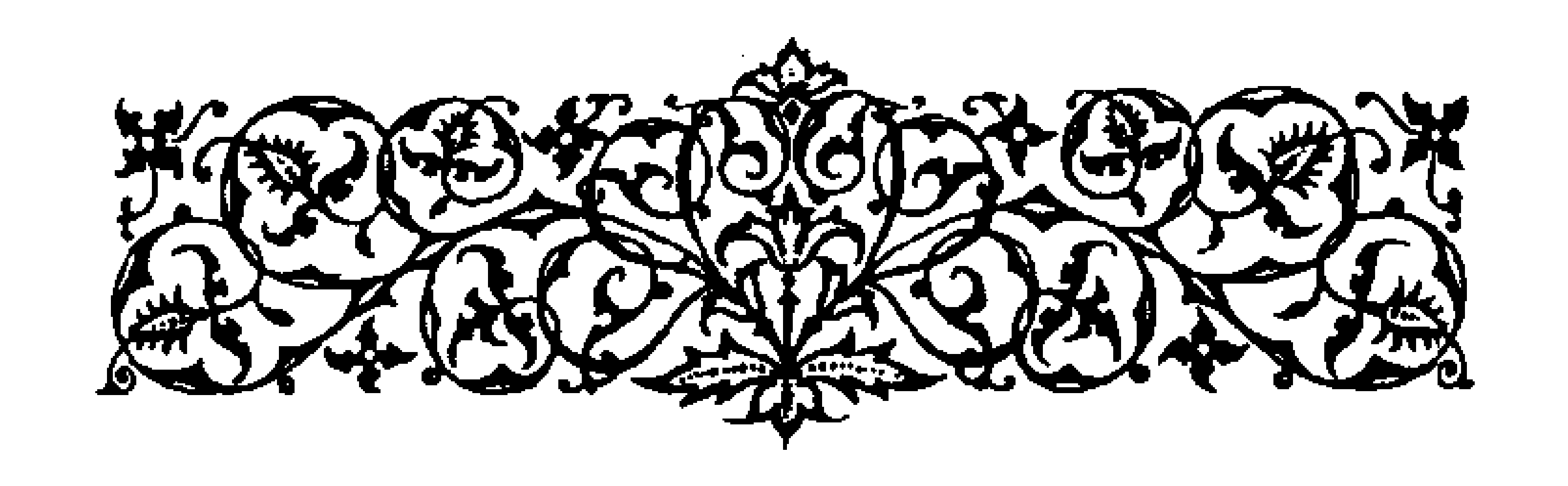
每一种宗教都带有激情与热忱。因此——尤其是在理智的时代——每一种宗教只拥有极少数的追随者。相反，成千的人只接受宗教的一点点内容，使它变得畸形，把它搞得一团糟，然后就无激情地、非宗教式地、冷漠地拥有了自己的宗教，或者——换而言之：他们对其他一切都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他们拥有这种宗教是为了能够理直气壮地面对他们没有宗教的指责。

我要与这种麻烦作斗争，——这种麻烦就像是人们要解开一艘船，它周围的土地松松软软，夯下的每根桩子都陷下去而支不住。

我在自己眼前看到的只有冷漠，——最深沉、最腐朽、最危险的方式的冷漠。关于这些人，一位使徒会说：“他们就是基督徒吗？他们可根本就没有宗教呀，他们从来就不能拥有宗教！”对于这些人，苏格拉底会说：“人，他

们可算不上,他们已非人化为公众了,或者说因为他们就是公众。”

公众是乌合之众。他们不操心人性的东西,即一种意见是否自在自为地真实,他们所操心的,是有多少人持这种意见这一问题。哈哈！数量决定了一种意见是否具有重要意义,而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在操心着这个问题,——是的,根本就没有个别的人了:每个个别的人都是公众。



# 继承基督：行动的基督教

# 38. 论继承基督

众所周知,基督一直在讲“继承人”的话题。他从未说过,自己要求有颂扬者、祈祷着的颂扬者,或者追随者,当他说“门徒”时,他总是解释说,可以看到,门徒就是继承人,——不是一种**教条**的追随者,而是一种**生活**的继承者,这种生活不会因任何一种偶然的高贵地位就把欲与基督等同的意志变成为胆大妄为和胡言乱语。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是这个**受辱的**基督在娓娓道来,我们从基督那里得到的每句话,都是出自他这个受辱的人。人们肯定会认为,基督本人完全清楚自己为何偏偏选择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唯一地、绝对地最为内在、最为深刻地符合他不断谈论的有关自己的内容,符合他所谈论的自己是什么人这一内容,——即他是真理、是道路和生活,——他不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教师,即只是陈述一种教条,满足于有追随者接受教条,而他们却在生活中丝毫未表现出接受了这种教条,或者说,他们在生活中并不严肃认真。人们肯定也会认为,他本人完全清楚,自己为何终生在尘世上仅仅考虑,如何才能得到“继承人”,如何才能使“颂扬者”成为不可能的。

## 39. 基督不是慈善家，而是榜样

现在的基督教界过得好像有这样一种情况：基督是伟大的英雄和慈善家，他一劳永逸地保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只要做个好人，满足于无罪的尘世生活，把其他的一切都交付给他。

但实际上，基督实质上是榜样，我们要同他一样，而不仅做他的受益者。

## 40. 论真正继承的本质

真正的继承之得以实现，不在于布道说："你要继承基督"，而在于宣讲基督为我做了什么。如果一个人真正深刻而真实地理解与感受到基督为他做的是如何地无限之多，那么继承就会随之而来了。

## 41. 论颂扬者与继承者

"颂扬者"与"继承者"区别何在？

继承者**就是**自己所颂扬的,或者说他追求成为自己所颂扬的。颂扬者则置身局外,有意无意地不去发现他所颂扬的包含有对他的要求,——即要求他要么成为所颂扬的,要么就追求成为所颂扬的。

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我想马上提醒一下(这也是易于理解的),在某些情况下,颂扬是正确的。如果我所颂扬的对象确实不带有,或不能带有这种要求,即要求我做到与所颂扬的一样,那么停留于颂扬就是完全正确的。我可以颂扬美丽、富有、非凡的天资、卓越的行动、杰出的作品和幸运等等;因为这一切都不带有对我的要求,相反,这一切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由人自己所决定的,而必定是决定给人的。这就是说:如果有一种我无法控制的条件恰恰妨碍了我,使得即使我愿意,也不能与所颂扬的一样,那么颂扬就总是真实的。我说:即使我愿意。可是不,——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就恰恰不应当愿意。但如果我一意孤行,我乐于与所颂扬的一样,或乐于成为所颂扬的;那么这就很容易变成另外一回事了:我的颂扬变成了嫉妒。在这种情况下,我应不再使自己成为所颂扬的;因为圣经上说:“你不应贪求”。你不应贪求不属于你的;如果它被赋予了他人,你要为他人得到恩惠而高兴,如果这赋予了他人的是可以成为颂扬对象的,你就应当颂扬它。

涉及到普遍人性,或每个人都能、绝对地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与其他条件无关,仅关系到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条件,——即仅关系到每个人都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普遍人性和风俗习惯。在这

里，颂扬是不恰当的，是寻求各种借口与遁词的欺骗与狡诈。如果我认识一个人，不得不尊重他不谋私利、勇于献身、慷慨大度等等，那么我就不应当颂扬他，而应当做到同他一样；我不应自我欺骗，自以为我的颂扬就是我的某种业绩。我应当清楚，自己的颂扬只是懒惰和软弱的虚饰，我应当做到同他一样，并以自己的努力做到同他一样，我要马上行动。

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说：颂扬者（这里谈的自然是人们有理由是颂扬者这种情况），——颂扬者置身局外，忘却了自身，忘却了他颂扬的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优点。他正是因为颂扬而忘却了自身，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在颂扬并不真实这样一种情况下，我马上就想到了自己，仅仅想到了我自己。我一注意到他人，注意到不谋私利的人和慷慨大度的人，就对自己说："你是同他一样的吗？"我想着自己而完全忘却了他。我就愈加遗憾地发现自己与他完全不同，就愈加反省自己，因而……是的，因而完全忘却了他。可是不，——我没有忘却他；他变成对我的生活的一种要求，变成在我心中鞭策我前进的一根针刺，——变成刺伤我的箭矢。在一种情况下，我愈来愈隐没，消失在愈来愈伟大的被颂扬者之中，被颂扬者吞噬了我。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人愈来愈隐没，也就是他人被我接受下来，或者说像服药一样被吞下服用了，而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要求"，所以要注意——由我付出，而现在我由于愈加努力地做到同他一样，就成为愈来愈伟大的了。

在与基督的交往中，想颂扬他（或者想以崇拜的方式

颂扬他,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不继承他,是虚妄、欺骗和罪过,这是很容易就能看出的。但这种有意无意的自我欺骗在尘世和基督教界是极为普遍的,而基督的生平正是用来消灭这种自我欺骗的把戏的榜样(需要加倍抱怨的是,这种把戏恰恰是因基督教界滥用了基督的尊严而普遍地形成的),因而有必要借助于这个榜样照亮那些被蓄意地、或仅出于不经心而造成的一团漆黑的地方……

基督……并不具备任何一种尘世中的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确实可以成为他人颂扬的对象,或可以给他人提供借口与遁词,说什么他这位榜样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具备这些有利条件。其实,不如说他的生活就是"真理",在它面前,颂扬恰恰是虚妄。

但尽管如此,基督是否曾是颂扬的对象呢?当然,因为不可能在最初的时刻就立即阻止这种被称作颂扬的误解,——从吸引人这一点讲,这又是必需的。如果真理——在真理中什么也不改变,真理就是真理——愈来愈明确地作为真理而传播开来,那么这样一个时刻也就来临了,此时再也没有颂扬者能够纠缠真理,而真理摆脱了颂扬者,就像风暴吹掉了树上虫蛀了的果实一样。正是基督的生平揭示了,惊人地揭示了,在与真理的交往中,一味颂扬而不继承是多么可怕的虚假,——在基督教界的平安日子里,和平与安宁庇护着误解,所以应该尽可能在每个礼拜日都回忆起这个事实。如果不存在危险,如果风平浪静,一切都有利于基督教,颂扬者与继承者就会被混为一谈。这种情况会相当地宁寂安静地进行;颂扬

者会安死于幻想之中，似乎他所具有的交往是真实的。因而，要注意同时性！

## 42. 使徒的真正本质

如果一位权力无比的皇帝要派遣一位使臣去执行一项重任，并为此造出一名侍从官，而近臣们对此是极为不满的，因为他们自己想接受这项使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情况。使臣启程了。但这项任务说起来可不妙；因为他去找的人们会对他的任务极度愤怒，不顾国际法和他所代表的权力无比的皇帝而袭击他，把他痛揍一顿，朝他啐唾沫，把他像狗一样赶出城市。我们来想像一下他回来的时刻。现在，他去觐见皇帝，向皇帝恭顺地鞠躬致敬，在汇报任务之前先说道："陛下，请您允许我再次感谢您因委任我这项任务而给予我的无法形容的恩惠。"

当使徒为自己受到鞭挞而感射上帝时，情况也是这样。他感谢上帝，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到鞭挞，而是因为自己被任命为使臣的恩惠，而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在执行这使命的过程中受到了鞭挞。

# 43. 教育与成为基督徒

在19世纪,成为基督徒并不比在最早的时代更为简单,相反——它更困难了,尤其是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它一年比一年地更难了。在受教育者身上,理智的优势和对客观的倾向性总是与成为基督徒相矛盾,而矛盾是理智的罪过:即一知半解。如果当初基督教战胜了直接性的鲁莽激情,使各个国家更趋完善,从而改变了世界的形象,那么在今天的教育中还会有同样危险的矛盾。如果要把战斗进行到底的话,那么这当然要在思维的最严格的规定性中进行。绝对的悖论懂得要坚持不懈,因为在与绝对者的交往中,较多的理智并不比较少的理智能走得更远,——相反,它们走得一样远,富有天资的缓慢,头脑简单的迅速。

如果有人竟愿称赞教育,——好吧,那他们就称赞吧。但我,——我之所以愿意称赞教育,倒是因为它使成为基督徒变得困难,以致受教育最多的人在克服了最大困难后实质上走得并不比头脑简单的人所能走得更远;因为我是困难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具有幽默特点的困难的朋友。

## 44. 犹豫不决的基督徒

面对基督教,大多数人始终会犹豫不决。

但与基督教相交往的人则这样做:他们让基督去操心他们的永恒幸福,仿佛他们自己与此毫无干系似的,他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享受这种生活上。

他们就这样将成为基督徒推迟到永恒中去。噢,正是这种永恒使得成为基督徒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需要抉择,而抉择关系到人们是否已是基督徒这样一个问题。

## 45. 是生存还是得过且过

只要不把生存理解为得过且过,则"生存"而没有激情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位希腊思想家天性上都是充满激情的思想家。我经常想,怎样才能使一个人充满激情。我这样想,要是把他放到马背上,让马受惊,以最疯狂的速度奔跑,——或者更好的是(为了让激情流露出来):要是有一个人想尽快赶到某一地点,就是说事先已有些激情了,骑到一匹几乎不能走路的马上。如果要了解生存的话,它就是这种情况。

或者说,如果没有其他办法让一名车夫充满激情,就

替他把一匹宝马与一匹驽马同时套在车前,对他说:"启程!"——我想,这样会成功的。如果要了解生存的话,它就是这种情况。永恒就像一匹兴奋的宝马一样无比敏捷;但时间是一匹老马,生存者是车夫,——只要生存不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那样是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者不是车夫,而是喝醉了的农夫,他躺在车里睡觉,让马自己走。的确,这样一个人也在赶车,他也算是车夫,可能有些人,他们——也算在生存!

## 46. 一知半解的基督教

甚于面对死亡,甚于面对丧失最心爱的,我战战兢兢地面对基督教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如果我也70岁了,也在研究基督教时缩短了夜间的睡眠,也为这目标而年复一年地增加自己日常的工作,——当我被授权如此"超凡脱俗"地评判基督教时,这小小的研究是多么毫无意义呀!如果我凭泛泛的了解就对基督教发怒,把它解释为一派胡言,那么这则更可原谅,更符合人性。但我觉得,在说"在一定程度上"时持有的"超凡脱俗"则是真正的堕落。它使任何一种救助都成为不可能的,——而基督教是真理,这终究是实情。

## 47. 教师在生存者之中

谁是生存者的教师，就要时刻带有自己为他们献身的标志，而依照普遍的观点，这是最大的危险。

当基督教以直接的激情来奋斗时，当肉欲之类的一切是人类至高无尚的，因而是最危险的东西时，——教师就要借独身和其他方式表明，他是教师。

在理智的时代，“滑稽可笑”是一切危险中最为可怕的。今天，人们可以轻易地忍受其他的一切，但被人取笑，每天忍受讥笑，——在这种危险面前，人们较之在极度痛苦的死亡面前更为畏惧退缩，他们在谈论一个面临这种危险的人时竟对恐惧采取了一种荒唐而异乎寻常的态度，他们说：“这没什么了不起”，这恰恰也是一种痛苦。

这就是危险，正因如此，在我们的时代，教师的标志就是，他试图进入这种危险之中。

## 48. 行动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本质上不能由话语来宣布，而要通过行动来宣布。

没有什么比这些崇高的情感与崇高的决断只具有慷

慨激昂的言词更危险了。这种慷慨激昂的言词随后会变成一种极其危险的陶醉情绪,令人感到迷惑的恰恰是这一切保持为一片炽热的热情,以及据说这些"在一个人身上是如此之真实",——噢,是的,在片刻的意义上。

通过行动来宣布是实实在在的;这样并不把听众聚拢到自己周围,使人陶醉,它近乎枯燥乏味。枯燥乏味之处在于当下就要有所行动,在于人们看到,教师在**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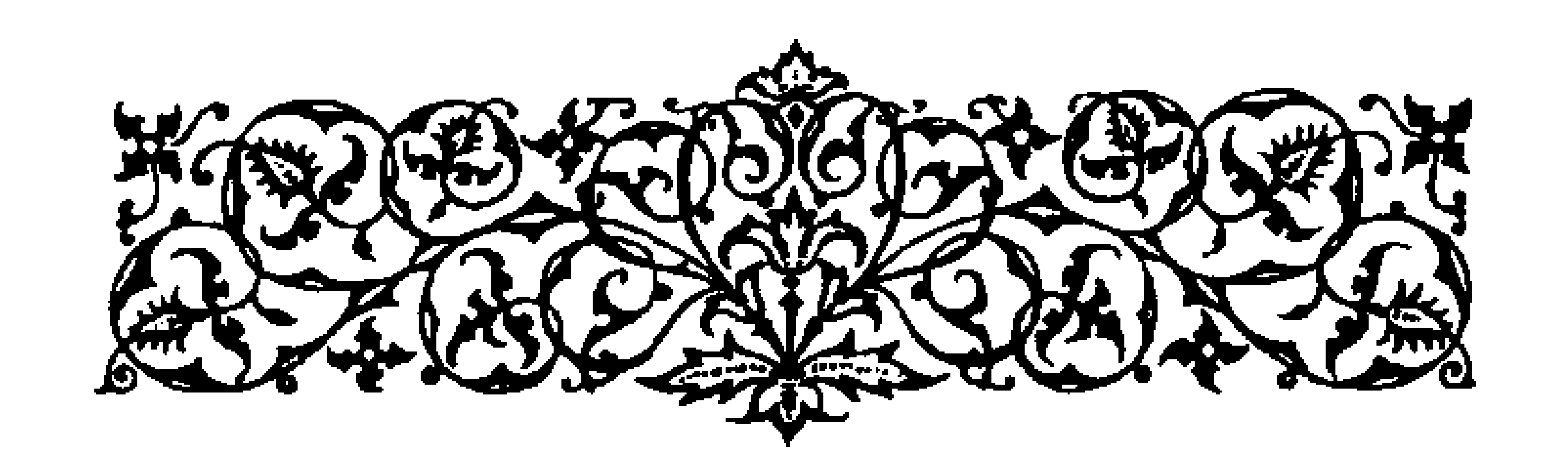
## 49. 驾驭生活

从前有一位富翁,他让人从国外以重金买来一些毫无瑕疵,出类拔萃的马,以供自己娱乐和骑着过瘾。这样大约过了一两年。如果某个以前见过这些马的人现在又看到它们,那么他会认不出它们来了:它们眼神黯淡、昏昏欲睡,它们步伐零乱,也不稳健,它们什么也不能承受,什么也不能忍耐。他骑着它们跑了还不到一里,就不得不中途打道回府。有时他坐得稳、骑得好时,它们偏偏停下来了;另外,它们养成了许多脾气和恶习;虽然自然有丰富的饲料,它们却一天天地瘦下去了。这位富翁唤来了国王的马车夫。马车夫骑了它们一个月,在整个地区再也没有这样头颅高昂、眼神放光、步伐优美的马了;没有毫不疲倦地一口气跑下七里,却不用休息的马了。这是为什么?这很容易看出来:主人不是马车夫而做马车夫的事,他骑马时是马想怎样跑就怎样跑;但国王的马车

夫骑马是马车夫想怎样跑就怎样跑。

人也是这样。每当我想到自己和无数我所认识的人，就痛苦地自语道：天资、精力和条件都足够了，但缺乏车夫。长久以来我们在一代又一代在骑马时——还用刚才这个比喻——就是马想怎样跑就怎样跑的；我们是按照人们对于人的生活的理解而被驾驭、受教育的。看啊，现在有我们所缺乏的了——超越！这又会使我们很少能忍耐，会极不耐心地马上运用眼下的工具；极不耐心地要马上看到自己工作的报酬，而超越也就因此相应地消失掉。

过去是不同的。那时上帝喜欢当一当马车夫，他骑马时是按照马车夫想怎样跑就怎样跑的。噢，那时人们何所不能！



# 关于基督教的普遍见解

# 50. 基督教与尘世

一代又一代，人们始终在削弱又削弱着基督教，使它愈来愈柔弱，愈来愈驯服，最终不再是基督教了。怪不得人们觉得，基督教最终肯定要与尘世一同崩溃！

但是，基督教永远不会与尘世一同崩溃。正如人的血肉之躯（自然条件、世俗性等等）不会直接地就与基督教合一，以至于人一生下来就会自我背弃（从另一种观点看这又是胡说，因为自我背弃有其要克服的前提条件，即血肉之躯）——基督教同样不会与尘世一同崩溃。

说基督教愈来愈渗透到尘世这种没完没了的瞎扯纯属误解，纯属曲解；因为事实是，尘世愈来愈消磨掉了基督教的神性。

# 51. 穿越不快的道路

基督教是……最高超的、至高无上的。但必须清楚地看到，它会使自然的人感到不快。谁在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的规定中忽略了不快的这个中介性规定，谁就对基督教犯下罪孽，谁就是胆大妄为，——这比尊贵的家庭主妇想打扮得像舞女一样还要可恶，——比严厉的法官约

翰想打扮或时髦的容克还要可怕。

基督教本身过于庄重，基督教式的行动过于严肃，因而无法轻浮草率地如此侃侃谈及超越者、最高贵者、至高无上者。通向基督教的道路穿越不快。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在走向基督教时就要对它感到不快，并由此而妨碍自己去把握基督教——不，——但在基督教的入口处，不快在站岗。

谁不对基督教感到不快，谁就是幸福的。

## 52. 论信仰基督与了解基督

我们来想像一个人。他与同时代的人生活在一起，却不被理解，不被承认他所是的那种人，——他被误解、嘲笑、迫害、最后像个罪犯一样被处死。但他的生活的后果却揭示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保留下这后果的历史为他平了反。现在，人们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称他为伟人、高尚的人，而几乎忘记了他所遭受的侮辱：当时的同代人不承认他实际上所是的那种人，这是他们的盲目，他们嘲讽他、讥笑他、最终杀死了他，这是他们的邪恶。但这些要忘却掉，他在死后才真正成为他所是的那种人，——也就是通过的确比他的生活更重要得多的他的生活的后果才真正成为他所是的那种人。

基督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吗？与他同时代的人曾有过盲目和邪恶，——但这要忘却掉，历史为他平了反，我们

从历史中得知，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他平了反。

把圣史变成平凡的历史，把基督变成一个人，这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疏忽怠慢！人们能从历史中得知一些关于基督的事吗？决不会的！耶稣基督是信仰的对象，——要么人们就要信仰他，要么人们就要对他感到不快；因为“了解”他，恰恰意味着，人们所了解的并非是他的实际。因此，历史肯定会传达丰富的知识，但知识却消灭了耶稣基督。

还有，——如果有人在谈到基督所受的侮辱时竟敢说：“忘了他所受的侮辱吧！”这是多么地亵渎神明。基督的受辱并不是他所遭受的那些（即使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他的同时代人的罪恶），——这并不是他所遭受、而在更好的环境中或许就不会遭受的！基督自己希望作受侮者，成为小人物；这种侮辱，即虽然他是神，但却是小人物——这种侮辱是他自己安排的，——是按照他的意志而彼此联系起来的：——这是一个辩证的症结，没有人敢去解开它，也没有人能够解开它，直到他庄严富丽地重新归来，自己解开它。基督的情况不同于人的情况，人由于他的同时代人的不公正而不成其为他本人，不被当作真正的他本人，只有历史揭示了真正的他本人；基督是自己愿意受辱的，他愿意被如此看待。

看啊：历史因此不必徒劳地去费力为他平反，我们不应凭邪恶和疏忽怠慢就胆大妄为地认为自己本来就了解他真正是什么人；因为没有人了解这些，谁相信这一点，谁就要与他同时受辱。如果神选择了卑微的出身，——

如果无所不能的他选择了低微的仆人形象，——如果他手无寸铁地四处奔走，让人们随心所欲地处置他，那么他自己充分地了解，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自己要这样而不是别样；同时是他在掌握着人们，而不是人们在控制着他，——因此历史不必多管闲事，去揭示他是谁。

## 53. 悖　论

基督教是悖论，这一点可以从这样一种情况中看出来，即它对"生活的目的与使命何在?"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死亡，消亡。这就是说：上帝创造了生者的世界，把人放进去，在人身上培养无限的生活乐趣，——然后，生活的意义与使命就是死亡，消亡！

这是多么悖谬！还有：——这是多么悖谬又多么合乎逻辑！死亡与消亡是人们涉及永恒生活的标志。人们永恒的生命，并不表现在高涨的生活乐趣中，而是否定地、悖谬地表现在他正在消亡，表现在他是一个正在消亡的人之中。

基督教就是这样说的。但这里有一点是我要一再提及的：假定我被赐以走向死亡——因为我离死亡还差得很远！——假定我是这样被赐以走向死亡的，即我难于向他人宣布这一点！我怎样才能让他人接受这一点呢?另外——如果这个条件与永恒的幸福密切相关，那么当人像爱自己一样地爱一个人，却找不出办法让他接受这

一点时,这是很可怕的。

噢,我们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基督教教育;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柔弱、轻浮而惬意的幻想中,仿佛我们大家都会幸福。新约散发出与此相反的气息:一边是一小群永恒幸福的人,另一边是其余的人。噢,我的上帝!我一想到自己会幸福,就产生出对死亡的恐惧;但当我想到另一个人——人们像爱自己一样地爱着的并愿为他做一切的另一个人——不会幸福时,就会产生几乎同样的恐惧,是的,完全一样的恐惧!……

噢,从童年起,我们就受基督教教育,我们预料不到基督教有重大冲突,我们对仇视父母等等一无所知。如果人们生活在信仰之中,相信自己会因此而幸福,而不能促使别人接受信仰,并同样由于信仰的缘故而不得不相信,他们会永远迷失方向,那么这不就同仇视一样吗,——如果不放弃信仰,不下决心追随所爱的人,这不就同仇视一样吗?

但在"基督教界",人们并没有预料到这些冲突;仿佛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毫无例外地都会幸福!

## 54. 宗教感与诱惑

大多数人生活得实质上并没有宗教感,要么他们顶多就像偶尔上上剧院一样地拥有宗教感,——这根本算不上虔诚。对于这种人,谈不上有什么诱惑。

有些人还是有些宗教感的，他们每天都生活在宗教想像之中。他们是这样生活的：上帝是他们的依靠，他们依靠上帝就能一切顺利，只要他们留心，聪明一些，面对危险时明哲保身等等。在这里也谈不上有什么诱惑。

这之后是真正的基督教的宗教感。我不知道能否找到这样一个虔诚的人：无论如何，我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人。这种宗教感遵循的是《新约》，《新约》认为，接近上帝，就导致人在尘世上受难，而宗教感存在于为真理去作证、去受难、去牺牲的意志之中，——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似乎这是什么业绩。如果他们如此勇敢，那么他们与上帝的交往就会在某些标志如尘世的阻力、迫害和受难中显示出来。这就是精神，精神的见证支撑着他们。但每当前景暗淡的时候，他们都从这个高度堕落下去，于是情况对他们来说就成为：尘世的阻力也许证明他们错了，而他们如此英勇是狂妄已极的。这样，他们简直要把自己真诚的热忱当作罪责来怜悯与懊悔了。看，这就是诱惑。

自然的人则情况不同；他的活动遵循着这样一个方向：对他来说，与上帝交往的标志就是，他一切都好。但是，尽管存在着如路德完全正确地指明的那种无穷无尽的争论，精神是在反抗、受难、勇气和信仰中建立与上帝的交往的结果，精神成了他们的真正的教会，他们是受轻视的一小群人，真正的教会总是以受难为标志的；另一些人成为胜利的假教会，他们不受难，而是迫害真正的教会。但每当前景暗淡的时候，精神的人都沉落到自然的人的层次上，这就出现了诱惑。

谁出于利己之心只想过好日子，只想利用上帝作救援，谁就决不会被诱惑，因为当他一切顺利时，就这样一味陶醉下去，而不去注意自己的真实状况。但当他不顺利时，这就可能促使他去注意自己的真实状况，这样他就懊悔自己过去的幻想了。这并不是诱惑；因为懊悔坏事，意在得到好事。诱惑是指人觉得不得不为自己最好的事情而懊悔。人们会因此而丧失理智的。上帝本身就等同于他的话语，他召唤着人觉醒起来，命令人鼓起勇气，如果上帝放松了人，人的一切就都变样了。

## 55. 基督教与民族

基督之死揭示出了一点，即他否定了民族，想与它摆脱干系。但如今可以看到正统派的纯正的出生证明：人们提出了基督教国家和基督教民族的理论。如果一个民族宣称，自己作为这样的民族有权如此看待基督徒，那么这个民族似乎就是上帝的选民了，——但它恰恰没落了，并遗留为一个永恒的告诫，即基督教与民族无关。

## 56. 基督教与财富

财富的观念是使得基督教或许从根本上与古代区别

开来的概念。在古希腊时代,财富总是被想像为美好的(这是外向的倾向)。但在基督教中,财富的实质性表现就是苦难:这是内向的倾向,因为苦难就在于它否定了外向的倾向,——否定了尘世的罪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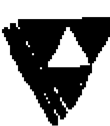
## 57. 反抗基督教的叛乱

人们会对我们唠唠叨叨地说,反对基督教的见解出自怀疑。这完全是误解。反对基督教的见解是出自不顺从,对服从的反感和对权威的反抗。人们迄今为止同这些反对基督教的见解所作的斗争失去了目标,因为人们在应该与反抗基督教的叛乱作斗争的地方,却在从理性上同怀疑作斗争。

## 58. 反对禁欲狂

上帝创造并保存了世界,因此,人们要好好防范仇恨世界、毁灭世界的禁欲狂。

不,——我可以用基督教最温和的观点来表述这种情况;这个世界就像儿童的游戏与玩具;天父甚至会喜欢这种游戏,怀着童心认可这种游戏,但他还是要求儿童慢慢放弃这种游戏。

为天国与基督教而进行的教育也是这样。上帝不是要通过惊吓来伤害人们的无耐心而且残忍的人，——不，上帝是耐心的上帝。

但上帝还是要教人们懂得，要一劳永逸地与尘世的东西决裂，使得精神能够严肃认真地流露出来，他还希望人们慢慢屏弃坏习惯。

但肉欲狂是不能有的，——噢，这里恰恰有一种肉欲狂。

你应当相信，上帝具有足够的父亲般的意识，在你凭自己的人的想像感到欢乐时，他像孩子般地与你一同欢乐。但你要记住，你要努力再努力，以致能够改变感官使之超越尘世。

## 59. 增加就是减少

在宗教的意义上，成长并不意味着长大，而是意味着变小。儿童生就是只知道自我的人，他对自身的把握完全不同于很少与无限者交往的成年人。依照宗教的观点，一切成长不在于我被给予什么，而在于从我这里被拿走什么，——我所拥有的一切错误想像的东西等等以及一切处在直接性上的东西，是我的强大。在这里可以看出，向管风琴叫嚷是多么的愚蠢。因此，人们在上帝面前变成虚无也正是最高的宗教行为。大多数人的不幸不是由于他们过于软弱，而是由于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

大,以至于不能注意到上帝。

## 60. 来自上面的呼唤,来自下面的呼唤

上帝的每一次呼唤都是针对一个人的,针对一个个别的人的,而这又是努力与检验的所在,即被呼唤者应该独处,独自走自己的路,——独自与上帝在一起。

一切呈现为巨大数量的,都不是来自上面;如果说有人听到了一种呼唤,那就可以肯定,这呼唤是来自下面的。想成群结队,就是想忽略努力的恶作剧,——忽略想成为精神的精神努力,——它要借助数量起到一种让人感觉得到的作用。

## 61. 向穷人布道福音

当耶稣说:“我是给穷人布道福音的”时,这并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观点,——不(他甚至强调了词序),“福音”布道给了穷人,强调的是“福音”,是给穷人的福音。

“穷人”不应仅被理解为贫穷,而是所有受苦的人,不幸的人,受难的人,所有受轻视的人,所有残废的人和瘫痪的人,所有麻风病人和着了魔的人。

为他们布道福音,就是说,福音是为了他们。

福音是他们的福祉的音讯。

福音是什么？福音并不是："这里有钱，这里有健康，这里有尊严的满足等等"，不，不——这就不是基督教了。

不，——福音是穷人的福祉的音讯，它是与上帝交往的标志，人在这个尘世中是不幸的，——即人抛开了人的同情，要把尘世的生活乐趣甚至不幸都残忍地转变为罪责；世人把贫穷的罪责归咎于他们，从而更为残忍地离开他们，而这正是穷人的福音。

## 62. 论宽恕罪过

当人在思考上帝时，想到的并不是罪过，而是想到罪过已被宽恕了，他就栖息于对罪过的宽恕中，以至于所谓过去并不是对自己有多少罪过的回忆，而是对自己被宽恕了多少的回忆。

## 63. 基督教与反思

人们一直认为，反思会消灭基督教，它是基督教的天敌。我则希望，上帝的力量能揭示出，畏神的反思能够连结起长久以来被表面化的反思扯乱的症结。人们能取消圣经中上帝的权威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仿佛人们只是

在等待反思的最后的划分,以便现成地得到整体。可是看啊——反思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重新赋予了基督教以活力,而且使它能够保存下去——反思倒过来了!基督教自然原样未变,———一丝一毫也未变。但斗争则有所不同了;迄今为止,斗争存在于反思与直接的、天真纯朴的基督教之间;但现在斗争存在于反思与由反思武装起来的天真纯朴之间。

我认为这就是意义之所在。任务不在于理解基督教,而在于理解到,人们不能够理解它。这是信仰的神圣使命,而反思也借助于这样的应用而神圣化了。

噢,我愈是想我被赐予了什么,就愈是感到急于趋向永恒,以感谢上帝!

## 64. 论错误的缺乏耐心

当一个人不能如愿以偿地趋向善良时,人们就会有些不够耐心。但这种缺乏耐心并不是对自己的罪过的痛苦,而是对上帝的强暴以及缺乏公正,而要想进步,最重要的是谦卑地想到自己的弱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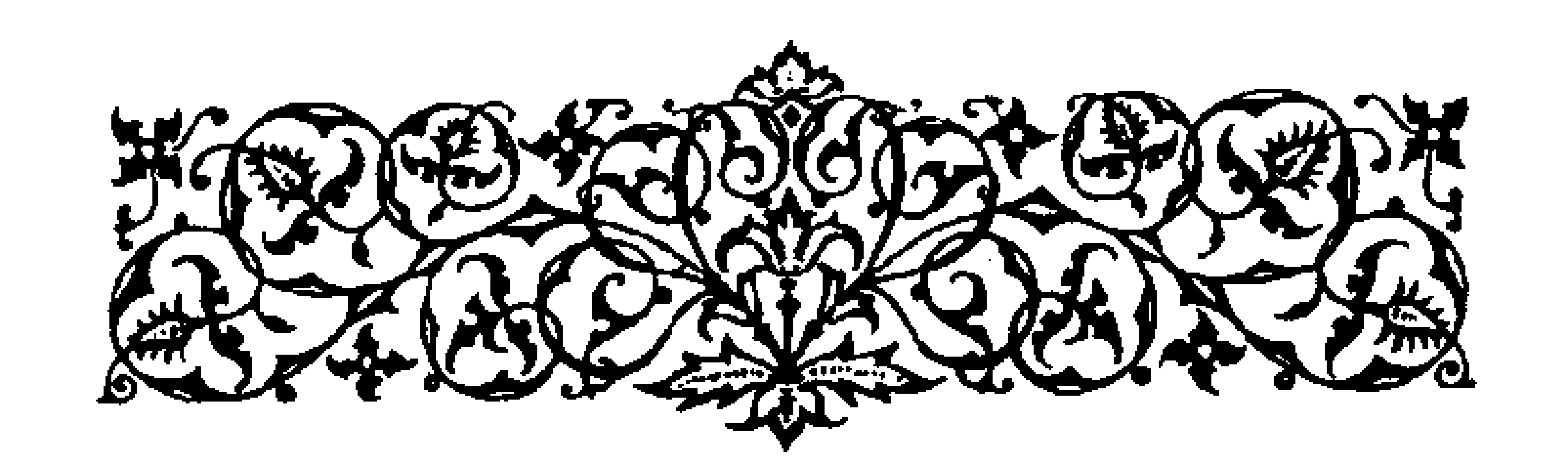
人如果缺乏耐心,又不承认这一点,就会迷失方向。人们在抱怨,并觉得,只想着这些,而不能谦卑地感激自己已经进步了,这似乎是不公正的。

# 65. 单纯的人道

简直不可相信,人们在今天是多么不知羞耻地援引单纯的人道来**反对**基督教。

但什么是“人道”呢? 它是消失了的基督教,是文化意识,是基督教的基础。人们把它归功于基督教,——而现在用它来**反对**基督教!

人们要对人道主义者说:“拿来单纯的人道吧! 因为我们现在所具有的人道是基督教的人道,虽然基督教并不想拥有这一点。但是,你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把它看作是你们反对基督教的财富。”



# 严厉与爱

# 66．论爱之源泉

爱来自何方？它源于何地，它的源头在哪里？它流连与发祥的地方在哪里？

是的，这地方是隐秘的，是在隐秘之中的。它在人的内心深处。从这里流出了爱的生活；因为“生活来自于心中”。你看不见这个地方。无论你探究得能有多么深远——这源头藏在遥远与隐秘之中；即使你探究得尽可能地深远，这源头始终都在更深远的一处，——就像泉水的源头，你再接近它，它也始终在更远的一处。爱出自这个地方，穿过形形色色的道路；但在任何一条道路上，你都无法探知它隐秘的生成。

这就像上帝在光辉之中，每一道光线都出自于他，由他照亮了世界；也像在这些光辉的道路上仍然没有任何人能去探知隐秘，以便洞见上帝（当人们趋向光辉时，光辉的道路就转变为漆黑一片）——爱也同样在隐秘之中，或隐秘在内心深处。正如泉水涌现时美妙的潺潺流水声吸引着人们，并且又恰恰请求人们止步，不要好奇地探究它的源头，不要揭示它的秘密，——正如太阳的光线让人们通过它去观察这世界的富丽堂皇，却警告僭妄的人，当他转而好奇又鲁莽地想去发现这光明的源头时会失明，——正如信仰友好地自愿作人们生活道路上的伴侣，却又会使转而冒失地想去理解它的鲁莽的人僵化如石

——爱也同样希望与要求，让它隐秘的源头与内在的隐秘生活保留为一个秘密，不要被人们出于好奇心鲁莽又搅扰地探究一番，以便看到人们不能看到的东西，人们会由于好奇而失去它的友谊与祝福。

医生不得不一部分一部分地分开探究身体最高贵的，因而也是隐秘的部位，是一切痛苦中最为痛苦的；而同样最为痛苦与堕落的是，不为爱的启示而欢欣，却以探究爱为乐趣，——这就是说：摧毁爱。

隐秘的爱的生活存在于内心深处，它是不可探究的，与整个生活处于不可探究的联系之中。正如宁静的湖水的根基深藏在隐秘而不为眼光所及的源头，人的爱的根基更为深沉：它存在于上帝的爱之中。如果在深处没有源头，如果上帝不是爱，那么就既没有小小的湖泊，也没有人的爱。正如宁静的湖泊的根基在深深的源头，人的爱也神秘地扎根于上帝之爱中。正如宁静的湖水让你观察，却以黑暗的倒影折回了透视的目光，同样，在上帝之爱中，神秘的爱的源头也不会让人看到它根基。如果你想看到它，倒影就会欺骗你，仿佛它就是根基，而它却掩盖了更深的根基。

## 67. 基督教的自爱

如果说："你应像爱自己一样地爱邻人"，那么这里就包含了一个前提，即每个人都爱自己。基督教是以此为

前提的，因而基督教首先不像那些好高骛远的思想家那样不要前提，它同样没有恭维奉承性的前提。难道我们可以否认，基督教的前提不是这样吗？另一方面，难道可以误解基督教，仿佛基督教的观点是要教导人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最邻近的人（就像世俗的睿智所一致地，噢，却又是如此好斗地所训导的那样），——难道可以把这误解成，仿佛基督教的意图是祝福自爱，保留自爱？相反！基督教要剥夺我们人的自爱！这是由于人们都自爱；但如果人们要像爱自己一样地爱邻人，那么这个信条就像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自爱的锁，剥夺了人的自爱。如果爱邻人的信条不是借助于"像爱自己一样地"来表达出来，而这样表达是如此便于掌握，并且具有永久的活力，那么这个信条就不会这样地克服自爱了。这个"像爱自己一样地"目标明确，它以永恒的尖锐性径直地深入人们自爱的内心隐秘之处；它不给自爱留下丝毫可宽宥的余地，不提供一点点遁词。多么了不起！

人们会冗长而机智地谈论一个人应该怎样爱邻人，而如果人们听到了这些谈论，那么自爱会得到原谅，找到遁词，因为原本事情并未完全讲清楚，所有情况并未全盘托出，总有些被忘却了，或者因为有些东西表达或描述得不够详尽与紧密。但这个"像爱自己一样地"，——是的，没有哪个摔跤运动员会如此牢固地抱住对手，就像这个信条抱住了自爱一样。如果自爱与这句话相抗衡，而这是如此易于了解，不至于让人绞尽脑汁，那么自爱就会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更强的对手。就像雅各与上帝角力后瘫了一样，自爱如果与这句并不是要教人不爱自己，而

是以正确的自爱来教导人的话语相抗衡，也会垮掉。多么了不起！

什么论争会像自爱的自卫战一样费力、可怕和错综复杂呢！但基督教仍是一举解决了这一切。这一切迅速得像把手翻过来一样；一切都在片刻、在瞬间决定了，就像复活的永恒决定：基督教以人的自爱为前提，只是加上了"像爱自己一样地"爱邻人。尽管如此，在前者与后者之间有着永恒的变化。

## 68. 恐惧与颤栗

在基督教的意义上，恐惧与颤栗并不是首要的驱动力量，因为首要的是爱。恐惧与颤栗是每时每刻的不安，——恐惧与颤栗是基督徒生活的不安。

## 69. 信仰与爱

道德——宗教是唯一确定的。这就是说：信仰，——你应该信仰。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始终是在靠信仰来自得其乐，那么我会回答说，不，但我仍然相信，一切顺利，上帝是爱，这仍是一种无可名状的幸福的感受。或者，由于我的责任，一切都糟透了，但上帝仍然是爱；或

者，一切会好起来，并表明恶有其意义，——但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仍然是爱。

## 70. 对邻人的爱的最高完美性

对邻人的爱具有永恒的一切完美性。如果爱的对象是优秀的、杰出的和唯一的，那么在这种爱中还会有完美性吗？我想，这是对象的完美，而对象的完美性就像是对爱的完美性的尖刻的怀疑。如果只能爱非凡的与少有的，那么这是你的爱的优点吗？我想，如果这是非凡的与少有的，那么这是非凡的与少有的所具备的优点，不是你的爱的优点。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你从未思考过上帝的爱吗？

如果爱非凡的就是爱的优点，那么，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上帝就陷入尴尬之中；因为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存在非凡的。因此，人们只能爱非凡的这种优点，不如说是一种谴责，——不是针对非凡的，也不是针对爱本身，而是针对只能爱非凡的这种爱。或者这大概是人养尊处优的状态的特点，即人只有在世上让人感到一切都很舒适的唯一地方才会觉得舒服？如果你看见一个如此安排自己生活的人，——你将赞美什么呢？大概是这种安排的舒适吧。你不觉得，你对这些好事的每一句颂词，实质上都像是对一个只能生活在这种美妙的环境中的可怜的人的讽刺吗？

所以,完美性的对象不是爱的完美性,正是因为邻人不具备任何恋人、朋友、被颂扬者、有教养的人、少有的人和非凡的人所具备的如此高度的完美性,——正因为如此,对邻人的爱才具备对恋人、朋友、有教养的人、被颂扬者、少有的人和非凡的人的爱所显示出的一切完美性。随世人怎么去争论哪些爱的对象是最完美的吧——永远不会有关于爱邻人是最完美的爱这种事实的争论。因此,一切其他的爱都同时具有不完美性,这里有双重的问题,也有双重性意义:人们首先问对象,其次是问爱。或者问题同时针对二者,针对对象也针对爱。但在对邻人的爱之中则只考虑一点;——爱,永恒性在这里只有一种唯一的答案:这就是爱;因为爱与邻人的关系不同于一种爱与其他种爱的关系。自然的爱和友谊是由对象确定的,只有对邻人的爱才由爱来确定。因为每个人——绝对地是每个人——都是邻人,因此对象的所有特殊性都取消了,这样,这种爱恰恰表现为其对象缺乏更为贴近的任何特殊性规定,——这就是说:爱邻人只表现为爱。这不就是最高的完美性吗?

## 71. 基督作为拯救者与审判者

基督既是我们的拯救者,又是我们的审判者,这正是基督教的深刻之处。并不是说,一个人是我们的拯救者,另一个人是我们的审判者,这样我们才受审判;不,——

拯救者与审判者是一个人，同一个人。

## 72. 敬畏上帝与爱上帝

真正地热爱上帝，要包括敬畏上帝。

## 73. 上帝的严厉与慈爱

上帝放到人身上、使人谦卑的权威无比的手，同时也是祝福的手，这不是一次果敢的袭击吗?

## 74. 上帝的宽容与严厉

基督教将注意力完全从外界收回，将它返入内心，把任何一种与他人的交往都转变为一种与上帝的交往：你应该在某种意义上为同一而保持同一。按照基督教的理解，一个人在一切中最终地、实质地只与上帝相关，虽然他要滞留在被指定的尘世和尘世生活的各种境况之中。但在一切之中与上帝相关，因而永远不会因初级法院或人们的判断而半途而废，仿佛这些是关键性的似的，——

在一切之中与上帝相关,是最高的安慰,同时是最大的努力,是最大的宽容,同时是最极端的严厉。

这就是对人的教育;因为与上帝的交往是一种教育,而上帝是教育者。但真正的教育必定既宽容又严厉,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一个人是教育者,他同时要教育许多孩子,——他怎么办?他当然没有时间聊天、训斥和吹牛,即使有时间,教育自然也会因这些闲聊而变坏。不,——认真的教育者最愿通过眼光来教育。他带走了每个孩子的眼光,这就是说:他强迫孩子在一切事情中都看着他。上帝做得也一样。他借眼光来左右着整个世界,教育了无数的人。因为良心还能是别的什么呢?上帝以良心看着人,使得人不得不在一切事情中都看着上帝。上帝以这种方式来教育。但受教育的孩子很容易以为,与同学们的交往和与他们组成的小圈子的交往,构成了现实,而教育者则以自己的目光来教导,这一切只是教育孩子的手段。成年人也易于以为现实似乎就是他与尘世的关系;但上帝教育他理解到,这一切只是被用于教育的。

这样,上帝就是真正的教育者。他的爱是最大的宽容、最大的严厉。这同自然界是完全一样,在自然界中,重也就是轻。天体轻轻地在无限中漂移——借助什么?借助重;但如果它脱离了轨道,就过于轻了,这样,轻就转变为重,由于轻,它沉重地落下。上帝的严厉在有爱心的人、谦卑的人心中是宽容,但在铁石心肠的人心中,他的宽容是——严厉!上帝要拯救世界所表达出的这种宽容,对于不想接受拯救的人来说,是最极端的严厉,——是更大的严厉,仿佛上帝从来就没有拯救过世界而只想

审判一样。看啊,这是宽容与严厉的统一。你在一切当中都关联着上帝,这是最大的宽容,也是最大的严厉。

## 75. 假想的基督的残忍

不可忘记,基督同样在尘世的困境中相助。人们可以将基督——即使是非真实地——如此地精神化,使他变是极端残忍。“精神”,绝对的精神,对于可怜的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残忍。

基督同样帮助在尘世受苦的人,他治愈了病人、麻风病人和着了魔的人,他给群众食物,把水变成酒,他使海面风平浪静等等,等等……但是,教士说,我们不能等待这种帮助。于是,这一切都不见了,基督对我们比对他的同时代人近乎更加残忍了。

对此,我们要回答:不!请看,为成为基督徒并过基督徒生活而所作的努力,在最严格的关系上与一位基督徒的同时性有关,结果是与一位使徒的同时性要付出我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巨大努力。现在谈谈与基督本人的同时性。在这里,对尘世困苦与尘世苦难的同情所带来的奇迹和种种奇迹有所减少,并且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否则就不可能与基督共同生活。如果基督某一天表述了这一点——即成为绝对精神,而不是别的什么——,那么人类也就垮掉了。

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1800年之后的人,借幻想来解

释恐怖,以此自娱,另一方面,我们过于偏向把一切都变为人性的同情。看啊,因此我们的境况比基督同时代人那时候宽松多了;因为他们有可以求助的奇迹。

## 76. 基督教作为风纪之师

我们不想把晚期的基督教变成一个不得不费神琢磨出一些新点子以吸引顾客的破落店主,也不想把它变成一个想在世上碰运气的冒险家。人们自然不会说,基督教在刚刚诞生时就交了好运,——在它与上十字架、鞭笞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打交道时就交了好运。但上帝知道,在世上交好运,是否是他的本意!我想,他更像一个老人,看到自己打扮得过于时髦就会感到羞怯。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想,当他看到基督教被歪曲的形象时,就聚集起对人的怒火,——这种浑身上下香喷喷的、规规矩矩地打扮好的、在社交晚会上介绍出来的科学性,其全部秘密就在于不彻底性和"在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这种科学性是一种变成注射疫苗的根治法,的确:对待这种科学性就像对待注射疫苗:人们有种痘卡!!

不,——基督教的悖论不是这个和那个,是有些神奇的又不怎么神奇的,它的真理不是关于所罗门的金牛犊的看法:许多赞同,许多反对,——既是又不是。

信仰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一个人有教养,这并不标志着他有信仰。如果信仰同样为头脑简单的人所理解

与掌握,那么它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就愈加难于达到。噢,神奇的、动人的基督教的人性是:最高者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而最幸运地具有天资的人仅仅是受到最严格的风纪管教的人。

## 77. 论非基督教的童年式虔诚

正如基督教不是在人类的童年,而是在许多年代后降临世界,——基督教的本质形象也并非适合于所有年纪的人。

在生活中,有些时候要求有完全屏弃基督教的东西,——即人在一定年龄时把它当作绝对的,而在以后的年龄中觉悟到它是空虚的。儿童是不会接受基督教的;因为每个人总是只能理解他所需要的,儿童实质上是不需要基督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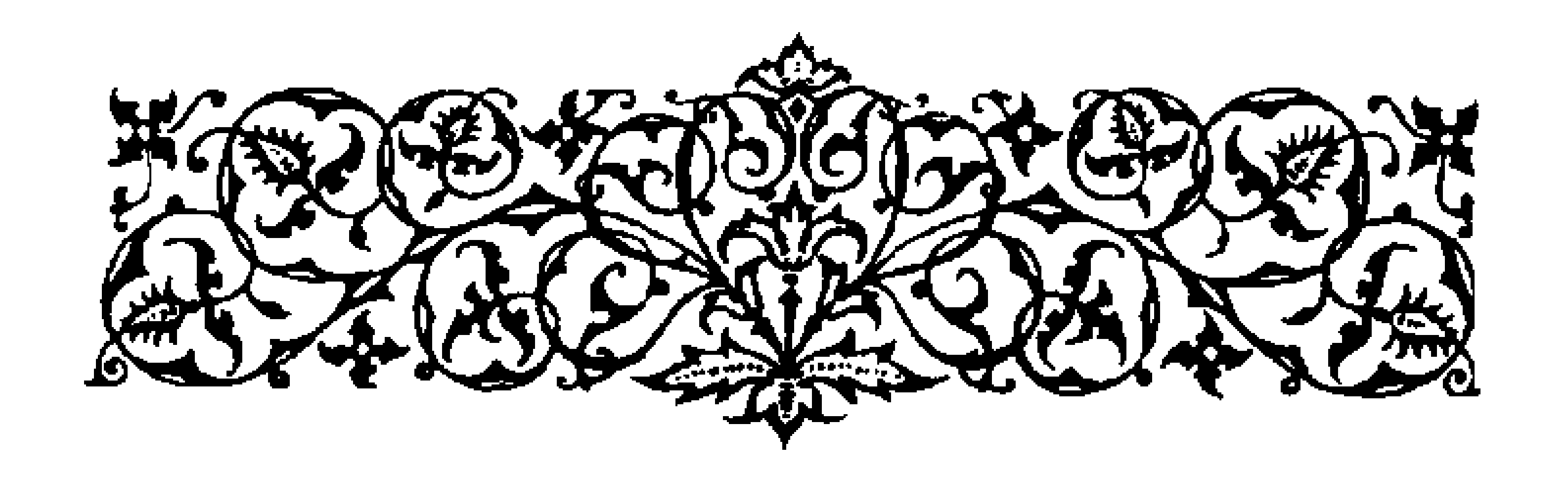
规律总是相同的,正如基督教降临世界时对于先行者所表明的: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也要在许多时间以后才成为基督徒。在基督教的重要行为规则中,严格的基督教式教育是一项极为果敢的行动;因为基督教成就了外柔内刚的人(指完全的、当真的柔);要是强迫孩子接受基督教,就会产生最为不幸的年轻人。碰上运气的人是很少的情况。

孩子所了解的——更准确地说——孩子自己拼凑起来的基督教,如果没有强制力量迫使存在者接受重要的

基督教规定,——这种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而是田园诗般的神话。这是天真的观念的自我演绎,有时关系变成了父母向孩子学习,而不是孩子向父母学习,孩子对基督教可爱的误解把父爱、母爱都神化为一种虔诚,可这种虔诚并不是基督教。

有这样一些例子,即以前不具有宗教感的人,通过孩子而具备了宗教感。但这种虔诚不是成年人本质上应该具有的那种宗教感,正如母亲不以大自然为孩子准备的奶水来喂养自己,父母的宗教感也不应在儿童具有的虔诚中表现出来。父爱、母爱如此之依恋孩子,如此温柔地拥抱着孩子,仿佛是虔诚自身发明出本是被教会的东西,——即肯定有一位上帝在关怀孩子。如果这种心情构成了父母全部的宗教感,那么他们就是缺乏真正的宗教感,他们只有通过间接与儿童生活相关的痛苦才能唤醒过来。父母的虔诚,儿童的好学,和他对幸福的简单理解是优美可爱的;但基督教并不这样;这是想像与直观之镜中的基督教,是人们剔除了恐怖之后的基督教。人们引向上帝与基督的,只是无罪的孩子。

这就是基督教吗?基督教的本质恰恰就在于罪人在寻求达到悖论。一个成年人看到儿童时感到了自己的罪责,充满痛苦地理解了儿童的无罪,这是美好动人,合情合理的;但这种心情显然不是基督教式的;对儿童无罪的动人理解忘记了,基督教不承认堕落的人类无罪,罪责意识较之一切无罪更接近于这一性质的辩证法。把儿童当作罪人的严格的基督教观点并不照顾儿童的年龄;因为儿童没有罪责意识,因而是没有罪责意识的罪人。



# 受难与垂死

# 78. 论内心的受难

过去常常大量地谈论的首先是基督受难，如他爱讥讽、挨鞭笞、被钉上十字架。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忘记了另外一种方式的受难，即内心的受难、灵魂的受难，或人们可以称之为受难的秘密的东西，即自始至终悄悄地与基督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不得不把内心掩盖起来，并显示出另外一副样子，总是很痛苦的，——人的状况就是这样。这是人的最深重的受难，谁忍受着它，——噢，他在一天当中忍受的常常比一切肉体折磨加起来都要多。我不想自告奋勇地去判定，是否真有这样的冲突，是否有人在经受这种冲突，而在经受它时的任何时候都不犯下过失——我只谈论受难。这种冲突就是，出于对另一个人的爱，人们不得不把内心掩盖起来，显示出另外一副样子。痛苦不过是心灵的天性，只要有可能，它就会形成。但形成痛苦并非好事，因为每当形成新的痛苦，人就愈加芒刺在背。

首先，**自身的受难**是痛苦的；如果在爱与友谊中从属于另一个人是幸福的，那么不得不把这种内心保留给自己就是痛苦的。另外，还有**为他人之故**的受难；因为爱的忧虑——为他人做一切，甚至把一生献给他，——在这里表现为可怕地等同于极度的残忍，——噢，尽管如此，这仍是爱！——最终，痛苦在于**受难的责任**。这就是：出于

爱而直接消灭自己的爱，但仍然保留下这爱；出于爱而在所爱的人面前成为残酷的；出于爱而自己承担起这重大的责任。

现在谈谈耶稣！真正的神是不能直接识别出来的；而可直接识别的，是单纯的人性、是他去拯救的人们向他恳请与乞求的东西，例如向他恳请与乞求无法描述的慰藉。出于爱，他成为人！他是爱，尽管这样，他要在他所在的任何瞬间把一切人类同情和一切忧虑钉上十字架；因为他只能成为信仰的对象。但是，仅仅被称为人类同情的一切，都往往具有直接的可识别性。可是，如果他不成为**信仰**的对象，他就不是真正的神，如果他不是真正的神，他也就不会拯救人。这样，他就通过出自爱而采取的行动，同时把人，把人类推入可怕的判决之中。是的，人们仿佛听到人类的同情在喊叫："噢，你为什么这样做?"尽管如此，他这样做是出于爱；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人。但如果人们要通过信仰获救，并从属于他，他就要远在判决的恐怖之外处理他们，——他是爱。出于爱，他愿为人们做一切，他把毕生奉献给了人们，为他们而忍受了耻辱的死亡，——他为了人们的缘故忍受了这种生活，即他必须在神圣的爱、同情和慈悲(相比之下，人的同情什么也算不上)中成为人们所说的如此冷酷无情的人。他的毕生就是**内心的受难**。

由于那天夜间的背叛，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开始了，他忍受了肉体痛苦和虐待；他忍受了朋友的背叛，忍受了形单影只，受到嘲笑、遭到讽刺，被人啐唾沫，被戴上荆冠，穿上朱衣，——用人们的话来说——他只有自己失败的

事业（“看，这个人！”），——他孤身陷于愤怒的敌人之中，这是多么可怕的情况！——他被自己所有的朋友遗弃，——这是多么可怕的孤独。

人也可以这样来受难，即他可以忍受同样的虐待，可以忍受被最好的朋友遗弃；但超出这些，他就不能忍受了：如果经受了这些，对于一个人来说，受难的圣杯就空了。相反要再次注满基督的圣杯，而且是注以最苦的饮汁：他在受难，他的受难对于少数信徒来说会成为不快，并且也确定成为不快。当然，他的受难只有一次；可他不像人一样，以第一步的受难了事，他要同样忍受最深重的第二步的受难，——为他的受难引起不快而忧虑和烦恼。

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受难；要想理解它，是不自量力的。

## 79. 愿与基督一道受难

你自己说说，问问自己：你会怎样评价一个恋爱的妇人，她在恋人经历了所有艰辛，克服了一切危险后，才愿委身于他，——这个恋爱的妇人只能爱尊贵的他，这叫作爱吗？是的，这叫：爱自己，——可是这叫作爱吗？

你来想像两位恋人。我们假定被爱的男人在生活中经历了无法描绘的风风雨雨，他曾不得不孤独于世，贫穷困顿，被大家低估、轻视、嘲笑，——可后来情况变了，他的事业成功了，现在他得到大家的称赞，大家都追求他。

这之后他才认识了这位成为他恋人的女子。未分担他的受难，她对此毫无责任，在他受难时她从未见过他。如果她的确是发自内心地爱着，那么她(这是一种夸张，但却是爱情的夸张)，——那么她难道不会因自己未在他受难时就认识他而谴责自己有某种不忠实，或者不觉得自己的爱情非常不完美吗？她难道因自己仅仅与他共享荣华而惭愧吗？

但是，说到耶稣基督，大概没有人能声称，自己是在他获得尊严后才认识他的；因为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是在他卑贱时认识他的，如果说真正认识他，也是首先在他卑贱时认识他的。同样，没有人能够真地宣称，分担他的卑贱是不可能的，因为卑贱只有一次，而且早已过去了。不，——如果你亲身经历他的卑贱，这情景打动了你，使得你想伴他受难，那么你(对此，他应是你的保证人)会有足够的机会，同他一样受难。即使你没有机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中都有许多机会可以考虑，你是怎样自愿同他一样受难的。

同他一样受难，——并且——不是吗？——你不想自我欺骗，你想真诚坦率，——这是自然的，你是个热爱他的人，就是说，你尽力避免像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一样，以各种方式算计他的尊严，为逃避与他一同受难而寻求遁词与借口。不，——谁爱基督，很容易地就会无需任何辞令、完全朴实地理解，同他一样受难指的是什么。无论是你还是别人在生活中遇到了反感的事，无论他或许是退步了，还是他或许丧失了最心爱的——这都不叫作同耶稣基督一样受难。这种受难是人类普遍的，异教徒与

基督徒一样都经受过这些，并正在经受这些。

人们识别基督徒，是依据他耐心地承受了这种受难；但无论他能怎样耐心地承受这些，他都从未想到过，这与同基督一样受难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想法恰恰是非基督教式的缺乏耐性。同基督一样受难，并不是说要耐心地容忍不可避免的事，而是说要忍受人们的恶行，因为人们想作为基督徒，或者说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努力向善；人们似乎可以放弃向善而避免这种受难，——就像(仅仅就这一点而言)一个人以基督徒的方式努力以耐性承担起精神负担，却因为他想保持耐心而受到人们的讽刺与嘲笑；基督就是这样受难的，他受难，因为他是真理，不想成为别的，只想成为他所是的真理。

再看一看他，看看他这受侮辱的人！……(因为如何分享他的尊严，对此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是不需要引导的)。这涉及到侮辱，——这涉及到如果你不想分担他的侮辱，他也就不想与你分享尊严，——这涉及到你应分担他的侮辱。

看看他这个受侮辱的人！如果这情景感动了你，使得你愿与他一起承受任何苦难，——那么我要说：你应该与他一道受难。这样说是幸福的；但令人不快的是，不得不一再对并不自愿的人说：你应该。可如果一个人除了想与他一道受难外不希望别的，而这是他所唯一希望的，那么对他说："祝福你，亲爱的人，——你应该！"则是幸福的。说这话是幸福的，"你应该"这话在最美好的意义上也是恰如其分的。"你应该"这话本身没有命令的意味；因为要是一个人充满热情地盼望着向他发布某项命令，

那么向他颁布这命令有什么用处呢？不，——“你应该”这话是神圣的、净化的，在这种热情中不应该出现轻浮草率、自以为是的夸张、以及想到建立功业这一肮脏想法。

再看一看他这个受侮辱的人！这情景起到了什么作用？难道它没有能促使你愿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一样受难吗？——即去冒因愿为真理作证而受难的危险？如果有可能，就暂时忘掉你对他所了解的一切吧；摆脱你借以了解他的那种昏昏欲睡的习惯吧；让你就像第一次听到他的受侮辱史一样吧。或许你认为自己做不到这点，——那好，我们就以另外一种办法来自助。我们求助于一个孩子，——这孩子还未被搞坏，即未不加思索地把基督受难与死亡的历史当作简单的家庭作业来死记硬背，——即这孩子是第一次听人说起这些。我们看看，如果我们很好地讲述这段历史，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你来想像一个孩子，给他看一些就像从杂货铺买来的，在艺术上无价值，但对孩子却有意义的图画来逗他乐。如有个人骑在气喘吁吁的马上，头上插着飘动的羽毛，带着一副统治者的神情，领导着你看不到的成千上万的人，伸出手臂下达命令“前进！”，——越过你眼前的山脉前进，——前进，奔向胜利——这就是皇帝、唯一的人、拿破仑，——是的，然后你再给孩子讲讲拿破仑。

有个人装束得像个猎人；他拄着自己的弓箭，以如此入木三分、如此准确无误、却如此忧心忡忡的目光注视着。这是威廉·退尔，然后你再给孩子讲讲威廉·退尔，讲讲他那少有的目光，他以这目光注视着自己心爱的儿子，以免射中他，同时注视着他要射中的在儿子头上的苹果。

你就这样将许多图画展示给孩子，使他无法言说地欢乐，然后来讲一个有意放在其他图画中间、描绘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图画。孩子不会马上就理解这幅画；他会问，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挂在一棵树上。然后你给孩子讲，这是个十字架，挂在上面的人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在那个国家，被钉在十字架上曾是最痛苦的死刑，而且是仅仅用于最恶劣的罪犯的侮辱性死刑。

这会对孩子起到什么影响呢？孩子会感到惊讶；他会惊讶，你怎么会想到把这么难看的一幅画放在其他美丽的图画中间，——把一幅罪恶的罪犯的画放在英雄与了不起的人物的画中间……他会像孩子们爱求知般地问，他是谁，他干了什么。你给孩子讲，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是世界的救主。可孩子并不能产生某种联想；你就给他讲，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那时最深情的人。

噢，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背诵出这段历史，——在日常活动中，有一句话提起人人熟知的这段历史就足够了，这是非常之简捷的。但是谁不会不由自主地垂下目光，近乎一个可怜的罪人一样地站在那里，他肯定就是个奇怪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残忍的人，因为他是在给一个孩子第一次讲述这些，——一个从未听到过与此有关的只言片语，自然从未预料到有这种事情的孩子。在这之后，成年人像一个控诉者一样，控诉自己与全部人类！——你想，这会给孩子留下什么印象呢，他自然会问："可是为什么人们这样恶劣地对待他？"

看啊，现在是时候了：如果你还没有给孩子留下极为强烈的印象，那么现在你给他讲讲那个要以尊严吸引所

有人的人,那个崇高的人。告诉孩子,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崇高的人。告诉孩子,他是挚爱,出于爱而降临到世界上,采取了卑微的仆人形象,他只为一件事活着,爱人并救助人,——尤其是那些病人,那些痛苦、受难和不幸的人。告诉孩子,他的生平是怎样的,他身边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人是怎样地背叛了他,其他的少数人怎样矢口否认了他,所有别的人怎样讥讽他、嘲笑他,直到最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正如在图画中所看到的),他们怎样希望,他的血会传给他们与他们的子孙,而他却在为他们祈祷,希望这些并没有发生,天父会宽恕他们的罪过。生动地告诉孩子这些,仿佛你从前并没有听到过这些,从前没有向人讲述过这些;你讲述这些,就像是你自己编出了这一切,但不要忘记保留下来的故事重点,——你也许会在叙述中忘记,故事的重点保留下来了。告诉孩子,与这位深情的人同时,有一名声名狼藉的强盗,他被判处了死刑,——群众要求释放他,向他喊:“万岁!巴拉巴斯万岁!”;但他们却对这样深情的人喊:“把他钉上十字架!把他钉上十字架!”,这样,这位深情的人不仅像犯人一样被钉上了十字架,而且如同一个作恶多端的罪犯,与他相比,那个声名狼藉的强盗反倒有些像更本份一点的人。

你认为这样叙述会给孩子留下什么影响?——为了弄清要谈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个试验:把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故事接着讲下去,即他死后三天复活了,然后升天了,融入天父的尊严中。做一下这个试验,你会看到,在讲第一遍时,孩子简直没有听进去!讲叙他的受难,会给孩子留下如此之深刻的印象,使得他觉得自己未能听进

有关受难之后的尊严的内容(因为数年来草草地听到他受辱、受难和死亡的历史,人们已完全搞坏了,因而能立即就理解尊严,而不感到别扭)。

你认为这样叙述会在孩子身上唤起什么影响?首先,他会完全忘记了你先前给他看的那些图画;因为他现在所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了。此后,孩子会感到非常奇怪,即上帝在天上未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或者说这一切并未使上帝——即使未早一些,也该在最后的时刻——以天上倾下大火,阻止他的死亡;或者说这些发生了,而大地没有裂开,吞噬掉邪恶的人。(我们成年人必定也会这样来理解,如果我们不懂得,这是自愿的、因而是更加深重的受难,其实这个受辱的人随时可以祈祷,天父就会给他派来一群天使,阻止恐怖的事情发生。)

这大概就是孩子最初的印象。可当孩子想到这个故事时,他的感情会愈来愈强烈;他只想到并谈论武器与战斗;因为他下定了决心:等他长大了,就杀死所有这些邪恶的人,他们竟然如此对待这位深情的人。孩子下定了决心,却因幼稚而忘了,他们活在1800多年前。

等这个孩子长成一个青年,他并没有忘记少年时代的印象;但他的理解不同了,即孩子不顾这1800年而下定的决心是不会实现了。但他会以同样的激情想着,同人们向圣者啐唾沫的那个世界作斗争,——同人们把爱钉在十字架,为强盗求情的那个世界作斗争!

等他长大成人,他并没有忘记儿时的印象;但他的理解不同了。他再也没有武力行动的要求了;因为,——他这样说——这样我就不会同他,这个受辱的人一样

了,——他在挨打时没有还手,并从未回敬过对方。不,——他现在只希望一点,即近似地忍受基督在这个世上所忍受的,这个世界一直被哲学家们称为最好的世界,但它仍然把爱钉在十字架上,呼喊释放巴拉巴斯(是的,肯定是这样,凡在哲学中是真实的,在神学中就不是真实的)。世界总是一再在细小的事情上揭示出,不仅一个合乎人性地向善的人要受难,而且(为了世俗喜欢的对立之故,为了表明善是如何与世俗相对立),——而且人们也出于对立之故常常让庸人,即低下和卑鄙的人长命百岁。

这样,这个受辱的情景就会打动人,它也会打动你吗?——它打动了众使徒,他们除了基督,这个钉上十字架的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知道,——它也会打动你吗?这并不能得出你就会成为使徒的结论,——这是怎样的狂妄已极呀!——不,——这只能得出你会成为基督徒的结论。这情景打动了那些尊贵的人,教会把他们当作教父与教师,而他们与众使徒一样,除了基督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知道,——这情景也会打动你吗?这并不能得出你会成为他们中一员的结论,——这是怎样一种虚荣的想法呀!这只能得出你会成为基督徒的结论;因为——为什么这情景如此地打动了这些人?因为他们爱他!因此他们发现了他的受难,因为只有爱他的人才理解,他就是爱,因此只有他才能注意到,他是怎样受难的:他受的难有多么深重,多么痛苦,多么全面,——他受难时又多么温柔,多么深情,——他以多么的正义来忍受:多么的不义!

如果这情景不那么打动你,这可能是由于你不爱他。

但不要因此而松懈,他生平中受难的情景或许会打动你,使你爱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再次看到这情景,他会打动你,使你愿意同他一样受难,——同这个以其尊严吸引一切人的人一样受难。

## 80. 上帝与被牺牲的

如果两个人一起吃核桃,一个人喜欢吃壳,另一个人喜欢吃仁,人们就要说,他们彼此很合适。上帝与尘世也是这样地彼此合适。尘世扔掉的、轻视的——即牺牲掉的,仁——,正是对于上帝具有无限价值的,尘世以最大的激情来热爱的,上帝以更大的热情收集起来。

## 81. 基督教敌视人吗?

人们在这里也看到,某种常常是针对基督教而提出的,并在某些方面是正当的异议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它较之人们在这方面为维护基督教而作的愚蠢辩护更有意义。这种异议认为,基督教是敌视人的,这种情况正如基督徒在基督教最早的时期,被称为招惹所有人愤怒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与自然的人(他自私自利地或者说女

人气地爱着自己)称之为爱、友谊等等的东西相比较,基督教就像是对人的生活的仇恨、对人的生活的最深重的咒骂和最严厉的折磨。甚至较为沉着的人也会有较软弱的时候,他觉得基督教似乎就是对人的仇视;因为在软弱的时候,他希望自己得到溺爱,想呻吟,想在世上舒舒服服,在宁静的享受中混日子。这是人身上的女人气,因此,确实无疑,基督教怀疑婚姻,希望在自己许许多多结了婚的仆人中也有一个未婚的人,一个独身的人;因为它相当清楚,男人有了女人、婚姻等等就会出现一切柔弱与温情,只要男人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点,妇人就恰当而自然地表明她对于男人是极为危险的,——尤其对于要在严格意义上服务于基督教的人是危险的。

妇人会这样讲:"你遭受麻烦与辛苦,遭受忘恩负义与反抗,为的是什么呢? 不,——让我们两人来享受生活的舒适和愉快吧。正如牧师所说的,婚姻是上帝所满意的状况,是唯一明确提到过的状况,而宗教状况则从未谈到过。人应该结婚,上帝并不要求人做更多的什么或其他的什么? 相反这就是最高的,而你做到了这一点,因而你得到了上帝的欢心;因为你结婚了,——甚至是第二次结婚了。放弃那种只是虚荣与胡闹的想法吧;想把人当作世上讨厌的东西的理论是敌视人的,决不是基督教,决不是友好地减轻人的一切压力的温和理论,牧师在上个礼拜日就是这样说的。你怎么能哪怕只是一时想到,基督教似乎是一些对女人毫无感觉的阴郁、苍白、敌视人的隐居者的事情呢?"

这首先涉及微不足道与无关紧要的献身精神。要是

人终生如此行动,自我牺牲,——要是人不指望任何慰藉而向这样一种未来走去,并自愿承担起极端艰辛的工作,仅仅为了达到(也就是说,相信人会达到)年复一年地被嘲笑、遭迫害,最后被害死,——噢,即使最坚强的人有时也会觉得,要求人做这些是敌视人的!

甚至彼得对基督也这样(马太福音第16页、第21页及以下各页):“当基督开始对弟子们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彼得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可以看出,一个人必须具备怎样一种不寻常的自信,才能冒拥有一位朋友的危险;因为如果有人愿冒危险与作牺牲,但又要讨价还价,那么朋友是无能为力的,——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有这么多关于友谊的荣誉与代价的言论。如果一个人按照较高标准向往善良,却不相信自己具有几乎是超人的优越之处,他就应在恐惧与颤栗中站到上帝身边,小心翼翼地不要朋友;如果基督不是基督的话,彼得可能就胜利了。

彼得开始劝他。因为彼得深爱基督,愿为他献身,所以就充满友情地希望他们两人同甘共苦。彼得劝基督;因为当真正的朋友走上愚蠢的道路,——就是说,当他准备冒某种危险,或为一项事业献身时,真正的朋友会忠实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不担心说得过于严厉、充满责备——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关于友谊的荣誉与代价的言证;因为如果人在内心或许已无意抵制,巴望最好脱身,那么友谊就成了美妙的虚构,而拥有朋友是必需,才是异常珍贵的。

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因为他充满同情，是个真正的朋友，因此并非完全没有自私；因为彼得感到事态严峻，而这也关系到自身。他说："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因为彼得没有意识到，基督是自愿遭受这些的；如果他明白了，他会说出激烈的话来。

但基督回答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①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快的可能性何在，同时可以看清，只体贴人的基督教界根据自己如何体贴人的意思而改造了基督教，从而取消了不快的可能性。彼得是基督的不快的原因，正是基督是彼得的不快的原因的反面。彼得是人性同情的最可爱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彼得是人性的同情的最可爱的版本，因此是基督的不快。基督是神性的，绝对的，因此是彼得的不快。

非绝对的即在尘世把某一段时间当作工作的报酬。但绝对的只选择无限。可对于感性的、自然的（即使是最能干的）人来说，永恒并不确定；因此，绝对性是他的不快。信仰的人终生都是在照着全部的生命，自然的人只观察一生中的几年。自然的人满足于受难几年，——为了在这之后获取报酬；但信仰的人支配了在尘世的终生。

但绝对是不可理喻的。这种矛盾在于，人被要求作出最大的牺牲，即牺牲全部生命，这是为什么？是的，没有为什么！"那么这是胡闹"，理智说道。——没有为什

① 引自圣经，"你是绊我脚的"一句可直译为"你是我的不快"。——译者

么,因为这是无限的为什么。凡不可理喻的,就是不快的可能性。要想胜利前进,就要加上信仰,因为信仰是全新的生活。没有信仰,人们就停留于不快之中,人们可能会成为世上了不起的人,非常有运气,作为当时最伟大的人物而倍受世人尊敬和颂扬等等——这并非不可能;因为我们不想忘记:不快的辩证法重现了。如果感到不快的人在尘世境遇不佳,那么这个概念就会被取消,就不会有让人感到不快的事了。不快的可能性在于,使人不快的人是信徒,而世人把他看成是罪犯。

## 82. 论受难中的真实祈祷

"每个痛苦、屈辱和受难的人都只能在祈祷中寻求安慰"——这是一条非常非常真实的道理。但要注意一点: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祈求上帝,最好结束受难,给我们带来好时光,——我们就这样在祈祷中寻求到了安慰。朋友,真理的见证人祈求上帝,使自己坚强起来,以便能够在受难中坚持下去——他在祈祷中愈来愈深入受难中去。他愈是由内心祈祷,就愈接近上帝,就愈扎根于受难之中。你有勇气这样祈祷吗?

# 83. 论 受 辱

成为基督徒,并保持做基督徒,这就是考验。——这是一种在痛苦与烦恼方面任何人类的受难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受难。尽管如此,基督教与基督都不残忍。不,——基督自身是温柔与爱,他是温柔与爱本身。残忍来源于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上生活;要向这世上的人们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并非柔弱、软弱得想要把基督徒从这世界中带走。

在不快的可能性所引起的激情荡漾的情绪中,一个人会觉得,基督教似乎是残忍的;——但情况并非这样——残忍的是尘世,——基督教是温柔和爱。但正如所说,受难是最痛苦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被赋予了一份受难,而耶稣在受难中从未受到过诱惑。

真理倍受迫害,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但依据谁发现了这一点,受难有所不同。一个极其自满而又自负的蠢人在发现真理倍受迫害时并不特别感到受难,——如果这样一个人真的有可能作出这种发现的话。另一方面,耶稣在其内心深处永恒地清楚,他是真理,因为他是真理,或者说尽管他是真理,他要忍受迫害,但是他在内心的另一个地方并不同时因他现在在任何一个场合在何种程度上处于真理之中而感到痛苦。但基督徒个人却是这种情况。他自然永远不会想到对神明的亵渎,即自己要

成为真理;在上帝面前,他是个渺小而有罪的人,在真理面前,极不完美。但基督徒愈是这样在内心的恐惧与颤栗中面对上帝,他对于任何一种失误就愈恐惧、愈烦恼,就愈倾向于控诉自己。就这点而论,如果别人对他评价较好,那么这似乎是他偶尔的安慰。但情况完全相反:他被控以一切恶行,这样他就随时重新退回到自我苦恼中去,哪怕错误并非归咎于他,——这令他毛骨悚然。但是,他愈是在新的恐惧与新的颤栗中努力,并更加追求毫不利已、乐于献身和深情厚意,人们就愈加指责他自私。

如果他生活在基督教界,那么,那些神职人员中被称为牧师的荒诞人物就都哼哼唧唧地提出这些指控。他们为着自己的生计而担保说,这个深情的人受到上帝和人们的爱戴,而这就是基督教,——即不是说这个深情的人成了牺牲,而是说要向他献祭牺牲,——而不想想,这等于是对基督的讽刺;因为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成为牺牲的基督就不是深情的人了。但在基督教界,基督徒所受到的这些已经说到的苦难会由于人们对他的恐吓而更为深重,人们恐吓他说,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的生活是一种非基督徒式的夸张,因为他不想同别的基督徒一样,让基督教成为人们仅仅隐藏于内心的东西,——也许甚至要隐藏得非常之好,以致它根本不存在了。

这样,要在自我烦恼中恐惧地发现,不是“真理”要受难(因为不能说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有这种发现;而只有作为真理的耶稣才能做到这一点),而是对真理的爱要受难——这是非常痛苦的。如果这个基督徒(我们是否应该说:这个受难的基督徒?不,这不必要;因为每个基督徒

都在受难),——如果这个基督徒没有自己能够仰望的榜样,他就不能坚持下去,——这样,如果人们对他作反证,他也许就不会信仰爱本身。但是榜样永恒地清楚,自己就是爱,因而世界不能,整个世界也不能动摇他的明确性,——正是他说出了,爱受到仇视,真理受到迫害。借助眼前的这个形象,基督徒在受辱中坚韧不拔,——被引向要以自己的尊严吸引所有人的他。

尊严与受辱的情况就是这样。真正的基督徒的受辱并不糟糕,是恰当的受辱,它只是尊严的反映,不过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反映,在这里尊严要倒过来表现为低下与受辱。星辰事实上高悬天穹,即使向水中看时,它们看起来似乎是深深地在地下,但它们仍然高悬天穹。这样,当基督徒的生活在尘世之镜中显示为深沉的受辱时,它也是最高的升华。这样,受辱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尊严;只要你拿开尘世这个由于自己的镜像而使人迷惑的昏暗不明的因素,——只要基督徒死了,就回到他以前的尊严中;但人们从尘世中看不到这些,——就像一个不能仰起头、而只能看深深地在水底的星星的人一样会觉得自己本来就在高处。

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他在受辱时得不到别人的想法,即这种受辱本是尊严,或者说是尊严的倒过来的镜影这种想法的支持,——根据第三者倒过来的情况,其中的镜像就是尊严。如果是这样的话,受辱就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基督徒的情形并不像一名亲王隐姓埋名,却仍为人所知那样,而更像一名亲王乔装改扮,使得没有知情人能认出他来,或者他生活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外

国，现在假定他扮成一个亲王，人们会对他说："不，行了！你不要骗我们了。你想当王室的人或什么大人物吗？这纯粹是谎言、虚荣和自欺欺人。要不然你就是疯了，要不然你就是骗子。"

这种受辱的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它是这样产生的：他，这位要以自己的尊严吸引一切人的人，吸引了一个人到自己身边，使得这个人成为基督徒，并一直是基督徒。但这个基督徒是在尘世上，因而他的尊严就是那位吸引者在基督徒的受辱中映现出来的尊严。

## 84. 愿为教义受难

为教义受难，愿为教义受难，不是偶然地不得不为它受难：这种基督教已经过时了。

另外一种基督教无论如何谈不上把为教义受难当作至关重要的，这种基督教也许再也看不到了。同样也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基督教，在这种基督教中，被基督教作为前提的心灵状态是受惊的良心的斗争、恐惧与颤栗，尤其是在犹太人看来是不快而在希腊人看来是愚蠢的那种深刻威胁生命的基督教冲动，——在这种基督教中，这些心灵状态像明显的病态症状一样表现出来，如果说这样的基督教还存在的话，也无论如何谈不上为教义而受难。这种基督教几乎不见了，这在我们的时代又怎么可能呢，因为整个生活方式的目标在于阻止人们去追求这种使这

些心灵状态得以表现出来的内在性?！在我们的时代，牧师就是医生，这是确实而又典型的……

还有一种基督教，它无论如何谈不上为教义而受难，它或许是人们非常少见的：这是一种宁静的生活享受，它注意市民的本份，常常想起上帝，以至于对上帝的想念也许会表现出来；但人们从未受到过来自基督教的对立面的强烈冲击，人们同样未注意到，基督教对于我心中的犹太人来说是一种不快，而对于我心中的希腊人看来是愚蠢透顶，在这里，无论如何谈不上为教义而受难。

平常的基督教是一种世俗化了的生活，它与其说是出于良心，不如说是出于机智而避免重大的罪行，它诡计多端地去寻求生活享受，时不时地产生出一种所谓的虔诚情绪。这就是基督教，——就像稍许有点恶心和肉体痛感就算得了霍乱……人们可以用虚假的方式把基督教搞得如此之严峻，以至于它必定引起人性的反抗，以便使人们摆脱掉基督教，或把它从身边推开。但人们也可以把基督教搞得如此之温柔，或者加上如此多的糖，以至于一切借助于证明与根据的尝试都无助于引诱食欲，使人们对于它有胃口，相反却最终以人们的呕吐告终。不——需要加进这道菜的是盐！的确，——新约对此留心过。福音不能用“根据”和“证明”来使人信服。这是如此之不体面，就像一位母亲坐到孩子身边，求他吃下健康、精美的食物，而孩子对此却嗤之以鼻，不愿吃它。不，——要以其他方式唤起胃口，那时人们就会认为福音味道精美了。

# 85. 上帝的崇高

如果有人想到，上帝的公正直接表现为，要是有人希望上帝所不希望的，上帝会马上打击与惩罚这个人，那么对上帝的崇高的理解就是非常痛苦的。

不，不，——情况正好相反，就像在与上帝的交往中，一切的可识别性都是相反的。他在这世上的惩罚与嫌弃就在于他不注意邪恶的人，——噢，你啊，理解上帝的你，抓住这惩罚吧！——对上帝来说，邪恶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他们在这可恶的世上过得不错。

只有那些被上帝热爱，并热爱上帝的人，——上帝才给予他们受难。他出于爱而不忍心让他们睡意朦胧地度过一生，他不忍心他们不注意到，上帝是精神，对上帝来说，世界落在魔鬼手中。因此他借受难来呼唤他们，使得他们与这世界有所不同，——他呼唤他们，他想为他们而存在，而他们应为他而存在，——同时，他以无限崇高的嫌弃对邪恶的人不加理会，并以不加理会来加以惩罚。

甚至在人的状况中，也有一种微弱又微弱的对应情况：真正的崇高者只对他爱的人严厉；他诉说他们的错误，让他们注意，并近乎折磨他们；但敌人愈无耻，他就愈不注意他们；让他们在迷误中愈陷愈深，这也是对他们最重的惩罚。

# 86. 论出自信仰的受难

你是个基督徒，你希望、也相信会幸福，——同任何一个真理的见证人或信仰的英雄一样幸福，而他们是要以完全不同的代价得到基督徒的生活的。因此，也许一个权威的人会对你讲得完全不同，令你大吃一惊地告诉你，你的基督徒生活是幻觉，你要入地狱。我远远不能把这当作是权威的夸张。不，——我只是尽量理解，把他人置于这种非此即彼面前，这种果敢的行动需要怎样的努力。但我这个不具有权威性的人是不能这样讲的；我只能说，我真愿相信你会像任何一个真理的见证人和勇于信仰的英雄一样幸福。但我还对你说：把你的生活与这样一个人的生活比较一下。想想他都牺牲了什么：他牺牲了一切，而这些牺牲在最初的时刻最痛苦，并且时间愈久就愈痛苦。想想他都痛苦而长久地忍受了什么，是怎样忍受的！你，——是的，你生活在温馨的家里，你妻子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依恋着你，你在孩子们身上得到欢乐——想想一天又一天地生活在这种和平与安宁中意味着什么，这是怎样为一个人的心灵造福的，这远胜过于傍晚的微弱的光线为一个眼睛疼的人造福；同样想想，这就是你的日常生活，——此外，想想真理的见证人！你，——你肯定不是在游手好闲地生活（决不是！），而是你为工作付出你的时间、辛劳和精力，只是因为你由于工

作会得到休息,并且工作本身有时像消磨时光一样使你神清气爽。你生活得虽不奢侈,却有丰裕的收入;你有时间享受,舒适地度过时光,并唤起新鲜的生活乐趣;总之:你的生活是宁静的日常享受。可是:他的生活——噢,这是痛苦的受难!——现在你们两个人都死了,而你们两个人都将会幸福!

你可以在你幸运而不显眼的生活中自娱,可以不受搅扰地、不被注意地离世而去,可以我行我素。因为你不受注意,所以你常常有机会了解人的美好、善良、可爱的一面。你走入人群之中,遇到的或是不认识你的陌生人,或是认识你的人亲热而关切的目光。如果你找到机会,为他人效劳与行善,就会受到称赞并感到如此之愉快,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怀疑你是否在借此为自己效劳与行善。因为你很容易地理解了生活,所以就很容易理解别人,也很容易被别人理解。

但是他?——噢,他像离不开这种作用一样,不得不日复一日地被人们的闲话所消耗与吞噬,——这些闲话总是饥饿地渴求着闲聊的材料。年复一年,他不得不每天受命与被迫去了解人——温和地说——残忍的一面,常常是了解他们的彻底的堕落。他不得不一再相信,每个人都认识他,而这想必是他从每个人目光中的不满、敌视、厌恶、讽刺等等之中看出来的。他为全体世人行善,受到全体世人咒骂的回敬。在迷惑的痛苦中,他不得不学会理解生活,然后日复一日艰辛地经历同时代人的误解,经历误解的痛苦,——然后你们两个人都死了,而你们两个人都幸福。

想想这些，你会对自己说——不是吗？——这也是我对自己说的：无论我是否勇敢到这一步，或无论我是否娇惯自己，并未勇敢到这一步，我都要做到一点，尽管我要做的还很多：我要花时间每天回想这些壮美之处。噢，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幸福真是骇人听闻的非义！但无论如何，我的生活应该是对这些壮美之处的回想！

看啊，你马上就有一个有关运动即是向内在化的不安宁的例子了。

## 87. 论 垂 死

首先，你要面对一切仅是尘世的希望，一切仅是尘世的信赖而垂死，要面对你的自我或面对尘世而垂死，因为，只有通过你的自我，世界才能够左右你，当你面对你的自我而垂死，你也就面对世界而垂死了。但是，人自然只是全身心地、紧密地依赖自我。噢，如果在死亡时，灵魂与肉体被分开，那么这并不像人活着时肉体要与灵魂分离那样痛苦。没有人像人的自爱依赖自我一样如此紧密地依赖着感官的生命。

我想举一个例子，模仿那些讲述过去时代的人如何在内心受到考验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我们不加验证的明智时代会被看成是神话，最多不过有一点诗意的价值的痕迹。我想举一个例子，为此选择了人们常常谈论并如此为之操心的事情，——即爱情；因为爱情是自我最强

烈、最深刻的表现。

你来想像一位恋人。他看到眼前的少女，爱上了她，她是他眼前的欢乐与心中的愿望。他追求这少女，——她是他眼前的欢乐与心中的愿望。他得到了少女，她是他的了——她是他眼前的欢乐与心中的愿望，这时传来了——像那些古老的故事中往往发生的那样——对他的命令："离开她！"——噢，她可是他眼前的欢乐与心中的愿望呀！

我的听众，——为了看清情况，我们来仔细看看，要是自我真的被杀死了，那么打击要有多深；因为这个恋人在困境中呼喊："不，——我不离开她，我不能离开她。噢，同情同情我吧！要是我不能拥有她，——那就杀死我，要不然至少让我娶她！"——你相当理解他：如果他被**夺去**爱的对象，那么他的自我就会被伤得足够深重了；但他真实地感到，如果要求**他自己**夺去自己的恋人，他的自我会伤得更加深重。

我的听众，——如果自我还会更深地被扼杀，那么让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内心追踪受难。我们也谈爱情的对象。这对象是他所渴望的、他所追求的、是属于他的，是他眼前的欢乐、他心中的愿望，——是他应抛弃的对象——噢，他眼前的欢乐，他心中的愿望！——为了更强烈地表明垂死的痛苦，我们假定恋人与他看法一致，即把他们分开是残忍的，——而这**要由他自己来做**！要他离开那不可能由尘世力量从他身边夺走的。离开她，对于他是加倍地困难；因为你可从想像——她求助于眼泪和乞求，呼唤生者与死人，人与上帝来进行阻止，——但他仍

要离她而去！此时，如若恋人不是以另外的方式掌握这种无情的必然性，或者是发疯了的话，你就得到了垂死的例子；因为看到自己希冀与盼望的不能满足，所渴望与热爱的被剥夺，——这足够痛苦了，——自我因此受到伤害；但从中得不出结论说，她垂死了。不得不放弃自己也许是最心爱的愿望，这是足够痛苦的，它伤害了自我；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她垂死了。不，——不得不毁灭自己**实现了**的愿望，或者说不得不剥夺自己**追求到的**渴望——就是说，彻底伤害了自我！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本人(可怕！)亲手(多么惊人地恐怖！)用以撒作牺牲，——以撒，这等待得如此之久，如此之渴望的馈赠，——这馈赠来自上帝，亚伯拉罕因此觉得自己应终生感激上帝，永远感激不尽，——以撒，他唯一的孩子，他的暮年与希望的孩子！——你认为死亡会如此痛苦吗？我不相信。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使**死亡**会带来如此的痛苦，痛苦也会随着死亡一同过去了。但在垂死之中，这样痛苦并没有过去；因为垂死的，并没有失去自然的生命，也许在它面前还有一段很长的生命。

这大致就是垂死。但你要在活跃一切的精神到来之前垂死。噢，要是有一天，或许是更长的时间，我偶尔觉得疲乏了，不称职了，似乎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快死了，——那我就对自己叹息道："噢，给我生命吧！生命就是我所需要的！"或者当我发现，也许是我的努力超出了我的能力，自己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了，或者如果一段时间以来我的一切都不顺利，如果我情绪不佳，我会叹息着对自己说："生命！给我生命吧！！"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

基督教认为，我所需要的，就是我所呼唤的。假定有另一种意见说："不，彻底死了吧；你还在自私地依赖着生命，这真是你的不幸，——依赖着你称之为负担与苦恼的生命！彻底死了吧！！"，——那怎么办呢？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近乎绝望地沉沦下去，听他喊道："给我生命——生命！这比死还糟；因为死亡结束了生命。但我像死了一样，可还没有死！"——我并不严厉，如果我知道一句和缓的话，我会乐于安慰他、鼓励他。尽管如此，受难的人缺乏别的什么东西，是完全可能的，——即他需要更严峻地受难。更严峻地受难！敢于说这话的残忍的人是谁？基督教说出这话了，我的朋友，——人们在温柔的安慰的名义下售出的那种教义，的确是永恒的安慰，的确是永恒的。只是它要更严峻地抓住人；因为基督教并不是我们人们——你与我一样——特别喜欢的，——它不是江湖庸医。江湖庸医马上就来服务，马上兜售药品，并搞糟了一切。基督教在它施药前则等待着，——它并不以永恒来治愈所有可怜而微小的不舒适，而这也是不可能的，正如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当病情恰好需要永恒性时，它才以永恒性来治愈，并永恒地治愈，——这就是说：你要垂死。因此，基督教是如此之严 ，以至于它不能用来空谈（而我们人乐于把它变成空谈），也不能在空谈中加强你的力量。

你肯定已经在微小的事情中了解到，这是多么的正确。如果你或许开始诉苦说："我受不了了"，而第二天受到更严格的对待，使得以后——是的，以后呢？——使得以后你又行了，那么你不就马上使我学到经验了吗？如

果马匹由于精疲力尽而哀鸣和喘息，需要一把燕麦，但另一方面，当人们需要休息一会时，负重的车辆沿着陡坡倒退着滑下去，可能要把马匹、车夫和所有东西一同拉入深渊，——如果车夫的鞭子抽得过分了，——说他过分抽打他的马匹，是因为这些马匹对他来说就像他的眼珠一样珍贵，平常从未对它们狠心过，那么车夫是否很残忍？这是残忍，还是爱的标志？如果这种残忍是绝对地唯一能够拯救沉没，克服困难的，那么能称它为残忍吗？——垂死也是这样。

## 88. 面对自私与尘世而垂死

精神最终也带来爱。我已在别的地方试着证明了人们讲得常常不够，并从未讲清楚的问题，即我们人在爱的名义下所称颂的是自私，如果我们注意，就会察觉，基督教完全被搞得一团糟了。

只有你面对你心中的自私、以及由此面对尘世而垂死时，以至于你不爱尘世、也不自私地爱尘世的事物以及个别的人，——只有当你你学会爱上帝，恨你自己时，才能谈得上基督徒的爱。按照仅仅是人的理解，爱与我们的天性是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认为爱在较年轻的时候最为强烈是正常的，那时的心有其原始的热情与热忱，并以献身精神向他人开放，并充满献身精神地与他人亲近。我们虽然认为一个人愈老，其天性就渐渐

地愈少与他人接近是不正常的，但却看到这是事物的通常过程，——它关闭起来，不再热心地敞开，不再如此坦率地奉献，——我们把这解释为悲惨经历的悲惨结果；因为我们说："噢，这欢乐、热爱、充满信任地敞开着、彻底奉献着的青春之心，也是我们的青春之心，——它这么多、这么苦地受到欺骗！在痛苦的经验中，我要了解人的完全另外的一面，因此（因此！）我胸中一部分爱也就熄灭了"。

噢，我的朋友，——你认为使徒们是怎样了解人的？是好的一面吗？的确——如果一个人（在那些如此之快、如此之多地谈论温暖、完整、热爱、友好的青春之心的人们中间，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如果一个人不无道理地说："我了解人，因而知道一点：他们不值得爱"，那么，他们就是基督的使徒！这些经历是痛苦的。在人们中间寻找值得爱的，这种愿望是如此之自然，而一个公道的条件却是，所寻找的或者不是，或者仅是他人的幸福。像使徒们一样，不寻找这些，甚至寻找这些的反面，并在如此的程度上寻找——，噢，人们会为此而愁死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使徒们也这样做了：他们死了，他们周围一片漆黑……当他们体会到惊人的经历，即爱不被人爱，而受到仇恨，他们在尘世遭讽刺，被啐唾沫，被钉上十字架，——被钉上十字架，而作为准绳的正义都心平气和地袖手旁观，群众则高声为强盗辩护。他们发誓对这无情的世界永抱敌意了吗？噢，在一定意义上是的；因为对上帝的爱就是对尘世的仇恨，——但在此之外，他们并不发誓对尘世抱敌意：为了保留爱，他们在对上帝的爱之中，

为了爱这无情的世界而同上帝联合在一起，——活跃一切的精神带来了爱。因此，为了拯救这无情的世界，使徒们下定决心要像这个榜样一样地去爱，忍受一切，挺住一切，自我牺牲。这就是爱。

## 89. 论不平凡的

当人们要摆脱自我牺牲时，当人们要享受生活时，这就是世俗性。

但要实现自我牺牲，而同时要被看作不平凡的人，——这同样是世俗性。

不平凡的根本所在——我说得总是不够——与道德无关。在道德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平凡的；因为最高的直接就是所要求的。因此，如果人们在满足所要求的同时，想从不平凡处得到益处；这就是非义与暴力。世人希望的可能正是这点；因为他们这样就可摆脱一个人，使他的生活不含有对他们的要求。不平凡的并不涉及人们要在道德上履行命令，而在于与上帝的特殊交往。

## 90. 不为尘世所动

从前有一朵百合花，她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挨着

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溪，与附近的一些荨麻及一些别的小花和睦相邻。按照福音的真实描述，百合花比庄严的所罗门装扮得更俊美，她无忧无虑、快快活活地过着可爱和悠长的日子。时间不知不觉而又幸福欢快地掠过，就像潺潺流淌的涓涓溪水。有一天，一只小鸟来拜访百合花。第二天，他又来了，过了好几天后又来了。百合花觉得好稀奇，好不解；她不能理解，为什么鸟儿不像花儿一样呆在一个地方，她尤其觉得，鸟儿竟会如此变化无常。像通常的情况一样，百合花也同样：正因为鸟儿如此变化无常，她才愈来愈深地爱上了他。

这只鸟儿是一只坏鸟；他不体谅百合，不为她的美丽而欢欣，不喜欢她无罪的幸福，却想以自己觉得自由，让百合觉得受约束来自高自大。不仅如此——小鸟很健谈，他讲述一切可能的事情，真实的和虚假的事情；他讲别处有一大簇华丽的百合花，那里充满了快乐、活泼、幽香、有着华丽色彩和鸟儿的歌唱，简直没法儿说。鸟儿就这样讲述，他每次讲完都让百合谦卑地觉得，与这些华丽色彩相比，她什么也不是，是的，她似乎是如此无足轻重，以至于要问，她凭什么叫百合。

这样，百合花变得痛苦了，她听鸟儿讲得愈多就愈痛苦。夜间她再也不能安眠，清晨醒来，她也不快活。她觉得自己被勾了魂，她觉得水的流淌无聊，觉得日子漫长。她带着痛苦开始整日忙于自己的生活。

“这的确很美”，她自言自语说，“为了调剂一下，时不时地听听溪水的流淌。但一天又一天总是听这一个东西，这也太无聊了”。——“这会很舒服的”，她自言自语

道，“偶尔留在偏僻的地方，独自呆着；但由此而遗忘了整个生活，没有社交，或只有同荨麻的交往，而荨麻却不是百合的社交，这真不能忍受。”——“然后呢”，她接着想，“然后像小鸟说我的那样，显得如此渺小，如此无足轻重，——噢，为什么我没有生在别的地方，别的生活条件中呢?！噢，为什么我不是皇冠花呢?！”小鸟给她讲过，在所有的百合花中，皇冠花是最美的，所有的百合花都嫉妒她。百合花愈来愈感到，痛苦怎样地侵扰着她。后来，她理智地自言自语，——但理智并没有达到彻底驱除痛苦的程度，而是达到了相信自己的痛苦是有理由的程度；因为她说：“我的愿望并不是缺乏理智的愿望。我不要求变成我根本就不是的东西，不要求不可能的事，例如变成一只小鸟。不，——我的愿望只是，我想变成一朵华丽的百合，或者说是所有百合中最华丽的。”

这期间，小鸟飞来飞去，伴着他的每一次来访和告别，百合花就愈加不安了。最终她向小鸟吐出了全部心事。一天晚上，他们谈妥了，第二天早晨，一切就要变样了，痛苦就要结束了。第二天清晨，小鸟早早地来了；他用鸟喙啄开了百合花根部的土壤，使她能自由了。做成了这件事后，小鸟把百合花夹在翅膀下，带着她飞走了。他们说好了，小鸟要把百合花带到华丽的百合开放的地方；在那里，他要帮忙把她种下，为的是试验一下，百合花能否借改换地点和新的环境，成功地在许多花的伴陪中成为华丽的百合花，或者干脆成为受到其他的花嫉妒的皇冠花。

但百合花在半途中枯萎了。如果痛苦的百合花满足

于自己是百合,她就不会痛苦。如果她心中不产生痛苦,她就会呆在原来的地方,——她在那里极其俊美。如果她呆着不动,那么她就是牧师在礼拜日重复福音的话时所讲的那种百合花:“看看百合花:我告诉你们,庄严的所罗门装扮得并不及她”……

百合花就是人,坏鸟是不安的攀比的想法……

如果人能不加嘲笑地想想百合花想成为皇冠花的痛苦,如果他回想起百合花在中途枯死,——噢,那么就想想吧,人们,如果一个人同样无理智地痛苦,——像这样地无理智,那么这会令人哭出来的,——可是不——我怎能对它弃之不顾,我怎能当真指责由神意安排——的前车之鉴,——田野上的百合花!不,百合花并不那么痛苦,正因如此我们要向她们学习。

如果人像百合一样,满足于自己是一个人,他就不会因尘世痛苦而患病,如果他不因尘世的事务而痛苦;他就会呆在指定给他的地方,如果他坚定不移,那么他的人的生活就的确比所罗门的庄严更加庄严。

## 91. 论不谋私利

我们的时代多么需要不谋私利,——因为为了把一切变成眼前的东西,把一切眼前的东西变成一切,人们无所不为。

难道不是这样吗?人们难道不是为了尽可能把眼前

的东西变成压倒一切的东西，——压倒永恒与真理的东西而无所不为吗？难道人们不是为所欲为，在对上帝和永恒者的近乎狂妄的无知中自满自足于眼前的东西，并自以为好像掌握了一切真理，目空一切地认为自己是真实的东西的发明者吗？有些善良一些的人是怎样不在眼前的东西的威压下折腰，因而招致眼前的东西的更大的恼怒的！如果说善良一些的人出于软弱和自私而屈从，他就必然会在眼前的东西的喧闹中寻求忘却自己的堕落；他就必然会竭尽全力地把眼前的东西吹捧得更为神乎其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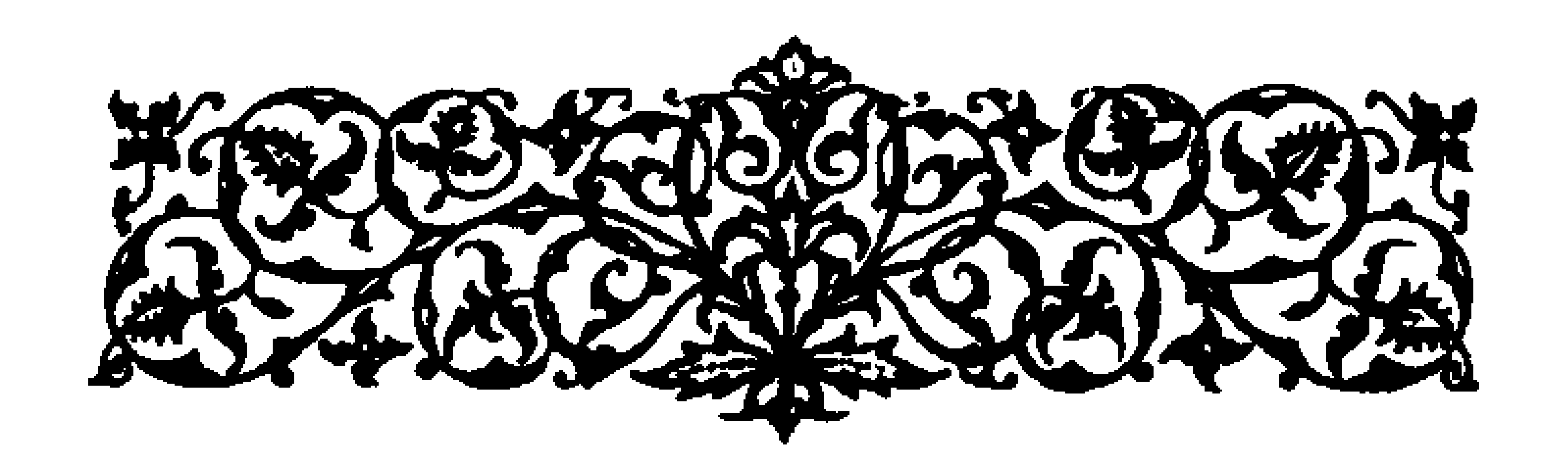
噢，思想家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安宁的忍耐、谦卑而顺从的从容不迫、乐观地放弃眼前的东西的影响、保持无限与瞬间的距离和奉献于思想与上帝的爱，没有这些，任何思想都是不可想像的——这一切似乎都消失了，似乎都被人理解为可笑的。人重新成为万物的尺度，完全是在眼前的意义上成为万物的尺度。一切福音的传播似乎都应安排得使它能够很方便地载入轻便的宣传小册子，或者似乎它要由一次又一次的虚妄来支撑。是的，似乎一切福音的传播最终都要安排得使它最多不过能在集会上宣讲一小时，——这集会又有半小时被喝彩或不满的喧闹搞得一团糟，另外半小时又过于迷迷糊糊，不能收集他们的想法。尽管如此，人们把眼前的东西当作最高的来追求。人们教育孩子，把这看作是最高的：即在一小时内被人倾听并受到称赞。人就这样贬低了人的生活的价值。

再也谈不上最高贵的了，即像使徒所说的，让上帝满

意，或者说让生活在史前的那些杰出的人物满意，或者说让与他同时的那些少数优秀人物满意。不，——在一小时内以一次集会来满足那些聚拢而来的最优秀的人物，他们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思考真实性，因此当他们报之以喝彩声时所要求的只是表面的现象和一知半解的思想，——这就是人们所追求的。——这就是说，为了仍然使这些追求被看作有些价值，人们就求助于虚妄。人们彼此认定，与会者都是真正的智者，每次会议都由真正的智者组成。这完全就像苏格拉底的时代，就像起诉人所证明的："大家都懂得教导年轻人，只有一个人不懂这点，——这就是苏格拉底"……同样，在我们的时代，"大家"都是智者，只是偶尔有一个人是傻瓜。尘世如此接近了完美性，以至于"大家"都是智者了。似乎如果没有个别的怪人和傻瓜，世界就完美了。

与此同时，上帝高居天廷等待着。没有人渴望离开这瞬间的喧哗与吵闹，以寻找上帝所在的宁静。当人赞赏人，因为他同其他人完全一样时，没有人渴望人们在祈祷上帝时的孤寂。没有人鄙视这种因渴望作永恒的尺度而廉价地摆脱"最高者"的行为！眼前的东西就这样自动地变得重要起来了！

因此，奉献性的不谋私利是如此之必须。噢，要是我真地能描绘出一个不谋私利的形象就好了！但这里不是地方，这里本是叫卖爱的地方，——因此我想在这里表达另外一个愿望：如果描绘出这样一个形象的话，但愿眼前的东西有时间来看看这个形象！



# 内心化与宁静

# 92. 需要沉默

如果我们看一看——就基督教的立场而言,这是正当的——目前尘世的状况和整个生命,人们肯定要说:这是一种病态。

如果我是医生,有人问我:“你认为要做些什么呢?”,我会回答说:“首先要做的事情,以及要做出点什么事的绝对前提就是——沉默!要沉默!上帝的话听不到了,如果借吵闹的办法狂呼乱叫,好让人在嘈杂中听到,那么上帝的话就听不到了。沉默!!噢,一切都在喧闹,就像滚热的饮料明显地使血液沸腾起来一样,在我们的时代,每个甚至无足轻重的行动,每个甚至毫无内容的传播福音都只是为了刺激感官,或者说刺激大众、群体、公众并引起喧闹!人这老于世故的家伙,几乎日日夜夜都在琢磨,如何一再发明出新的办法来加强这种喧闹,尽可能匆忙地传播这种嘈杂和空洞的言词。是的,人们这样取得的,很快就变成了反面:传播福音的丰富意义很快就被降到了最低点,同时,匆匆忙忙、淹没一切地传播福音的手段转而成为最高的尺度;因为什么能在这个过程中比废话来得更快呢?!另外——什么比废话更容易被接受呢?!——噢,要沉默!!”

# 93. 论 孤 寂

是“恶魔”把基督带到孤寂中来考验他。可能有人会发现自己被引诱着由此得出结论说,将人引入孤寂的总是恶魔。这话有其真实之处;但是同时,这是通向与上帝的真实交往的道路,正如人们可以说,如果也可以这样说的话,基督受到孤寂的考验正促成了他的成长。此外,在一定意义上,上帝就居住在孤寂之中。而孤寂必定是某种辩证的东西,一个不孤寂的人很少会因此而成为善人或恶人。在孤寂中有绝对者,但也有绝对的危险;在群体中有相对性,但也有相对的危险,——应当注意:同时有不仅仅是相对的危险——,就是说让绝对的溜掉,却从不发现它的存在,从来没有在与上帝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生活距离成为绝对者有多么远。想成为绝对者,是人的想入非非与自高自大;但当人理解到,它是每一个人的尺度,要以它衡量人所受的侮辱与激励时,它就是真理;因为认识到人远离了它有多远,就使人谦卑,但这也鼓励人,使人想着努力。

# 94. 论基督徒的生活与罪行

面对着上帝，每个人都应在宁静的内心感到谦卑，——这是就在严格的意义上成为基督徒而言的。人应面对上帝诚实地坦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便使自己配得上赋予每一个不完美者——即每一个人——的恩惠。仅此而已！然后人们去完成工作并为此感到高兴，爱自己的妻子并对自己的妻子感到高兴，满足于以教育自己的孩子为乐趣，人们热爱世人并热爱生活。上帝已经让他懂得，对于他是否还有别的要求，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上帝还会继续帮助他；因为在法规条律的可畏言词中，有一点是非常骇人的，即似乎人应以自己的力量保持作基督徒，而——在爱的语言中——是基督在保持着他。上帝已让他懂得，对于他是否还有别的要求；每一个人都被要求坦诚地面对上帝，服从于理想的要求。因此，要倾听这些要求，并一再重新倾听这些具有完全的无限性的要求。基督徒的生活今天已一文不值，——它已成为一个恶作剧，——是每个人直接地就是的东西，——是比人们达到最无意义的技能更为容易做到的东西。倾听理想的要求，这的确是到了关键时刻了。

可是，如果基督教是如此恐怖和惊人的东西，——怎么会到处都有人想到要接受基督教呢？——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非常简洁、非常路德式地对你说：如果我可以

说的话，只有罪责的意识才能进入这种恐怖，从另一方面看，恩惠是不容抗拒的力量。在这一瞬间，基督教变了，仅仅是温柔、恩惠、爱、慈悲。就其他观点而言，基督教是疯狂和极大的恐怖，而它也确应如此。只有在罪责意识中，才能找到进入基督教的入口处。谁要想另取他途，就犯了违背基督教的重罪。

但你、我以及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这种罪责，——已被取消了，或者说在家庭、市民社会、教会的生活中，以及发明了一般罪责**理论**的科学中，它都被非法地降低了价值。作为补救，人们被送进基督教，并保留在里面，通过什么途径？——通过尘世间的一切，通过关于柔和的理论、天堂与地狱、一位友人等等的一切言词，——通过路德称之为“废话”和亵渎上帝的这一切，因为人们无耻地想与上帝和基督称兄道弟。

只有罪责意识是绝对的敬畏，正因为基督教要拥有绝对的敬畏，从其他观点看，基督教才应该并愿意表现为疯狂或恐怖，——这正是为了在性质上无限地强调一点，即罪责意识是通向基督教入口处，并且罪责意识形成了有目共睹的基督教柔和、爱和慈悲的现象，因为罪责意识是绝对的敬畏。

头脑简单的人谦卑地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本人作为一个人，——他根本不需要了解只有当人既不头脑简单又不谦卑时才会出现的困难。谁缺乏本人是一个罪人这种谦卑的意识，尽管依然在很高的程度上具备人的智慧和聪明，以及人的一切天赋——这只会使他缺少虔诚。基督教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与他对立，并转变为疯狂

或恐怖，直到他学会了要么放弃基督教，要么借助悔悟的良心痛苦……在历经罪责意识的狭窄道路上进入基督教。

## 95. 论宁静地准备成为基督徒

在教堂中的宁静时刻决不是宗教感的最高标准。相反，——它只是课堂作业，让你把宗教感转移到现实中来，而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总是规规矩矩上教堂，那么教堂或在教堂中的宁静时刻的真实意义就在于使教堂成为多余的。

你来想像一位小提琴家。如果他没有学懂一点点音乐，就加入乐团跟着演奏，他就会困扰自己也困扰别人。不，——他需要长久地在宁静的时刻来练习。这时，他几乎最不受搅扰；他坐在那里，数着节拍等等。如果他要在乐团中合奏，就要忍受各种乐器与声响的翻腾，还要使用提琴，宁静而有把握地演奏，仿佛他已熟练到家了似的。他必须长久地借宁静的时刻来学习演奏提琴；但目的永远是一个：能够在乐团中合奏。

宗教徒的情况也一样。

# 96. 沉默与成为神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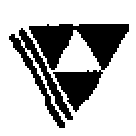
当爱神离开心灵时，爱神对心灵说："你要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如果你沉默，他就是个神之子；但如果你泄露秘密，他就成为一个人。"

每个懂得沉默的人都会成为神之子；因为在沉默中，他意识到自己神圣的来历。谁喋喋不休，谁就成为一个人。

有多少人懂得沉默！只是，有多少人懂得，沉默意味着什么！……

# 97. 论良心关系

谁想用一句话来宣布和描述基督教战胜尘世的胜利，或者——更准确地说：比战胜尘世更大的胜利（因为基督教在尘世中从来不想战胜谁），——谁想宣布，基督教所意图的无限性变化何在，现实中的一切何以依然如故，但在无限的意义上，一切又何以焕然一新（因为基督教从来不是爱贩卖新闻）——谁想宣布这些，对于他，我再也不知道比这更为简洁，也更为关键的话了：基督教把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改变为**良心**的关系。

基督教并未推翻政府的御位，以便自己登基；在表面的意义上，它从未争夺过自己本来就不依赖的尘世的位置（因为如果它在**心灵**的空间中找到了位置，它就不在**尘世**中占有位置），尽管如此，它仍无限地改变了它任其存在、并任其永远存在的一切。正如在每一根血管里都有血液在流动，基督教也要以良心关系来渗透一切。变化并不存在于外表的与显眼的事情之中，但变化仍是无限的。正如异教所梦想的那样，在人的血管中流的不是血液，而是那种神性的汁液，基督教也同样向人类灌注永恒的生命，即神性。因此人们说，基督徒是一个神职人员的民族，因此就良心关系而言，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个国王的民族。

举出一个最渺小、最为人忽略的女工为例，——你来想像一个相当朴实、贫穷、可怜的洗衣女，她以最微不足道的工作赚取收入；按照基督教的观点，她有权利（我们以基督教的名义恳切地请求她运用自己的权利），——她有权利在工作中与自己、与上帝交谈，这是她的工作所不能阻挡的，——她有权利说："我干这活是为了赚钱，但我干得如此认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

噢，人间只有一个人，一个唯一的人，他除了良心的义务外不承认别的义务，——这就是国王。按照基督教的观点，这个渺小的妇人同国王一样，有权利对自己和上帝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如果因为没有人愿意听这话，妇人就胆怯了，这只表明她不具备基督教意识或者说我觉得，对她来说，只要上帝恩准她与上帝谈话就够了。就这方面而言，贪婪地要求言论自由，是一种针对

自身的巨大的愚蠢行为;因为有些东西,其中主要是内心的秘密,会因公开而丧失掉,如果公开是唯一重要的,它就完全丧失掉了,——是的,有些秘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丧失掉了,而且恰恰变成了愚蠢行为。基督教的神圣见解就在于信任地向每一个人说:“不要忙于改变世界的形象和自己的生活条件,——为了保留我们的例子,我不想放弃这个可怜的女工,并使得你要与‘慈祥的夫人’谈话。不,——学学基督教吧,在尘世之外会有一点向你显示出来,借助于它,你要震天动地,——是的,你还会做出更为神奇的事:你要如此静静地震天动地,以至于不为人察觉。”

这就是基督教的奇迹,——它比水变成酒更为神奇,——这奇迹发生在宁静中,不引起王位更迭,——是的,不需举手之劳,——这奇迹以神性的观点将每个人变成国王,它如此轻便,如此利索,如此神奇,使得在一定的意义上,世界根本不需要了解它;因为在尘世中,在外部,国王应该也必定是唯一按照良心进行统治的人;但因良心的缘故,每个人都必须来遵从,——是的,没有人,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它。在基督教居住的良心关系的内部,深深的内部,一切都变了样。

看啊,世界吵吵嚷嚷,只是为了引起微小的变化;它为了无谓之事而震天动地,——这相当于一座大山孕育了一只老鼠。但基督教在宁静中带来了无限的变化,仿佛它是虚无。它是如此之宁静,仿佛不存在世俗的东西,——如此之宁静,仿佛只有一位死去的人和内在性!基督教除了是内在性外,还是什么呢?!

# 98. 基督教关于工作的观点

“你们看看天空中的鸟儿!”

怎么?你痛苦吗?你心情沮丧?你眼光低垂?怎么了?上帝可没有这样创造人!这一点你必定是从小人书里就知道了!人优越于动物之处,是他挺起了胸来。行行好——抬起头来。

“噢,让我安静会儿吧!”

“不,我们要谨慎从事。对于你病态的意识来说,如果你要马上从地下看到天上,这是个过于强烈的运动,过于突然的转变。我们就来借助于鸟儿。它蹲在你凝神的地上。现在它飞起来了,——你要抬起一点儿头,以便使目光能够跟踪它。它飞高了,——再抬起一点儿头,——再抬起些。——现在好了。现在鸟儿高高地飞在天上,你的目光也对准了。看看天空中的鸟儿!噢,你自己承认吧:如果不能说天穹压抑,就同样不能说上帝压抑,——不,压抑的是你心中的大地与尘世。正像天穹高耸一样,上帝同样高耸。”

“你们看天空中的鸟儿,它们不播种,它们不收获,它们不囤粮。”

鸟儿并不能靠空气生活,我们人也一样。需要有一个人为它们收割、收获和囤粮吗?同样的,——是上帝,这伟大的操心者,或者说预见者,或者像我们称他的:天

意。他播种、收获、囤粮，整个世界就像上帝的巨大储存室。无聊的人们动了无聊的念头，想把世界变成一座大仓库，于是就可以不要上帝。这是一种愚蠢的模仿。不，——如果是上帝做这些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快乐。

鸟儿在天空玩得多么欢畅，——它不播种、它不收获、它不囤粮！但是人，——他做这些：他耕耘、他收割、他收获、他囤粮。从天空中的鸟儿那里学会懂得你已经知道的吧，即人在播种与收获；学会懂得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上帝是行动者吧。

“这是怎样一种废话！当我满脸汗水地走上田野去收获时，汗水流淌下来，我明确地知道是我在收获，——至少我明确知道是我在流汗。难道说是上帝在流汗？或者说当上帝是收获者时，为什么我要流汗？你的话是夸夸其谈、毫无用处的废话。”

人啊，人，僵固的人的理智！你从未向小鸟学习过，要成为人，就要放弃理智吗？你想像小鸟一样地神圣化，从不学习理解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吗？如果你从反面观察这件事情，你肯定会比现在更接近真理：工作并不是人们但愿能摆脱掉的劳累与艰辛，上帝赋予人的劳动能力以享受和独立感，用脸上多少汗水来换取这些并不昂贵。是否出汗，并不是关键问题；跳舞的人也出汗，但人们并不因此就把跳舞叫作工作，劳累和艰辛。对于在我们的工作中赋予我们的享乐和独立感的认识，是对工作的唯一虔诚的认识，谁具有这种认识，谁就丝毫不会为自己脸上的汗水而怨天尤人。

你看看一个孩子，看看父母如何对他。小路德维希

每天都被放在他的儿童车里出去散步,——这是足足有一小时的享受。小路德维希完全清楚,这是一种享受。但母亲还想出了新点子,这肯定会给小路德维希带来更多的欢乐。他是否能自己拉车?他能!……“怎么?他能吗?!”……“是的,看呀,婶婶,小路德维希能自己拉车了!”

我们想同人们一样,不去打扰孩子;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小路德维希本来是不行的,实际上是母亲在拉着车。为了让他高兴,她装作小路德维希自己能行。而他,——他气喘吁吁,呻吟叹息。他没有出汗吗?是的,的确,——他的确出汗了!他前额冒汗,他汗流满面地拉着车,——但他满脸兴奋,而且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婶婶愈是说:“不,瞧瞧小路德维希,他拉车全凭自己!!”他就会愈兴奋。

这真是无与伦比的享受。是出汗吗?不,——是他自己就行!依据真正的、虔诚的理解,这纯粹是享受,——是上帝为让人们享受而想出来的,——是上帝自言自语地说的:“如果始终在儿童车里拉他走,这肯定会使他更高兴。”

像所有的情况一样,想像在这里是决定性的。如果你是在为自己的乐趣、自己的享受而工作,你就不会为出汗而抱怨。的确,让你的工作成为乐趣吧,——把它看作是上帝为了让你享受而想出的吧。噢,不要烦恼他的爱吧,——他相信自己的确给你带来了欢乐!

这不是对工作的虔诚理解,而是对工作的一种虔诚理解。还有一种更高的虔诚理解,而这是我们从鸟儿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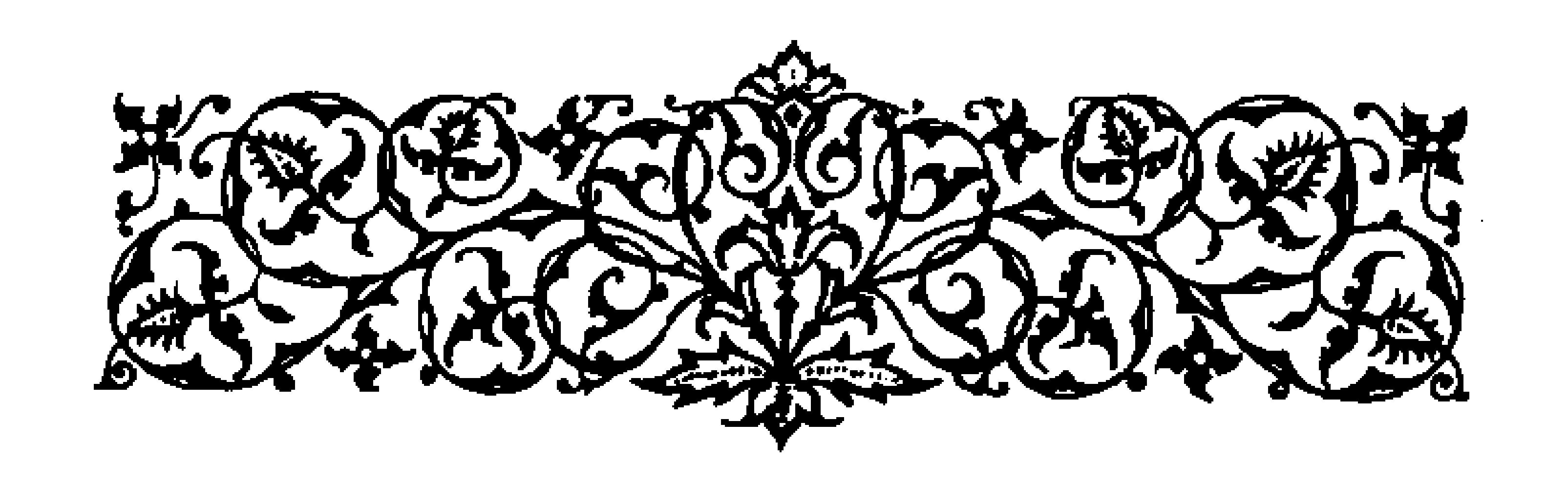
上学到的,——即又是上帝在工作,——即当人们播种与收获时,上帝是播种者和收获者。

想想小路德维希。他现在长大成人了,理解了这种联系,即不是他,而是母亲在拉车。现在,回忆起童年时光,他产生了另外一种乐趣:他可以想到母亲的爱,她能为使孩子开心而想出些什么。但现在他是大人了,他自己的确行了。现在,他可能会因自己的确能自行其事而被诱惑,——直到童年的回忆重新使他想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在更高得多的意义上——脱离了儿童的处境,以及当人工作时,实质是另一位在工作,即——上帝在工作。

你是否认为,他会因此而泄气,会游手好闲,并说:"如果说上帝在工作,那么最好我把工作交付给他?"如果他持这种观点,那么这个人就是个傻瓜,——免得说:是个无赖小调皮!上帝不会喜欢他,这个人也不会喜欢小鸟,他不再具有价值,以至于我们的主都不把他驱走。然后他会看到,自己会成为什么。——但听话、本份和畏神的工作者只是愈来愈渴望日益坚定地理解是上帝在合作。这里包含的快乐有多么美妙!这里表达出的严肃认真有多么深刻!他被创造得酷似上帝,高昂着头,朝天空中望着鸟儿,——他看着"快乐"的鸟儿,学到了"严肃",即是上帝在播种、收获、囤粮。但他并不无所事事,他马上看到了工作并着手工作,——否则他不能看到,是上帝在播种、收获和囤粮。

你这田野上的百合花,你这天空中的鸟儿!人的一切之中,什么不归功于你呢!——这是一段最美好、最幸

福的时光！因为福音把你变成了模范与教师，所以法规条律就被取消了，快乐的位置被指明在天国之中，因而我们不再立于风纪之师之下，而立于福音之下："看看田野上的百合花，看看天空中的鸟儿！"



# 基督教的特点

# 99. 不变的基督教

福音说:“一仆不能服侍二主”。它始终不变地重复说道:“一仆不能服侍二主。”

但是,既然人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改变或减弱这一要求最终不是恰当的要求吗?因为很少有开明的时代满足于这种秩序,这些时代不能够认识这种秩序的荒谬性,因为懦弱的人类不敢有所不满,而这只是十分明显地表明了由法规条律带来的困苦折磨——能由此就说,开明的、思想自由的和有文化的时代就应该迁就顺从,或者说——因为还有许多既不开明,又缺乏自我意识的人们——,能由此就说,开明的、思想自由的和有文化的公众就应该将就勉强吗?

要求人的绝对性,是彻头彻尾的愚蠢,是可笑的夸张,它——每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很容易地看出——会像一切夸张一样,因为恰好得到了预定效果的反面而自食其果。人的一切智慧都在于以下的金科玉律:“在一定程度上”,或“有节制”,或“既此又彼”和“同时”。绝对则是愚蠢。只有这样,人们才承认成熟的严肃性,即对人的要求,必须是人能够愉快和满意地、通过四平八稳地努力来满足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自然也没有人能够做到,如果我们不行,那么就要根据业已证实的可行性来修改要求:超出可能性的,是不能拿来要求人的。

因此,我们要求有这样一种基督教,它要与我们其余的全部生活协调一致,并且与人类或者无论如何是与人类的精英部分而有教养的阶层由于启蒙程度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摆脱一切不值得的压力而发生的变化相适应。

即使这声音无论怎样肯定与响亮,也没有被尘世听到,它也毫无疑义地在许多人的感官中唤起了反响,它只是要唤起听觉!

谁会否认世界变样了呢?是的,可是它是否变得更好了呢?是的,这是很成问题的。

谁会否认世界的确变明智了呢?但这有什么用处?是的,这正是问题所在。

但是明智并不像绝对一样地是不快,这永远是肯定的,这也——为了继续我们在这里的话题——表明为,明智以不想绝对地承认一种要求,而是始终在提要求:它必须提出应该提出的要求。因此,要求取消基督教或者放弃基督教,是与这种明智完全合拍的。

可是,要求修改基督教,这是不是一种误解呢?

基督教是不能修改的,它恰恰表现为是与明智完全相对立,——明智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总能适时地见风使舵,完全以时代、公众和利益的要求和风吹草动为准。不,——基督教是不能改变的。这种要求已经是改变它的尝试,——但却是完全无效的尝试。是的,这就像一个小孩向一座山走去并向山说:“别挡我的路!”时这座山会注意到这个小孩一样,基督教肯定同样会听到一种要求它作出改变这种永远不可能的事情的言论。

基督教是不能变化的，即使一切事、一切人都变了，基督教也不可能变化。即使一切人都变了，它也不会像人的统治地位那样陷入窘境。但基督教也不想强加于人，——它从未这样想过。相反，它要从一开始就表明不能改变它的完整的绝对性，使得每一个人都会自己思考，自己是否想与它相联系。即使没有人接受基督教，基督教也丝毫不改变；它丝毫不让步，如果大家都接受它，那么也不许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基督教所宣扬的，是上帝对人的爱。上帝出于爱，为了每一个人、为了最贫穷、最困苦、最孤寂的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如果曾经生活过或今天仍活着的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地要求作哪怕是一点点的修改，——不，永远不！！当每一个人，当最贫穷、困苦、孤寂的人像上帝所意愿的那样趋向善良时，他就借助于基督教而对于上帝无比重要，——这种爱多么不可理解！另一方面，无数的百万人众在上帝面前都只不过是一只蚊子，——是的，如果他们所希望的不同于他所希望的，就不过是一只蚊子。

明智与基督教怎么能相互理解呢，——它们就像是相反的两极一样相互排斥！在这个明智的时代，居于基督教与人类之间的，并不是不去实现要求。对此，基督教会帮忙的，它就像在以往的时代时人们绝对地理解要求的场合一样，也像在以往的时代人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性，（即认为错误在于这种完美性之中而并不在于要求的绝对性之中）的场合一样。不，——在这些明智的时代，居于基督教与人类之间的，是人们丧失了绝对要求这一概念，——即他们不想知道，要求是绝对的，这是什么

意思，以及这有什么用处，因为没有人去实现它，——即他们觉得绝对的是不切实际的、愚蠢的和可笑的，——即他们出于离经叛道的想法，或出于自作聪明而将这种情况倒过来，认为错误在于要求之中，并且自己成为要求者，提出必须修改这一要求。

“想望不可能的事”，人们说，“是愚蠢的。只有当意志想望自己力所能及的东西时，才是理智的。但要求绝对，就是要求人们想望不可能的事，浪费精力、时间和生命，结果是停滞不前，——这真是愚蠢、真是可笑的夸张。”

明智是对绝对的离经叛道，——当然不是大张旗鼓的叛乱，至少在起初不是，——明智会认为这是不聪明的，而更精巧的明智则始终希望，出于某种原因而不把注意力引向下述一点：我们煽动叛乱，应该保持秘密，并保留一种假象，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慢慢地，明智滑得更远了，逐渐耗尽了绝对，埋葬了对绝对的信仰与对绝对的敬畏，——最后，明智按耐不住地脱口而出，大声宣布自己的智慧，即绝对就是愚蠢。

但随着明智在增长，某种人类认识增加了，——即关于我们人现在怎样，或我们在这个时代怎样这种认识，——即用地理环境、气候、风、降水量、水位等等来解释作为自然产物的人的道德状况的自然科学—统计学知识。至于我们人是否一代代地堕落了，这种对人的认识则根本不予关心。它只精确地指明我们怎样，——它只给出行情与市场价格，——为的是能够明智地瞻前顾后与利用人们，成就自己的幸运，获取这世上的利益，或者

为的是能够辩解与粉饰自己的可怜与平庸，或者为的是当偶尔有较好的东西显现出来时，能够以某种善意从科学上来加以怀疑。但随着明智在增长，关于我们人应该怎样，关于上帝的要求和关于理想则愈来愈少提及。最后，人们觉得关于我们人应该怎样的问题（如果人们在有些时候还能听到这个问题）像上帝论圣地的话一样索然无味。

# 附　录

## 索伦·克尔凯郭尔

1835年8月1日，22岁的大学生索伦·克尔凯郭尔于前往吉列莱尔的假期旅行中在日记里写道："我所缺少的，是弄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自己要认识什么，在每一次行动必须先有认识这一点除外。我所缺乏的是：过一种完美的人的生活，而不仅仅获得认识，以便使我把自己思想的发展不是建立在人们称之为客观的东西的基础之上，而是把它建立在与我生存的最深的根基紧密相联的东西之上；人们称之为客观的东西无论如何是不属于我的，而我通过与我的生存的最深的根基紧密相联的东西却可以说与神性连生在一起，即使世界崩溃了，我也坚定地依恋于此。看啊，**我缺乏的正是这个，我追求的正是这个**……一切都取决于人们的这种内心行动，取决于人的神性的一面，而不取决于大量的认识；因为认识会随之而来，并表现为个别性堆积或表现为许多相互并立、既无体系也无中心的个别性系列。"

在这段日记摘录中,有一个揭示了当代最重要问题的关键词:**生存**。因此,今天研究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就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各种各样的类似提法中剥离出生存这一当代至关重要的主题的原始意义。因此,认识克尔凯郭尔的生存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自己讲,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与黑格尔学派的抽象思想家不同,他不把干巴巴的理论,而是把证实生命的实践看作是对真实的生存的真理性证明。他的日记这样继续谈到:

"这就要了解我的使命,领会上帝到底想让我做什么。这就是说,寻找到为**我**的真理,发现**我愿为它生,愿为它死**的观念。假使我找出一条所谓的客观真理,假使我艰难地得到哲学体系,假使需要对它检阅一番:即假使我指出任何一个部分之中的某种前后不一,那么这些对于我有何益处呢;假使我阐述一种国家理论,并能够把从各处取来的细枝末节拼合成一个整体,而我并不生活于其中,只是把它展示给别人看,那么这些对于我有何益处呢;假使我表达出基督教的意义,解释许多个别的现象,可这些对于我自己、对于我的生活决无较深刻的意义,那么这些对于我有何益处呢?"

这位独特的思想家于1812年诞生于北方的巴黎,哥本哈根。他与父亲的关系对于他的道路具有极大的意义。他父亲原是孤寂的日德兰平原上的一名贫穷牧童。令父亲终生感到压抑的是,自己在童年时曾一度绝望地站到荒原的一座山丘上诅咒上帝。这使他在以后成为富裕的毛纺织品商人的年月中陷入了忧郁,并把忧郁传给

了小儿子,使得小儿子的气质早在孱弱的年纪就受到最沉重的宗教严肃态度的压抑。他刚走出中学,步入大学时代,就陷入一种完全相反的气氛之中:陷入了晚期浪漫派的咖啡馆文学家之中,并成为他们之中最有才华的人物。他闹得很过分,不得不从父亲家中搬到了大学生宿舍里。而忧郁仍然是他的伴侣。

他在审美阶段有多么在行,忧郁就有多么强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刚刚走出一个社团,我是它的中心。诙谐的话语从我的唇间流出。大家都赞赏我。而我,我走了出去,并且……(这里省去不说的话像地球轨道的半径一样地长),我走了出去,真想朝自己开一枪。"

克尔凯郭尔认为,忧郁这种罪过先于所有其他类似的一切罪过。它恰好是审美阶段的标志。他认为,生存并不像黑格尔派所相信的那样,可以在"体系第 17 章中"得到理论上的描述,而仅仅存在于现实地经历的具体生活之中,这就是说,存在于特定的生活诸阶段之中,其中,他认为有三个大的阶段:即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阶段。正如柏拉图只能从希腊文学的伟大悲剧传统出发,以他的现实地生活着的人们的对话来描述克服了诡辩论的苏格拉底的生存,克尔凯郭尔也创造出一种哲学表述的新风格,他克服了黑格尔派的诡辩,并借生存来描述生存,这表现于他的存在主义巨著:《非此即彼》和《生活道路上的诸阶段》。这种纯朴而透彻的独特哲学语言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如在《恐惧与颤栗》中有关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再现》之中,在关于小鸟和百合花的言论中,这里仅先举出最便于人们了解这位深受读者关注的思想

家的一些作品。他认为生存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特定阶段中的各种生活。在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中,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生动人物血肉丰满地体现着生存的某个特定阶段,他们或是最低的感性阶段,即天真地信任洞穴中墙壁上的影像这一现实,或是第二阶段,即对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内心对话的思考,它使得进行哲学沉思的人摆脱了人们在洞穴生活中的虚妄,再有就是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即在洞穴之外借神这一最高理念之光洞悉理念这一现实的真理。克尔凯郭尔的生存的诸阶段与这种苏格拉底式的生存三阶段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们在洞穴中空想的生活符合克尔凯郭尔的审美阶段,它表现为诱惑者约翰这一沉溺于享乐的个人主义者形象,或表现在莫扎特的歌剧中的唐璜身上,克尔凯郭尔非常珍视这部歌剧最为透彻地表现出了审美的生活。克尔凯郭尔本人是在作为浪漫主义者和咖啡馆文学家时经历审美阶段的;但他同时意识到自己被反思呼唤着去批判与克服这种将自我享受愈来愈精致化的诱惑形式,这种诱惑形式的最高阶段就是黑格尔学派的思辨,它使得古典哲学最终崩溃了。在思想史上,克尔凯郭尔对生存的发现,是现实主义对思辨的理想主义浪漫式的逃避现实的冲击。他早期的批评性、审美性作品就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些作品中,他批判了自己同时代的丹麦伟大的童话作家汉·克·安徒生。

他的批判所针对的主要是最严重地蒙骗了时代的黑格尔派,黑格尔派在丹麦有一位非同寻常的代表人物,即克尔凯郭尔原先的老师,讲师汉斯·拉森·马腾斯,此人后

来于60年代在丹麦成为典型的领袖式神学家,他的《教义学》与《伦理学》也翻译成了德文,可算是我们祖辈最喜爱的神学作品。马腾斯关于思辨的教义学的讲座引发了青年克尔凯郭尔同黑格尔主义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辩论。不久,这种忧郁在与他周围的黑格尔派讲师们与牧师们思辨性傲慢态度的完全对立中,他又感到自己被宗教式忧郁带来的一种愈加深重的不安呼唤着,脱离了这种哲学式的陶醉。他在日记中与一位黑格尔派分子辩论,此人强调恶作为善的对立概念具有辩证的必然性,从而把罪过的严肃性搞得支离破碎。他认为,为了使拯救成为可能,罪过在逻辑上是必要的。克尔凯郭尔激动地在自己日记的页边上写道:“愤怒的上帝是不会与此通融和解的。”他看到人在黑格尔派的泛理论中面临的自我崇拜的深渊后,就摆脱了审美生活的诱惑。他学会了借苏格拉底式的佯装无知法所具有的生存严肃性来克服浪漫派的佯装无知法所带有的戏谑式的自鸣得意,并以前者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的主题,以此有意识地再次展示了这位在西方文化中最早的生存思想家的自由行动。

只是这里有个关键性的区别,这是他在《哲学片断》和《非科学性附言》中对黑格尔主义进行总的哲学清算时表现出来的。苏格拉底尚未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意志的邪恶的残缺不全,这种认识只有借助基督教的启示才可获得。苏格拉底本人在思想史上理所当然地代表着“古希腊文化的特征”:即天真地相信人可凭进步着的理性而臻于完美。我未做到善,只是因为我尚未认识到善。道德可通过对善的启蒙教育来传授。应当看到,在苏格拉底

身上，理论思维的优先地位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是在生存中对已然认识到了的善加以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相反，保罗则在罗马信札中展示了理智所不能跨越的人类罪过的深渊，这一深渊彻底分开了理论认识与生存的现实。我的精神中的法则要求行善，而我的躯体中的法则却违背这一要求；“我愿望的善，我不去做，而我不愿的恶，我却去做。我这可怜、不幸、罪恶的人，谁会把我从这死亡的肉体中解放出来呢？”从审美生活到伦理生活的过渡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出自绝望的飞跃，出自攫取恩惠的信仰的冒险。克尔凯郭尔认为，生存的各个阶段并不是持续地相互过渡的，绝望的深渊将任何一个阶段都与另一阶段割裂开，这种深渊只有通过信仰向恩惠的飞跃才可跨越。理想主义的思辨在基督教启示这种深渊之后还想将人拉回到如今已不合时宜的“古希腊文化”中去，并借此从人身边骗走生存。

这样一种深渊同样把伦理阶段与宗教阶段分离开来了。在此，使人触礁的岩石就是“顺天安命”（满足于不得已而求其次，而不是绝对地去要求），即小市民气。克尔凯郭尔在阐述这一实质上是他的不幸爱情的基础的阶段时，彻底地批判了市民阶层的自满自足感。他认为这个伦理阶段就体现在法官威廉对婚姻、职业、祖国的质朴见解之中。但现代人的问题在这里才开始了。克尔凯郭尔以天才的预见力看到了，只要天然的社会秩序在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的时代解体了，所有这些在19世纪看来毫无问题的制度就必定会因为小市民阶层习惯于毫无主见而荡然无存。他以“警察天才”的本能感受到了这一点，

他想对此保持警觉。在他的年代,国家基督教所带有的宗教冷漠感也是市民阶层威胁到人的生存基础的顺天安命思想,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伦理阶段与宗教阶段都不是有意识地采取的自我选择决策所带有的那种冒险性,而通过冒险,人才能以漫不经心的大众生活进入本原的生存。

“如果人的四周一片寂静,庄严得像明星闪烁的夜晚,如果灵魂在整个世界上形单影只,那么灵魂所面对的就不是完美的人,而是永恒力量本身;仿佛天国敞开了,自我选择了自己,或者不如说,自我接受了自己。灵魂看到了至高者,而这是非永生的肉眼所看不到的,也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人接受了封爵,被封以永恒。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另一个人,而是成为了自身。就像一位继承人一样——假设他是世界上所有财富的继承人——,只要他还未达到法定年龄,就不能来继承什么,就连最富有的人在选择自己以前,他也什么都不是,而当最贫穷的人选择了自己,他就是一切。因为伟大并不是指成为这个或成为那个,而是指成为自己;而只要每个人愿意,就都能做到这一点。”

这不是克尔凯郭尔本人所深深地忍受和抗争的。与迷人的16岁的蕾吉娜·奥尔森订婚,使他步入了伦理阶段,他赞美她道:“上帝召唤了我。”但在订婚后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忧虑的问题:“或许还有别的命令?”他多么想与她共享欢乐,按照已故的父亲的愿望,做个神学家来找到自己在市民阶层中的职业!但他看到,顺天安命的生存是有问题的,是内心不真实的,这种生存空谈耶稣

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不是在他自己生存抉择中表现，“看看这个钉上十字架的人”这一可怕的现实，并靠这种空谈来过活、挣钱和建立家庭。解除婚约后的痛苦以及这一行动在虽是花花世界，却满是市侩气十足的飞短流长的小巴黎，即他尖刻地说的“买卖城市”哥本哈根中招致的误解，将他驱赶到国外，前往柏林，在那里，他自 1841 年 11 月起在大学里听谢林讲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许多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也听了这次值得记念的讲座。恩格斯在他青年时代的著作中描述了当时的一代人如何通过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来的老谢林去摧毁“黑格尔泛神论这颗不和的种子”，而谢林的“启示的哲学”由于过分地与已死了十年的黑格尔论战却恰恰唤醒了当代人重新关注黑格尔。克尔凯郭尔也在日记中鲜明地指出了已经过时了的愤世嫉俗的哲学浪漫主义这种不寻常的效应。我们读到：“谢林真是信口雌黄”；我们听到谢林恼怒地说：“我明天接着讲”，因为他对自己的听众大为恼火。克尔凯郭尔在《再现》中经典式地描绘的种种柏林印象，与他解除婚约的可怕经历一道，把他召唤向自己的创造性使命：以另辟蹊径的观点来同黑格尔主义和当时的伦理、宗教自我欺骗进行论战。约翰尼斯·霍伦贝格在他的两部关于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即传记与作品介绍中，阐述了具体的详情，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介绍。（参见附录的年表）这里只是还要指出，克尔凯郭尔本人同样经历并证实了宗教阶段的充分的严肃性和沉重的痛苦。在宗教阶段，才真正开始了殉难。他在第一部作品获得成功后便使用笔名，以此放弃了当时的丹麦卓越作家的声誉，每个

笔名都象征性地表现了他对时代对自己的呼吁(独居的胜利者、沉默者兄弟、音调与反音调)。他不希望同时代的人盲目地追随一位出名的作者,从而又被骗去作抉择的冒险行动。他想做也不得不做"声名狼藉的人"——不快,真理的见证,即殉难者,不要职业,像苏格拉底一样,走上大街,监督着他的时代,激怒他同时代的人,即通过人的生存悖论这一不可用思辨来解决的矛盾,把人们从惯常的心不在焉的联想中拉出来。他凭自己的经验说,在今天保持作为一个哲学家就意味着被当初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大众嘲笑至死。他这位过分敏感的天才体质孱弱、身躯微驼、近乎病态,忍受着讽刺性的流行报刊《海盗船》在每一期中都刊登有新的丑化他的形象的讽刺画,如他的一条裤腿过短,他的订婚故事等等。他穿过窃窃私语和说长道短的市侩队伍,他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讽刺目光的鞭笞。他承受了包括自己的一个兄弟即一名主教在内的教授们与牧师们的摇头叹气与怒目相待。他看到,任何一次文化危机都是信仰危机,当时的口头上的基督教必定要带来当代最大的信仰危机,因而也是文化危机。他在自己的杂志《瞬间》中对教会的冲击就是针对于此的,杂志出了最后一期,即第十期后,他于 1855 年秋昏倒在哥本哈根的街头;经过多年的孤独创作,他最后的力量,他最后维持生活的财产都耗光了。在沉重的病榻上,他在死前的最后一刻请求友人,祝福那些"他如此地热爱",又使他如此孤寂的人们。

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他的生平与作品的现实意义又会在他的每句话中向读者闪现出来。如今,最近几

十年的事件已把当时的人不所理解的哲学沉思提高到了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他并不像肤浅的评价所说的那样，是个人主义者、主观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而是出自对堕落的社会的爱与责任感走入孤独中去的，为的是像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中的哲学家那样，独自在洞穴之外获得真理，然后回去，把真理带给在洞穴生活中迷失方向的同胞们。他的生存诸阶段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其最宽的阶段，即审美阶段，开始于灵魂即精神的极大的非个性化，在信仰的冒险之中越过绝望的深渊而前进到发现自我的顶端，即个人面对上帝的生存。只有通过哲学家的殉难，才能针对没落文化时代的非个性倾向，重新开始呼唤人作为个人面向上帝：思辨总是一再以各种形态，例如今天反基督教的存在主义，威胁将克尔凯郭尔的生存概念的宗教基础“排除在外”，从信仰中重新创造人并予以世俗化，由此把克尔凯郭尔的卓越之处重新降低到审美的、享乐的自我崇拜这一非个性化阶段。反抗这种诱惑以及从中生长出的对社会—文化的威胁，就是我们的使命，而我们只有始终关注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本选集的着眼点是尽可能适当地有助于今天的人关注基督教的苏格拉底，即克尔凯郭尔。它从克尔凯郭尔作品与日记中收集的各章节，都无需广泛的注释，这一沉重的包袱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们表达了我们今天必要的价值和真理。克尔凯郭尔作品的超时代性与永恒之处，应当尽可能不加历史的和诠释性的资料，而直接与今天的人们对话。克尔凯郭尔的这些思想是超越一个世纪

仍然活跃着的对我们的呼唤，它们能够也应该对于我们自己的疑问与勇气具有现实意义。无论对于克尔凯郭尔的时代，还是对于我们的时代，思想努力的中心是人作为**“面向上帝的个人”**的**境遇**，表现为**信仰**终生努力向上。我们从他那里学到，只有成长的信仰才是有生命力的信仰，因此，克尔凯郭尔关于**“继承基督”**和生存的**“行动的基督教”**的论述对于我们就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必然性结论就是，克尔凯郭尔要求**内在化**的生活，即在受难与苦行中认真严肃地实现基督徒的生存，有生命力的信仰需要受难和苦行，这就像没有严厉，爱就永不可能是真的一样。在喧嚣与吵闹的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时代，这种对恩惠的严肃追求只能在**内心**与**宁静**中进行，这并不是逃离世界，而是投身于反对这种反基督教的新式异教即市侩气的国家教会所习惯的群众生存的生死之战中去。这些动机中的任何一点都是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财富所不能够也不允许缺少的；因为每一点都决定着其他各点。克尔凯郭尔总是激烈地反对把自己著作中的个别思想孤立化。他惧怕讲师们的时代，他们毁掉他的作品，即他们省略和忽视掉使人感到不愉快的东西，或者把他从永恒追求这种真正苏格拉底式的渴求真理中形成的**矛盾性**思维重又变成欺骗人的息事宁人的**体系性**思维。由此，他的生存概念的宗教严肃性会被降低到审美阶段的非个性化立场上。他不想制定体系性的**规则**，而要起到**纠正**的作用，充满激情地保持人的生存的开放式辩证法这一永恒的未完成性。因此，他的中心悖论是：“主观性就是真理”，同时：“主观性就是虚妄。”这种永远开放的二维辩证

法不能够也不可以被三维体系思维“中介化”，即被扼杀在逻辑的“和解”中。他的所有思想都以这种悖论的伟大的生存真理为目标，这目标与现代人的一切文学—哲学式自我崇拜相对立地建立起新的信仰中心：“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一切，他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把它们变为虚无。”克尔凯郭尔不是以萨特—黑格尔的人—神，即将自我神化为自身存在的根据的人，也即自我设计的人，而是以自己的悖论：“主观性是真理又是虚妄”来使路德的新的信仰来源成为可能：“正义同时又是罪孽”：我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才是正义的。我仅生存于信仰着地攫取恩惠之中：“正义源于真正的永恒！”

神学博士、哲学博士

莉泽罗特·里希特

# 克尔凯郭尔生平与创作年表

| | |
|---|---|
| 1813年5月5日 | 生于哥本哈根一名袜子与毛纺织品商人家中。 |
| 1830年10月30日 | 注册为大学生。 |
| 1838年8月9日 | 父亲去世。 |
| 1840年7月3日 | 通过神学考试。 |
| 1840年9月10日 | 与蕾吉娜·奥尔森订婚。 |
| 1841年9月29日 | 硕士论文《论始终涉及苏格拉底的反讽概念》。 |
| 1841年10月11日 | 解除与蕾吉娜·奥尔森的婚约。 |
| 1841年10月25日 | 克尔凯郭尔首次旅行柏林;于当地听谢林讲课(1841年11月至1842年2月)。 |

| | |
|---|---|
| 1843年2月 | 出版《非此即彼》。 |
| 1843年5月8日 | 第二次旅行柏林;于当地着手写作《再现》。 |
| 1843年10月7日 | 出版《恐惧与颤栗》和《再现》。 |
| 1843年10月13日 | 出版《三篇虔诚的言论》。 |
| 1844年7月13日 | 出版《哲学片断》。 |
| 1844年7月17日 | 出版《恐惧的概念》。 |
| 1845年4月30日 | 出版《生活道路上的诸阶段》。 |
| 1845年5月13日 | 第三次旅行柏林。 |
| 1846年1月2日 | 《海盗船》开始刊登攻击克尔凯郭尔的侮辱性文章和漫画。 |
| 1846年2月27日 | 出版《未完成的非科学性附言》。 |
| 1846年5月2—16日 | 第四次旅行柏林。 |
| 1847年9月29日 | 出版《爱的行动》。 |
| 1847年11月4日 | 拜访明斯特主教。 |
| 1848年4月26日 | 出版《基督的言论》。 |
| 1848年4—11月 | 产生内心危机与死的想法。 |

| | |
|---|---|
| 1849年7月30日 | 出版《致死的病态》。 |
| 1850年8月 | 出版《基督教的砺炼》,《论我的出版人的作用》。 |
| 1851年9月10日 | 出版《克尔凯郭尔介绍给当代的自我检查》。 |
| 1854年12月 | 出版《明斯特主教是真理的见证人吗?》。 |
| 1855年3月 | 出版《我希望什么?》。 |
| 1855年5月底至9月25日 | 出版《瞬间》第1—10期,克尔凯郭尔对当时教会基督教的批判。 |
| 1855年10月20日 | 克尔凯郭尔住进弗里德里克斯医院。 |
| 1855年11月11日 | 克尔凯郭尔去世。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基督徒的激情
作者＝（丹）克尔凯郭尔著　　鲁路译
页数＝１８３
ＳＳ号＝１１０２２３７６
出版日期＝２００１年０８月第１版